

郎永淳
吴萍

爱

Pure love
forever

永纯

人生真正的圆满，不是平淡的幸福，
而是勇敢地面对所有的不幸。

没有什么会天长地久，除了爱；
爱过了，就是永恒。



郎永淳 (@郎永淳  新浪微博)

二〇一一年九月在央视《新闻联播》担任主播至今。

祖籍北京，江苏徐州人，一九七一年出生。

一九九四年于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专业毕业后，在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攻读第二学位。

曾任央视《新闻30分》主播十余年。

吴萍

郎永淳的妻子。

一九九六年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
《计算机世界报》执行总编，现于美国休养。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19 with funding from
Kahle/Austin Foundation

<https://archive.org/details/aiyongchun0000lang>

愛·永·純

郎永淳
吳萍



郎永淳
吳萍
——著——

世界以痛吻我

我仍报以欢歌

选 目

圆缺

- 阴晴圆缺都是天 /003
倒下，是输给了自己 /010

绝望、自闭之后 /012
兴奋了，我的骨髓 /017
光头能剃出花儿吗？ /018
好心境带来好结果 /020
喜欢今生的我 /023
化疗在我，像极游戏通关 /027
复查 /030
那些医生给的忠告 /032
中药、心药 /034
写给读我的你 /042

相识

- “考”出来的媳妇 /049
借西装上节目 /054
长安街上温暖的灯 /056
房贷之忧 /058
神秘的“小五班” /061

我的恐龙男友 /064
儿子的小手 /066
送进一个小毛头，接回一个大儿子 /068

相携

无法停止的想念 /073

臭小子 /078

泪水陪伴的旅程 /081

儿子写给同学的信 /110

我的房东 Ann /112

敞开的家门 /128

警察叔叔真的来了 /133

我跟踪了儿子 /136

容易被温暖的心 /159

在美国，看不起病啊！ /184

不一样的成绩单 /194

留学，先改变了我 /200

“裸考”托福 /204

相守

爱，给彼此力量/郎永淳 /215

只如初见/吴萍 /217

在耶鲁看冰球/晓雨 /223



2013年6月，吴萍做完最后一期化疗，原本瘦削的脸因为化疗过程中用过激素而变得胖胖鼓鼓的，她去买了三件T恤，戴上假发，嚷着要照全家福。

圆缺

来到人世上，
原本就是一次偶然，
离开这个世界是必然，
然而谁不贪恋生得绚烂，
活得漫长。

阴晴圆缺都是天

没有想到，癌来敲门

下了动车，赶到深圳的酒店，已经 23 点多了，昏黄的灯影里，媳妇在等我。她上午在电话里轻描淡写地说，晚上少喝点酒，早一点过来，有件重要的事要跟我商量。

会有什么重要的事？托词吧！一定是怕我晚上和“真诚沟通——广州亚运篇”拍摄团队告别时多喝酒，呵呵。今天是这次拍摄最累的一天，前几天马不停蹄，压缩了拍摄周期，就没消停过，但还好，毕竟不用耗太大的体力，可今天是纯体验式，干的是体力活。在广州增城的山里骑自行车跟拍“齐天下”骑行车队一整天，我这个奔四的人，要和这些在校或刚刚毕业的大学生骑行，有点疯。大太阳底下，为了拍上坡下坡累得精疲力竭、满头大汗的画面，我来来回回骑上骑下已经累疯了，没有时间想，是否真的有重要的事。

午饭时接到坐镇北京的制作团队头儿的电话，我倒是开始犯嘀咕了。是啊，为什么这次突然压缩拍摄周期？三天前，部门领导李老师和康老师在电话里也都是含糊其词，只是让我抓紧时间提前回京。我有些疑惑，他们不说，我也不能问。和团队配合不好？不会呀，我只是在策划、拍摄到粗编的过程中会提出和坚持我的想法和意见，应该没有工作上的问题呀！到底怎么回事呢？晚上和媳妇一起分析分析吧。

这次真巧，我 28 号到广州出差，晓雨跟着妈妈和他的小伙伴明明一家正好之前约好了十一要去香港迪士尼，他们从深圳进关后还可以到广州来和我会合，公私兼顾。没想到，我提前结束工作，要赶到深圳和他们会合。奔波了一天，终于像回到家一样，我进门就往床边一坐，顺手拿起媳妇的 iPad，屏幕弹出的页面是“中医治疗乳腺癌”，我一下子明白了。

“你得了这病？”

媳妇点点头。

“既来之则安之。”

媳妇紧咬着嘴唇。

“没事儿，我明天联系专家。怎么查出来的？”我转头看着熟睡的晓雨，晓雨鼻翼扇动，幸福的小呼噜声轻轻响着。

我转回头看着她，平静，放松，试着不让空气凝结：“明天回北京，应该后天就能找到专家看看，别急！”

“我在上海已经找专家确诊了。你去广州那天，我其实在上海不是出差，而是殷大姐陪我去做了核磁，看了乳腺外科专家沈老，他让我和你商量，是到上海还是在北京治。”

她瞒我瞒得好厉害，26 号给晓雨过完生日，27 号我送她去机场，她跟我说，去上海采访一天半就能回来。28 号，我下午去广州时把车放到机场，我起飞她降落，下午她从上海回来正好把车取走。我还说，匆匆忙忙，在空中擦肩而过。没有想到，人擦肩而过，癌黏上身来。

我若倒下，天便塌了

“怎么查出来的？为什么早不跟我说？”

“中秋节去体检发现的，我不想让你分心。”

我完全没有想到，她瞒着我去上海是要进一步确认，根本不是什么采访。而且等着她的结果和北京一样，上海的权威专家确诊肯定是乳腺癌。在这之前的十天，每一天，她是怎么过来的?! 在她平静的回述中，我无法想象生命中过往的十天，于她而言是怎样的漫长。

还有比这更糟的吗？我敲响宾馆的门，给我开门的是已被肿瘤找上门的她。我心里沮丧，嘴里却说：“幸亏体检查得细，早发现早治疗，没事！”

“我害怕！”

我看看熟睡的晓雨，抱紧她，紧紧抱着，不放手。我知道，对于这个家来说，我就是顶梁柱，我垮了，天就塌了。上有老下有小，我得撑着。

她貌似平静，我宁愿她能哭出来，让情绪释放。她一直没哭，哪怕是眼角湿润。但她心里一定装满了泪水，或是泪水已偷偷流干。

心太小，装太满，放不下。

谁能放得下呢。

“我会死吗？晓雨才刚上五年级。”

“别瞎说，没那么严重！既来之则安之，咱们抓紧治、好好治。”

我词穷到只能一次次说着既来之则安之，是在宽慰她，也是在给自己打气。

她的身体已经带病运行十个月了，元旦刚过，因为出差时尿血已经住了两次院，当是 IGA 肾病一直在治，中药西药一起上，提高机体免疫力。谁承想，如今江河直下，病情突变。

来到人世上，原本就是一次偶然，而离开这个世界，谁也躲不过，这就是必然。生老病死，人间规律。然而，谁不贪恋生得绚烂，活得漫长。

“我大前天给李老师打了电话，想让你陪我去看病。”

“一定陪好！别着急，明天上午联系专家，下午咱们飞回去，今天早点睡。”



妈妈一生病，晓雨仿佛在一夜中长大了，约着和小区里的同学一起上下学，省了我们的车接车送。虽然也会缠着妈妈说，你没生病，我不信。但经一事长一智，孩子渐渐接受了妈妈身体糟糕的现实。

曾经的悔，发生在2006年，她在北大医院手术，我没有陪她。那天，我7点50下了早班，开车一路狂奔，她还是已经上了手术台，自己给自己签的字。把她推回病房、抬上病床，她才从麻药中醒过来，有气无力地笑道：“你来了。”

我们都是从外地到北京打拼的，出身草根，却都很要强，家里的老人年岁大了，我们也不忍他们累着、跟着操心。那时，她几乎天天加班写稿子、编辑版面到深夜，我是早班、午间连轴转，时常是下了早班赶回家，接上他们娘俩去幼儿园，早上是一家三口的快乐时光。

“晓雨还不知道吧？”

“不知道。他和明明这两天玩得可欢了，明天还是按计划陪他玩一上午吧，早点睡。”

晓雨一定是玩得太累了，在我们轻声的对话中，睡得呼噜呼噜的，可能正美梦连连。上了四年级，妈妈一生病，他也仿佛在一夜中长大了，约

着和小区里的同学一起上下学，省了我们的车接车送。虽然他也会缠着妈妈说，你没生病，我不信，但经一事长一智，孩子渐渐接受了妈妈身体糟糕的现实。

我轻轻亲了一下儿子，爸爸妈妈会多陪你，让你记得我们的温暖、我们的坚强。

莫名烦躁与精心安之

“永淳，主任看了片子，全身都挺好！跟弟妹说一声，过几天能拿报告。”

“谢谢谢谢。”我长舒一口气，从茶馆走出来，小心翼翼忐忑地接着这个电话。因为它可能带来石头落地的快感，也可能带来凶险的宣判，PET检查因其敏感而会对病症提前提示。

“不过肝上有个小点，看不清是啥。”

我脑袋嗡地一下大了。“我开完会晚上细说。”我匆忙挂掉电话。

轻易不流泪的我，泪往上涌。这几年，曾有那么几次，边开车边莫名其妙的会满眼是泪，心脆弱得不知道什么时刻会有片刻失控。原本以为，两年多的沟沟坎坎，平静越过，没想到今天突然有如再一次站到了悬崖边缘。

肝上有个点，极有可能是乳腺癌转移了。怎么跟吴萍说？下一步怎么检查、确诊？手术？化疗？放疗？我平静一下，擦一下眼角，进到茶馆的房间，继续把会开完。

15年前，我曾擦掉眼泪，进演播室录播一段访谈，但被细心的嘉宾看出情绪异样，那是因为新婚燕尔刚回到岗位却被不知哪儿来的子弹射伤，无尽委屈，因年轻而咽不下。一路风风雨雨，从此再未在单位落泪。今天，

心中纵有波澜，似乎也能水波不兴。但那时的眼泪，单纯因为工作中的误会，像一页纸一样，转瞬就翻过去。而现在，这番际遇，不可能轻描淡写地翻篇。北京的雪来得早，我的心里也下上了雪。开车回家，又一次莫名地满眼泪水。盘算着还是得瞒上几天，请主任出来劝她再做一下核磁看看，就说看到了一个囊肿，无法确认性质。

随即，密集的电话、短信，拜访各位专家，同时还请出给吴萍做 PET 的核医学检查专家出面跟吴萍说，PET 检查发现肝脏上有个囊肿，要进一步做增强核磁 MRI 来确认性质。吴萍不可避免地紧张，反复问，我不会那么倒霉吧，刚刚觉得身体好一些，就摊上肿瘤转移了。

吴萍在家里不停地上网查资料，不停地发微信、打电话，寻求心理支撑。吴萍是极端敏感的人，而我是个藏不住事的人，在忐忑的检查中，夹杂着她无尽的追问，我或是耐心地安慰她不会有事，但一定细心检查，或是不耐烦地指斥她胡思乱想。避着她，密集的专家会诊悄悄进行。肝上 5 个转移点在增强核磁上看得很清楚，手术不可能，放疗不可能，治疗方案非常明确：化疗，介入。我怎么跟她说呢？

我平静地回家、平静地工作，避开吴萍，却在焦躁地找寻着答案：下一步怎么办？MRI 的结果出来了，肝上左右两叶，5 个转移点在增强核磁上看得很清楚，1 个指甲盖大小的、4 个米粒大小的，手术是不可能做了，去日本做重离子治疗也被放疗专家否了，化疗专家也很意外，两年前的手术与化疗都算成功，生化病理指标分型也属于不易复发型，为什么上一轮治疗方案这么短时间就没有效果，甚至可以说失败了呢？！

其实，能选择的，就只能是换一个新方案。第一步，保守化疗；第二步，化疗结束后，再确定要不要介入治疗。这次看来这种全身疾病是多么让人头痛，癌细胞可能已在全身流淌，不是头痛医头、随便动刀能解决的了。接下来，我怎么跟吴萍开口说呢？

没有等到我开口说，我的致命错误被吴萍在家里发现了，她哭着质问

我为什么瞒她。在家充电的手机上，保存了我拍的PET、MRI的诊断报告照片，我用彩信发送到上海等地咨询后，手机就没电了。当手机充好电，主屏幕上显示出回复信息，一切都瞒不住了。

要说是倒霉，现在，真的是倒霉找上门来了。

我的烦躁突然有了出口，我必须重新转化成一个耐心的解释者、宽心人，和吴萍一起来面对所有的糟糕。我还要预料到，可能还会有更大的凶险在前方，像拦路虎一样挡着，不能像吃抗生素那样，一下子把所有最好的药用尽。

如果说，上一次说的“既来之则安之”还有不少轻松与自信，那这一次，我必须审慎地确保能“安之”！

我对着天，擦干眼角的泪，平静地对自己说，控制好自己。

我不能哭，因为，我叫“安之”！

倒下，是输给了自己

初夏的一个下午，一个配音班把我折磨得浑身虚汗。其实不是配音班把我折磨成这样，而是头一天晚上吃的海螺。吃海螺中毒了！

在辽宁出差，吃了满桌子海产品，晚上飞回家不久，就有了胃肠反应。一点一点回忆，一道菜一道菜地排除，最后确定了是海螺惹的祸。在床上根本待不住，直接坐在卫生间里。吴萍最后一期化疗刚做完，出院回家没两天，浑身还是各种不舒服，我回到家时，她已蜷缩在床上，半梦半醒着。她先是看着我穿梭于卧室与卫生间，并没当回事儿，而凌晨一点多，她醒来发现身边没人，我一直待在卫生间，把她吓了一跳。她有气无力地要起来送我去医院急诊，那怎么可能？！

她的身体状态不允许她开车，我也快拉得虚脱了，没有力气去开车，只能等天亮，等把脏东西排完。这一等，几乎是个不眠夜。吴萍爱莫能助，我生生地扛着，挪回到床上，胃里面有如翻江倒海，海啸的波涛传导于胃肠之间，我佝偻着身子，想着不去影响吴萍的睡眠。一有风吹草动，就蹑手蹑脚游走向卫生间。

吴萍用的某种化疗药，也会引起强烈的胃肠反应，我一打电话，她就说这次又是止不住的胃肠闪转腾挪。她时常一个人住在医院里，那该是怎样的痛苦啊，这个夜晚，我能体会到。

这是我第二次吃海螺中毒，第一次是在1996年的夏天。吴萍老家在丹东，自幼在大连长大，爱吃海货，最爱吃当地的螺类，有熟人来北京，家人就会托他们捎些海螺来，我们去火车站接头接货。夏天，坐了一夜火车

来到北京的海螺，旅途劳顿，难免会折磨吃它的人，我就被它折磨疯了，有如这次。只不过，第一次吃海螺中毒，是分享爱人的幸福，一不留神，收获了附加的赠品：痛不欲生。时隔十七年，再次吃海螺中毒，纯属意外。

意外来了，人难免多想。会想到死亡，不止一刻想到死亡。生命来到这个世界，那是缘于奇妙的偶然，而走向生命的终点，面对死亡，却是谁都逃不过的必然。从奇妙的偶然，到逃不过的必然，多留一些光亮还是晦暗，多留一些纯净还是灰尘，多留一些包容还是怨恨？

珍爱生命，珍惜每一刻，珍爱世界，珍惜每一人。我只有这样，才敢去找死神对话。

半梦半醒，一夜折腾，醒来，阳光漫进窗帘，我发现我是那么的爱阳光，爱家人，爱当下。当下尽管有磨难，我们扛着扛着，可能就像这个晚上，被顽强地扛过来了。倒下，是自己输给了自己。

绝望、自闭之后

这是今年北京最后一个秋日，树枝狂舞，树叶满地。我要搬到医院去住了，心里也刮着秋风。

要开始第一次化疗了，我就像是一个即将迎接大考的学生，虽然觉得自己备考做得不错，但多少还是有点怪兮兮的感觉。但一想到老公，想到儿子，我的内心便充满幸福，我会加倍努力的！

我看过一个病友的日记，很受鼓舞，觉得自己也应该写下一些对他人有价值的东西。突然间，一切都要改变，既定的生活轨迹，原来的理想未来，就这样一下子都要被动地变了。那些理想必须放慢脚步，那些未来要被改写。当以为生命将告一段落的时候，却感觉到生命正在翻开新的篇章，奇怪吗？不奇怪！人真的很深奥，我们的大脑总是在不停地思考、体验、进步。

我告诉老公我想写“化疗日记”，用来鼓励自己的同时也和其他病友在网络上共勉。我顾虑他会介意那么多人知道他老婆患乳腺癌，而他给我的是鼓励。自从我被确诊为乳腺癌，他一直用坚强的爱和乐观的态度支撑我，我从未见过他脸色暗淡或语气低沉。

在我经历过恐惧、绝望、自闭等一系列痛苦走到今天以后，我不希望再有姐妹经历我的痛苦。请每个朋友都成为一个宣传中心，带动身边的女性立即检查自己的乳房并形成习惯，这是我和老公决定公布病情的一个初衷。我确诊以后已经带动身边很多朋友、朋友的老婆做了检查，其中一位

检查出了早期导管内癌，是为我做手术的医生为她做的手术，只需要做一个局部的小手术就好了，她幸福我也觉得幸福！乳腺癌最重要的就是要早发现，越早越好！

欧美乳腺癌的发病率远比我们国家高，10万人中有72.2人，而我们国家10万人中在高发地区也就50—60人，但美国的死亡率是23%，我国则在30%以上。最关键的是，在我国某些高发地区，乳腺癌一经确诊就有80%已处于中晚期，即使能够求得生存，也必须痛失乳房。

再次呼吁，珍爱自己，珍爱身边人！

脆弱一小会儿

从上午 10 点开始到下午 3 点结束，五个小时的化疗圆满结束了。因为有那么多爱我的人的支持，我在整个化疗过程中表现得像头猪，大吃大喝什么也没耽误。事先说的可能会发生的这样那样的反应我一个也没遇上，除了口干一点儿、出了两通汗以外。医生说也许到明天才会有反应，不过我不怕！

化疗第二天早晨，依然没有什么明显的不舒服，就好像上学时没写作业准备好了被老师批评老师却啥也没说一样，竟有些许失落呢，嘿嘿！说不定我的身体是“外干中强”的那一类呢！

第二天输液完毕，仍然是出两通汗，没有什么其他反应，医生都夸俺啦！我可爱的儿子给我打电话：“妈妈，你今天还好吗？”

第三天早晨起来，仍然阳光灿烂，又是一个艳阳天！小郎打电话来问：“怎么样啊？掉头发了吗？”逗得我哈哈大笑起来。因为我总是跟他说担心一睁眼就变成了秃子。

但到了晚上，毒药开始发挥作用了，我觉得胃里胀胀的，身上没有力气，动一下就要出一身汗，不想吃东西。但是一想这几天往血管里输了那么多药水，不吃东西补血，血管里流的就该是非主流了，因此还是坚持吃了很多，嘿嘿，现在胃可不是最重要的！

医生来查房，我迫不及待地告诉医生：“我像被人打了一样，浑身上下所有的肉都疼！”医生露出雪白的牙满意地笑了：“这就对了，一点儿反应没有那药就是假的了。”他这么一说我也放心地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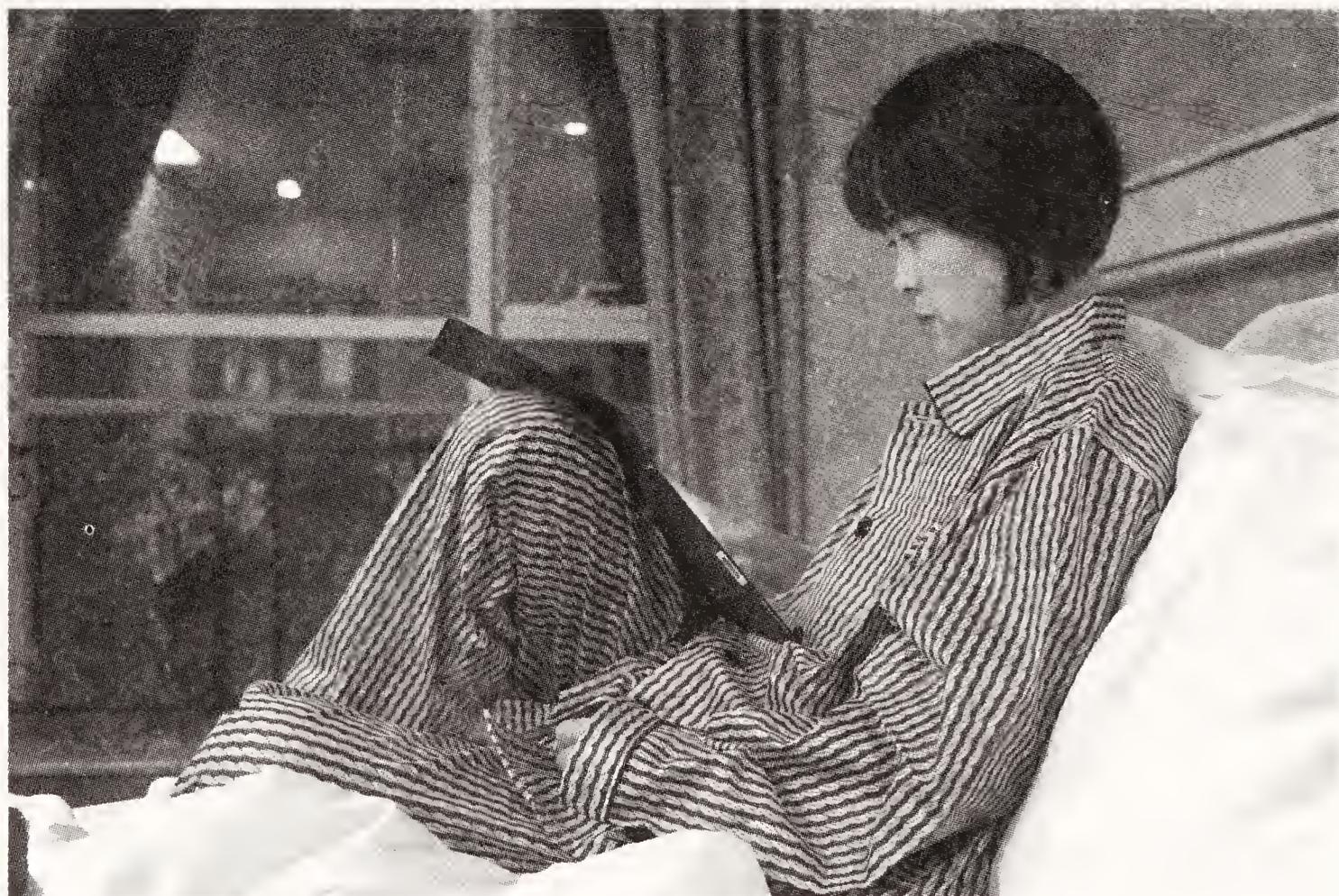
我妹每天看见我的第一句话：“还没掉头发啊！”我老公每天打电话：“你头发掉了没？”就连我儿子也是：“妈妈你头发什么时候才掉啊？”我怎么觉得这么别扭啊，合着全家人都怀着猎奇的心理等着观摩我的光头啊；我一说，他们还集体坏笑，还有天理没？

上海的朋友从上海买好馄饨皮，拌好馄饨馅，坐着飞机带到北京，包好了煮熟了送到病房。荠菜馅啊，虽然胃被药弄得胀鼓鼓的，但我还是吃了个肚歪，然后抱着肚子忍着肉疼在病房里散步消食。

这一次我应该算是闯关了。在非常难受，浑身又疼又无力的时刻，有那么一小会儿我还是脆弱了一下，偷偷地抹了眼泪。后来自己去找护士申请了一片安定，睡了一觉以后感觉好多了。然后重新振作，洗澡、换衣、吃……我有点担心自己会吃成妖精，吃了睡睡了吃的。不过癌细胞肯定怕妖精，哈哈！

儿子陪了我一下午，回去找爸爸了。我一个人打开相机，一遍一遍翻看照片，那上边有儿子刚才给我洗脚留下的照片，他的小手捧着我的脚仔细地洗着，满脸认真的表情……

有这么多人关心我、惦记我，可是我每天早晨一睁眼想的还只是我儿子，数着表想着他在干什么：现在该起床了，现在在吃饭，现在该背着书包出门了……然后我好像就突然间站到了自家的阳台上，看见儿子小小的身影拖着个大书包左摇右晃地走远。奇怪的是我脸上的表情——美滋滋的。



病房里，我一个人一遍一遍翻看着照片，那里面有儿子刚刚给我洗脚留下的照片，他的小手捧着脚仔细地洗着，满脸认真的表情。

兴奋了，我的骨髓

第一次化疗后的第11天。我的头发估计快掉了，刚洗完的头发像枯草一样没有一点光泽。头发是可再生资源，掉了会再长出来的，这个说法深刻！

从两天前开始头疼。今天医院的血象检查：白细胞 $2.67 \times 10^9/L$ ，中性粒细胞绝对值 $1.04 \times 10^9/L$ 。医生说必须得打升白针了。传说打了升白针骨髓会疼，我以为多大的事呢！其实就是用给婴儿打针的针，像给婴儿打疫苗那样，把针打在胳膊上。刚打完，目前没啥感觉，期待中！

第二天中午12点30分左右，我打了第二针升白针，到下午4点左右，在两针合并作用下，我感受到了传说中的“骨髓疼”——腰椎开始疼。儿子说我是给骨髓吃了兴奋剂，我觉得他比喻得好，我的骨髓开始兴奋了！

郎同学打来电话说：整个热水袋放腰椎下面，也许会缓解。俺照做，果然有效，更多感觉到热，更少感觉到疼了。郎中不愧为郎中，治大病不行，治小病还有点儿用。

也许打了升白针的骨髓兴奋过度、造血过猛，今天我发现尿色有些泛红，联想到我的肾炎，有点儿怕，观察中。我希望我能争气一些，完成化疗。

本想问问医生是否还能再打升白针，可是医生手机关机了，想想算了还是去吧，我的肾不至于那么脆弱，不就一针嘛，不至于滴，俺去打针鸟！

第三针，疼痛明显减轻，时长缩短，可以忍受；第四针，几乎等于不疼了。总结：疼痛是个胆小鬼，你越强它越弱。

不过，我的头发随手一抓就掉一把。我妹说：“恭喜你！这回你不用天天盼着掉头发了。”

光头能剃出花儿吗？

昨天去剃头，出医院门一拐弯有一家理发店，一进去就被轰出来了：“我们这儿不剃光头！”搞得俺有点肉僵。再往前走一家小点的门脸：“光头啊，能剃能剃。我们这儿价位有 20 元、38 元和 88 元的，您剃哪种？”

“88 元的，能给我剃出个花儿来？”“剃不出花来。”

“哦，那就 20 元的吧！”我老大不情愿地说。

总结经验如下：小理发店比大理发店好，牌儿越大的越没人情味；不是什么时候都是越贵越好，很多时候贵的那一个反而是便宜的那一个的赝品。



很后悔没有早点剃光头，因为快掉头发的这两天，发根就像牙齿松动一样，变一个方向都要牵得头皮疼。我的光头形象还算霸气吧？

头发没了还真有点冷，但光头有几大好处：

1. 行李包里不用放梳子，省地儿省钱。
2. 洗脸不用戴浴帽，没有头发耷拉下来碍事。
3. 发型稳定，无论晚上怎么睡都不用担心发型会压坏。
4. 没有静电。
5. 洗澡不用担心头发掉池中，吃饭不用担心头发掉碗里，睡觉不用担心头发掉床上。
6. 一脑门子轻松，有助于保持轻松心态。
7. 可以让脑袋配合不同颜色的服装，花的、红的、黑的、蓝的……五彩斑斓随心所欲，只要不戴绿帽子。
8. 头发都剃光了，不信佛教有点不好意思。

很后悔没有早点剃光头，因为快掉头发的这两天，发根就像牙齿松动一样，变一个方向都要牵得头皮疼，所以决定主动变光头了。现在知道了，化疗应该先剃光头，这样头皮便不会疼。

好心境带来好结果

尿常规不合格，蛋白 500mg/24h，医生被吓住了，我被通知化疗不能按计划如期做了。我要求第二天重新验，早晨留尿样。蛋白降到 150mg/24h。看，精神的力量有多强！不过，大夫还是建议停止化疗，主要是觉得我病情轻，不值得冒这个险。

这段时间，洗完头以后脸盆底下会有密密麻麻一层黑色东东，仔细一看，全是头发渣，照镜子一看头上仍然有很多头发。我妹说：“你头发真多，掉都掉不完。”护士来查房，我和妹妹在卫生间里。妹拎着相机出去。“没事吧？”护士问。“没事，她在卫生间里。”护士一眼看到妹手里的相机：“在卫生间里还照相啊？”“呵呵，拍光头！”

我住的病房窗外很美，可以看到龙潭湖像一面绿树丛中的小镜子，让人心情变好。乳腺癌患者更多承受的不是病痛的折磨而是精神的折磨，精神要足够强大，才能保证自己快乐。

癌症，手术——化疗——放疗，西医治疗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不同的是每个人的心境，是想要好好活下去、快乐活下去、健康活下去的愿望和主观努力。某种程度上，是心境决定了最终的结果。所以，我要好心情！

另外，提醒大家，并不是所有的乳腺增生都会发展成乳腺癌。但如果增生很严重，就要定期去医院做 B 超检查，这个很重要，同时调节自己的情绪和作息，过健康生活。乳腺自检方法：仰卧位，左手放在头后方，用

右手检查左乳房，手指要并拢，从乳房上方顺时针逐渐移动检查，按外上、外下、内下、内上、腋下顺序，手指交替平行移动，注意不要遗漏任何部位，尤其是乳晕下面，不要用指尖压或是挤压，如果发现可疑肿块，立即去医院做乳腺彩超或钼靶确定性质。

解放的感觉真好

困在医院有一段时间了，有时候会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于是心烦、郁闷、无助，还哭了好一阵。然后发了两条很有情绪的微博，有时候很早醒了就怎么努力也无法再入睡了，表现得非常不好！

经过论证，化疗还是要继续。但论证结果是很让人惊喜的，我的化疗用药其中的一种叫环磷酰胺，是协和针对一部分紫癜性肾病和膜性肾病患者的用药，其缩写是 CTX。而我是类型之内的，也就是说我的化疗一箭双雕。还有比这更走运的吗？协和的李雪梅主任说，协和如发现这两种肾病患者，一般会首先建议病人做肿瘤排查。可惜我肾炎发病时没有第一时间找到李主任，否则我的乳腺肿瘤可能会提早半年发现。

其实，在中国做医生很不易，他们承受着常人不能承受的压力，应该感谢他们。最近听到了一件事情，一个外地肺癌病人来京求治，病情已经到了无须手术的地步，但医生不直说，问家属意见，不明医理的家属要求手术。开胸，然后原封不动地缝上，病人承受了本不该承受的手术之苦。问医生为啥不直说，医生的回答是不敢百分之百地说不能手术了。病人想要一个能做主的医生，不想自己对自己负责！但其实，病人尤其是癌症病人，就是要自己为自己负责、为自己加油！

我很感谢医生！

化疗药物终于输完了，解放了的感觉真好，一切都很顺利。

喜欢今生的我

出院回家了，我过了第二关！虽然身体在悄悄地冒虚汗，但我仍然觉得幸福的力量漾满全身。出院前一天，有一个病友从海南来看我，妹妹专门给我包饺子送到病房，老公陪了我半天，儿子打来慰问电话，真是幸福的一天！

回家后，我静静地坐在窗前，感受着周五的温柔。看着二环路上车来车往，想象着别人在上班路上、上学路上，一边欣赏风景，一边听着音乐，一边想着今天要做的事，而明天，就是休息日啦！生活多么的美好！

其实这些天感觉很乏力、恶心、心悸，而且洗头时发现头皮上出了红疹。想想办理出院时隔壁的病友还夸我状态好，做十期化疗都没事，呵呵，但愿我很快能好起来。

郎老师从别人那里讨来了升白偏方：白萝卜、牛蒡和香菇一起煮水喝，狂喝了很多，也不知有效果没。但实话说，很难喝。昏睡了一天，不知道晚上还睡得着不。要是睡不着的话，“我陪你！”儿子说。

第二次化疗明显感觉不如第一次那么容易应付，肌肉疼，关节也有些疼，身上乏力，但我还开车接了儿子放学，没想到比自己想象的累。还好，顺便给儿子买了个足球，他好高兴的。我也高兴。

又打了第二针升白针，俺一个小癌病人，穿梭于医院门诊楼之间，走路那是杠杠的，几点去人少挂什么号最快俺门儿清。去301就得早8点30分以前到，车停地下车库挂急诊验尿常规半小时准搞定。打针遇见一猛丫头，把针头几乎抵在我的皮肤上然后摁进去，猛推药水，这手法我还是第

一次遇见，把个婴儿用的疫苗样的小针打得我龇牙咧嘴的，她说：“疼吧？这药就是疼！”

奇怪得很，没有上次那种很厉害的骨髓疼，是不是我的骨髓不干活了？第二次化疗比第一次难受天数多，白细胞下降更快。我周五去验血象，白细胞只有 $1 \times 10^9/L$ 多，中性粒细胞只有 $0.7 \times 10^9/L$ 了，开了5针升白针，打到第四针时白细胞升到 $23 \times 10^9/L$ ，哎呀立马停掉。

别路过幸福而不知

新年的第一个上班的早晨，别人去上班，我去住院。

住院第一天，验血象。12月28日时我的白细胞还是 $23 \times 10^9/L$ ，才过几天，我的白细胞就只有 $3.9 \times 10^9/L$ 了，还好医生说可以将就着做化疗。郎童鞋说，心情比什么都重要。好的，我要用“心”升白。

住院第二天输了一天的化疗药，刚撤，还真有点儿累。突然间超想吃大闸蟹啊，总感觉有人正在吃，我好像都闻到味儿啦！可惜医生不让我吃，我偷吃过那么一两只，鸭梨好大啊。

输了药以后暂时没有什么意外表现，复查血象时只要白细胞不太少，一切就能过得去。而我经过前两次的实践，可以肯定地说，升白针确实会带来血尿和蛋白尿，像我这样有肾炎的患者，这个只好硬着头皮挺了。每一次化疗还都有些不同，这一回我不舒服的时候会很恶心，总感觉鼻涕在往胃里流，太奇怪的感觉。一直想吐，干呕了几次，我忍着，用热水袋抵在胃上或者不停地喝热水，有所缓解。次日早上感觉好很多，早起送了儿子（儿子今天考试，送他以示关怀）。送完儿子后，去了医院，扎了手指，验了血象。我扎手指时居然会像小孩一样怕得想逃。结果还不错，暂不需要打升白针。有点儿高兴，中午吃了超多食物！这一次好顺利，住院三天就可以出院了。

法兰克福大学运动医学系和法兰克福一家肿瘤医院联合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超过60%的癌症患者接受化疗后会出现各种疲劳症状，而患者在专业人士指导下进行4周的小运动量锻炼，能明显有助于减轻化疗副作用。看来我虽然浑身疼，但是还得运动运动。



2010年12月30日，黑暗中，我点燃自己的生日蜡烛。我戴的是假发，当时的我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看过去长发的我，好像那是前生；而今生的我是秃头或者是短发，所以戴假发我也喜欢短的。我喜欢今生的我。

有病友问我：你幸福吗？我答：很幸福，生病以后幸福感更强。她说：我也是，可是为什么我身边有些健康的人每天却老是怨怨艾艾，感觉不到幸福呢？我答：他们太忙了，奔跑在奋斗的路上，没有时间停下来感受幸福，有时甚至路过幸福而不自知。

化疗在我，像极游戏通关

给一位姐妹打电话，她刚做完乳腺癌手术，一接到我电话就泣不成声。我安慰她，告诉她她的感觉我都懂，一切会好的，我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她远在大连，我好想握她的手。跟她一聊才知，8月份她就知道有问题但一直没在意，竟是元旦听到我的病情后才去医院检查确诊的。此刻我好想全世界的姐妹都知道：我病了！不知道为什么，跟她说完“要好好的”，我自己放下电话却一直流泪。我不希望任何姐妹再经历那一切！

从1月18日开始再住院，这段日子是我相对比较舒服的日子，化疗一疲软一低白一升白，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周期。我这一次化疗前血象白细胞 $3.1 \times 10^9/L$ 、中性粒细胞 $1.2 \times 10^9/L$ ，不符合化疗要求。对于化疗病人而言，骨髓抑制不容忽视。一旦发生严重骨髓抑制，就很容易发生感染和并发症，严重的会危及生命。白细胞低于 $2 \times 10^9/L$ 、中性粒细胞低于 $1 \times 10^9/L$ 就应当非常重视，必须打升白针。医生决定，我得先打升白针。打针打针，我现在一听说打针就会像小孩儿一样害怕，想哇哇哭，虽然明知道那针其实不疼，终于理解我儿子了。

升白针打到第三针，头疼，无力。医生表扬我“骨髓太勤劳了”，打了三天升白针后，我的白细胞升到了 $35 \times 10^9/L$ ！正常值是 $4—10 \times 10^9/L$ 。不会吧？我的骨髓势利眼呢！我在家门口的社区医院打，打三针也就升到 $10 \times 10^9/L$ 。沐浴干净，如期化疗。而后就可以出院回家过年啦！

快过年了，大家都很忙，不过过年好，过年就是过关，就像打游戏通关一样，每过一关，都会更有资历、更有深度、更有意思、更有玩头。

有足够时间去爱

去三亚旅行前验了血常规，白细胞 $1.6 \times 10^9/L$ ，中性粒细胞 $0.16 \times 10^9/L$ ，打了升白针。这升白针升出的白细胞战斗力太弱了，化疗前的 $35 \times 10^9/L$ 到现在才七天就 $1.6 \times 10^9/L$ 了。我变成敞口饭桶，随时随地吃，造些精兵强将。终于，白细胞升上去了，能去三亚了！

从三亚回到北京，小区里的雪还没有融化。从明亮的夏日暖阳回到冰天雪地，有点时空倒错的感觉。去医院化验肝功和肾功，回来后，我拥抱了妈妈拥抱了爸爸拥抱了儿子（郎童鞋不在家），经过和主治医生探讨，我不需要再做化疗啦，我的化疗结束啦！接下来要每月在肚皮上打一针诺雷德（坚持两年），同时口服五年三苯氧胺。

之前医生建议我做六次化疗。我能从六次减到四次，是因为我的病理结果允许这样。我是 ER 和 PR 都 95% 强阳即内分泌治疗敏感型，Ki10% 即癌细胞分裂速度较慢型，再加上经过四次化疗后我已四度骨髓抑制。综合多种因素医生才决定停止化疗，以内分泌治疗强化效果。我因这个结果非常高兴，同时也为正在化疗的病友祈福！

打了第一针诺雷德。针剂 2000 元，注射费只有 5 毛钱。按护士小姐吩咐躺在床上露出肚皮，护士小姐一边捏起肚皮扎针一边说“你也太瘦了”。话音未落，针就打完了。“啊？这么快就完啦？挺贵的也没多少感觉啊！”我很不甘心地说。

春来了，小草变绿了，头发出新芽，绒绒的，软软的，不像头发像发菜——太软了。也许我惯性了，老是想剃光，呵呵。



从三亚回到北京，从夏日暖阳回到冰天雪地，有点时空倒错的感觉。

我做家庭主妇有一段时间了，很忙很快乐。我每天都在享受家庭主妇的特权：1. 吃自己做的饭格外香，想吃什么做什么。2. 可在任意时间走进窗外暖阳里晒太阳，想晒多久晒多久。3. 有足够时间把玩家里的小摆设，想玩儿哪个玩儿哪个。4. 尽心尽力侍候老公和儿子，想怎么爱他们就怎么爱他们。

今天得到一个消息，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可以申办残疾人症，坐公交、逛公园都可以免费，或许还有其他的一些优待，我还没了解太清楚。赶明儿我好了，也去办一个，免费逛公园，哈！

北京今天阳光明媚，温暖如春。

复 查

这是我自十月份手术以来第一次复查。我的感想是，有什么别有病。

一个癌症病人做一次复查要在医院折腾多久？又需要多少天才能知道复查结果？在以前，我想也没想这个问题。

我想得比较简单，无非是医生给开一些化验单，抽血、B超一类的，我挂特需门诊，多花钱嘛，也许很快就能做完大部分。结果早晨6点半起床，路上堵车，9点钟才到医院。从9点到12点，除了在医生诊室里的那三两分钟，我一分钟也没坐下，一直在医院里走路、排队。这次我总算体验到了，肿瘤医院门诊楼，它设计之初就针对性很强，是专门给肿瘤病人设计的，因为不是“回头客”。第一次来，你根本找不到北。

有的电梯，明明写的是1、2、3、4楼，但等半天跟着人流挤进去了，开电梯的小妹却告诉你“这个电梯不到4楼，只到3楼”，“那我走上去行吗？”“不行，走不上去！得去别处坐电梯”。然后你只好在门诊大厅里穿梭，大厅里的电梯不在一处，而是一簇簇的散在各处。拐了几个弯以后我找到另一簇电梯，终于可以上4楼。有意思的是，这部电梯像首都机场那部一样，从这个门进从对面门出，呵呵。不过也好，这样可以的心情不好的病人有种新奇感，分散一下他们的注意力！

让我不停地走路、排队并且排错队的原因，除了周一医院人多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刚办了个“特病”申请，也就是“特种病人”的申请，一直到办完了我也不知道这对我有什么用，在办完最后的手续时我傻呵呵地问里边的医务人员：“我这特病到底有什么用啊？”人家白了我一眼说：

“医保报销比例高!”至于究竟高多少,为了不显得我太傻我就没再问。后来听说是90%(普通病人80%)。就是因为今天我在医院的身份变成“特种病人”,结果,交费我不能去一楼那一排敞亮的窗口,我必须得乘坐特定的电梯拐几个弯到二楼的一个很隐秘的“特病收费窗口”去交费,这让我多走了不少路,还排错了一次队。

第一次复查,一共开出7个单子:3个血象、1个尿常规、1个B超、1个X胸透、1个骨扫描。而我第一天忙了半天,只看到了尿常规和1个血常规结果,其他都还在出结果及预约中。再加上等结果的时间,要知道我是否有问题至少需要半个月时间。

那么那些外地来的病人呢?只做我这样的小规模复查就至少需要进京三到四次,否则就得在京住下半个月,而且如果身体状况不太好,还得有家人陪伴,不算上看病的钱,两个人的食宿及往返路费要多少啊!唉,有什么别有病吧!

过了几天,B超候诊。我的预约单上写着请于下午1点30分候诊,中午空腹。等来了一看已经有200来人候在这儿了,我在候诊厅坐着等,邻座一男士突然间鼾声雷动,睡得那叫香啊。B超是被一个帅锅扫描!那一刻我闭上眼睛心里默念:偶不是人,偶是一摊猪肉!做完B超,我打了针等候做骨扫描,有个病友问做完以后敢住在家里吗。据说做过骨扫描的人身上有辐射,会伤害周围的人。真的这样?吓死我了,我这不变成核武器了么!

第一次复查的结果还好,只是白细胞还是有点低,不过医生说不要紧的。

用我在大学里学的知识总结一下:复查是个系统工程,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完成的;看病是个系统工程,也不是一天两天能看完的。祝天下人多存银子少生病,快快乐乐,健康第一!

那些医生给的忠告

刚刚听说，一位罹患乳腺癌八年的姐姐离开了，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死神等在哪里。不过我想她一定很平静，她一定不希望亲朋过度难过。

我生病以后以前不叫我“姐”的人现在见了我也恭敬地叫我“萍姐”。我认为它充分体现人们对生命的敬畏，哈哈。

很多人明明是知道我生病了才给我打电话的，但却支吾半天环顾左右而言他，急了我就突然来一句：“你就安慰我一句能死啊！”往往把对方吓一跳。哈哈，谁让我是直性子打不了哑谜呢！

最近患侧手臂突然疼了起来，上举时好像里边的筋被牵拉得很厉害。打电话给主治医生，说可能是静脉炎。我觉得不像，决定去医院。5点半就起床了，排第1号。医生说无大碍，术后随着神经感觉的逐渐恢复，会有一些患者在某个时段出现这种疼痛。像术后那样坚持手臂功能锻炼，慢慢会好的。

在医院遇上一个月刚被怀疑乳腺癌流泪的姐妹，我果断上前展示我“光彩照人”的形象——怕什么？是怕变成我这样吗？你看我不好吗？我逗乐了她。我曾像她一样，一个从未谋面的病友从海南赶来北京说：“我就是想让你看看我的样子，然后你就有信心了。”今天我把对她的感激变成像她一样的行动。

惊喜地发现诺雷德进北京医保了，从此我每打一针省1200多块钱，20个月20针省多少?! 乐! 被医生表扬了，说：“你状态怎么这么好啊!” 我状态好是因为我在家里吃苦耐劳、勤劳勇敢。我手术一侧的手臂功能也趋



从化疗前的直发到化疗以后新长出的头发——从此以后我省了烫发的钱了。

于正常了，皮肤的麻木感已非常轻微。上帝喜欢勤劳的人。

医生给的忠告：1. 不要抑郁，最新研究抑郁是乳腺癌的帮凶。2. 多吃五谷杂粮，保证膳食均衡。3. 多吃水果，水果是好东西。4. 不要过度操劳，保证睡眠和休息。

对了，我洗脸用了浴帽，哈哈，俺的头发也长到可以用浴帽了！

中药、心药

吃药，可能是像我们这样的病人此生再不能不做的事。

大部分病友除了常规的西药之外都还吃着中药，有很多人坚持吃四五年。我以前不信中医，可生病以后信了——中医在体质调理及慢性病治疗上得天独厚，我的肾病没有用过西药，尿蛋白却没有有了。在乳腺癌的中医治疗上，广安门中医院孙大夫很有名，但很难挂上号。我去了她自己的诊所预约了看病时间并买了她一本书，看了以后更觉得肿瘤病人化疗后中医调理很有必要。

但由于我有 IGA 肾病，为我看肾的老中医不主张我吃毒性太大的药，他觉得没必要，所以我中药没吃多久便停了。

后来又不断有朋友及病友督促我即使不吃中药也要吃些提高免疫力的营养药，诸如灵芝孢子粉、深海绿藻、虫草等等，说不吃可不行啊必须得吃！开始时我还煞有介事地每天早起半个小时，坐在餐桌前一包接着一包地拆药、冲水、吃药，没多久就烦了，再赶上某天有事，哪还来得及一包一包中西药分开呀，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现在吃的药就只有早一片晚一片他莫昔芬了，针倒还是每月都坚持打。

不过我的状态非常好，每天都很有精神。我觉得最好的药是良好的心态，别把病当一回事，每天快快乐乐，遇事能屈能伸，病自然就被快乐吓跑了！

复发，因为太女人？

做 CT 发现肝部有拇指甲大的肿物，做了穿刺确定是非，得到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坏消息是，的确转移了。好消息是，除了肝以外其他脏器仍然完美，肝上的肿瘤没长大。

可能会在元旦以后出治疗方案！我会努力的，我爱这个世界！

其实我没有那么坚强，这些天，我的好朋友夜以继日地陪在我身边，开解我、鼓励我，帮我找大夫、查信息，陪我哭、陪我叹、为我忙碌。生死有命，爱我的人竭尽所能帮助我，也有很多朋友为我祝福。真的是很神奇，看到大家的鼓励，我的心里一下子轻松许多，有你们在，真好！我只能以乐观和努力来回报得到的厚爱。

我之所以复发，好像全是因为我太女人了，我吃药打针都没能控制住激素水平，难道我以后要像一个爷一样活着了吗？那我家那两个爷怎么办呢？

元旦过后，再次住进医院，见到原来的主治医生，不知道该说“见到你真高兴！”还是“讨厌，我怎么又见到你了！”总之，我两句话都说了，主治医生也是。我病房里的小花园，窗台上摆满了朋友送来的各种花，这些花让我脸上挂着微笑、心里漾着幸福！

因为化疗，白细胞很低，于是化疗停停打打，我在努力多吃，以便化疗可以继续。是不是我胃里的药比饭多，血管里药比血多，我就变成“药精”了？总之，有点辛苦，努力奋斗中。

北京被雾霾掩盖，让我看不出地球是圆的。我得了严重的鼻窦炎和中

耳炎，忙着发烧和排脓。第二期化疗不得不拖后。好处是我可以从医院回家，每天都能睡自己的大床，看到老公和儿子，这也算福祸相抵了，不错。

鼻窦炎终于收尾时，天也变好了，心情好！鼻子可以自由呼吸的感觉真好！如果北京雾霾不再来就更好了！

左右不是

由于上次反应太大，再回到医院化疗时便换药了，不过我的造血功能还未恢复，要先打升血针，然后再输化疗药。好吧，我有点儿化疗恐惧症，正在心理调试中。不过医生说了，我精神状态比身体状态好太多啦，谁也看不出我是有病的人。

化疗让我具备了分清皮疼、肉疼、骨髓疼、神经疼、血管疼、脑仁疼等各种疼痛的能力。我在想，在过去某个年代，如果我被抓进监狱，不用鞭打铁烙，打针化疗药没准也招了。我肯定做不了江姐。

这一疗程胜利闭幕，又要开始打升血针，一周后开始下一个疗程！犹豫再三，还是要做新一期化疗，老公拉着我的手说：“这是最后一期了，绝对不要再做了！”我答应了。做完我就去旅游！住太久医院了必须得出来透透气。医院里的人总说：“别出去，外面太不干净了，小心感染。”医院外面的人又都说：“别老在里边待着，阴气太重，多出来走走。”我左右不是，眼神很无辜。

化疗，人生极刑

化疗令癌症病人非常敬畏，以至于对化疗的痛苦大家都保持缄默。一方面那痛苦无法描绘，另一方面也怕给其他病友增加负担。而我却想多说一些，其实说和不说，那些痛苦都在那里，不多不少，说了反而意味着我们在一起。

首先我要向那些经历过化疗的病友致敬！化疗如三种大刑：火刑、煮刑和冰刑。

火刑——身上干热，皮肉酸痛，仿佛粘在了一起；

煮刑——只要心念一动，汗水就从毛孔中涌出，我常笑言我的头就像水龙头；

冰刑——出过汗的身上立马冒起凉风，手臂、肩头、膝盖脚踝的关节缝里仿佛有冰丝游动，冷痛冷痛的。如此人便无力吃喝说话，心烦意乱。

我对付化疗的方法有如下几招：

1. 多吃。化疗会让人见到吃的就恶心犯呕，但是必须吃，喝汤、吃粥、水果，吃不进去油炒菜可以吃温拌菜。随时吃，吃到量了胃肠反应就会减轻，而且只有吃好了才有力气。

2. 多喝水，代谢毒素。

3. 适量下床活动。运动可以加快代谢，我每次活动过后，不适的感觉就会减轻。

4. 对付口腔感染。化疗期间多数病人都会出现牙龈肿痛、口腔溃疡等口腔感染。漱口水、西瓜霜喷剂是必备品。每顿饭后刷牙、漱口水漱口，

防患于未然。如已出现肿痛和溃疡，每日早晚及午饭后（午休前）刷牙后漱口水含漱3分钟，之后用西瓜霜喷剂喷于患处，不喝水至睡醒。其他时间多喝水（洋参片泡水喝），多吃水果，效果更好。

我做了数次化疗，确切地说，前三次属于可耐受范围，有反应，但大部分人都应该能承受；第四次叫死去活来，终于明白什么叫化疗。因此，对那些做过多次化疗的病友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对他们的家人、亲人也无比景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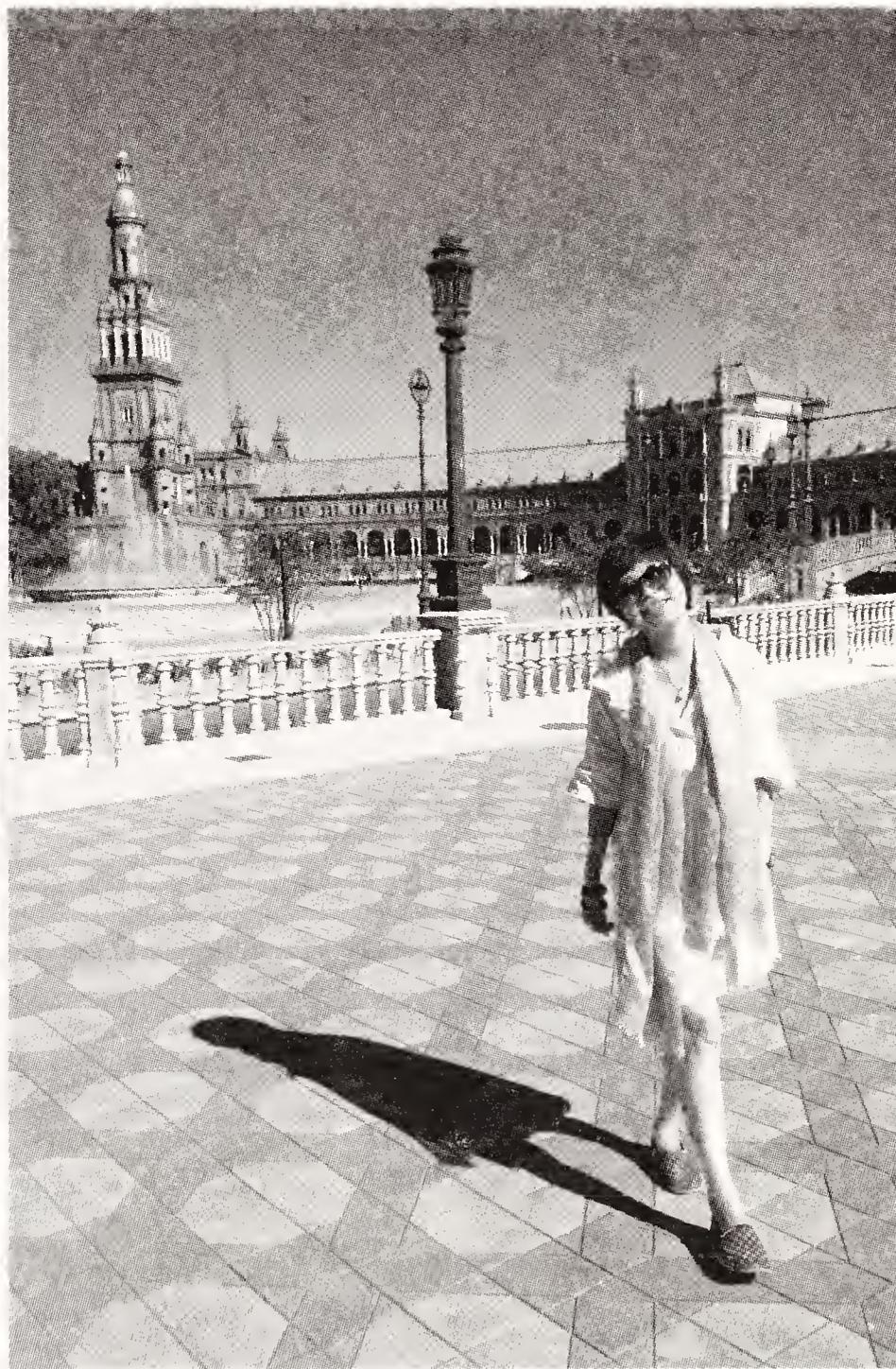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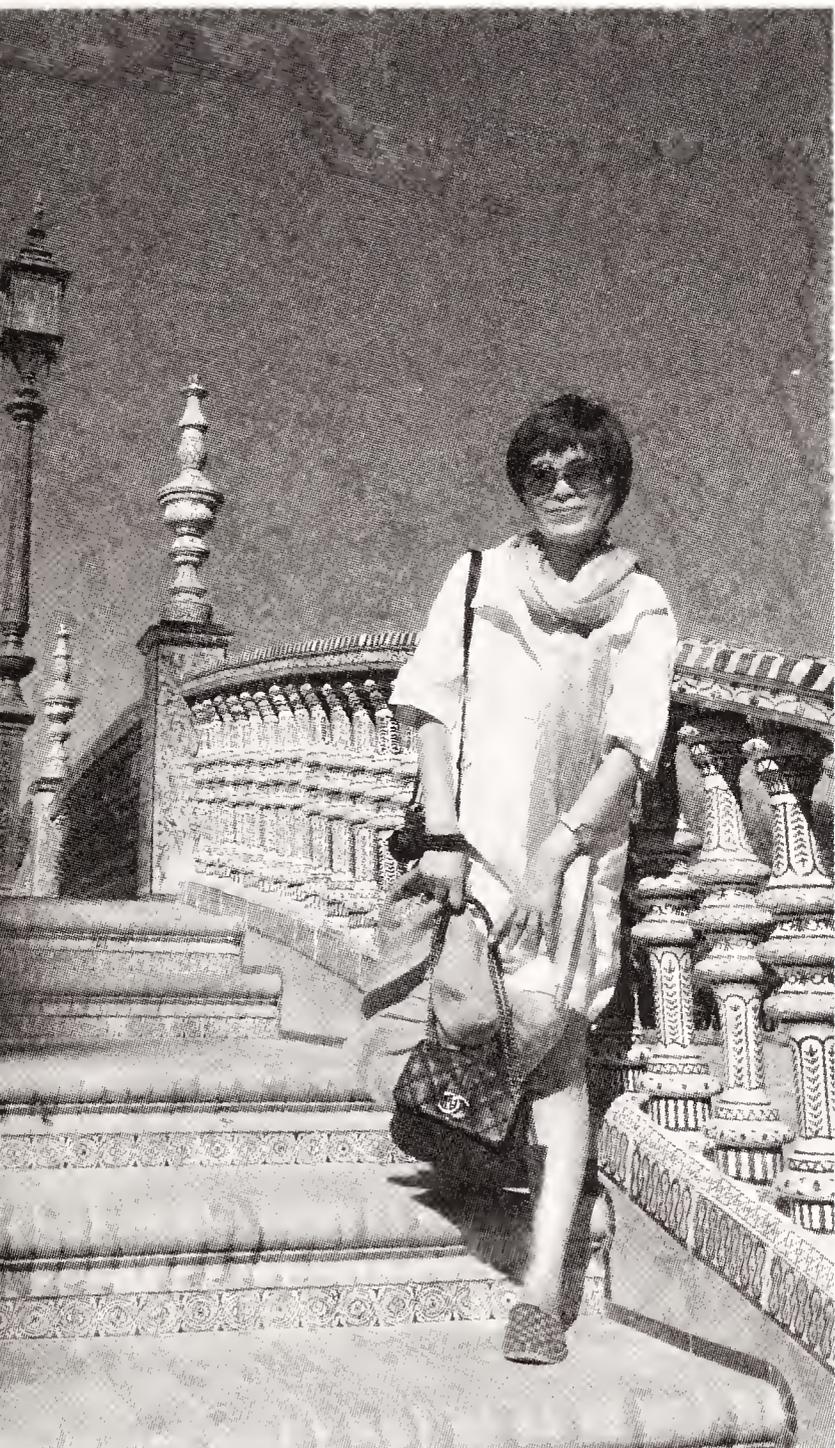
感谢爱我的人

我出院啦，拔掉了插在我胳膊里四十几公分的化疗输液管；我幸福啦，再也不想去医院啦！出院后的早上，送儿子去上课，在路边给自己买了两束花，中午给自己炒了两个菜，重新燃起生活的热情。

虽然出院了，但我还是要不停地跑医院啊，余生与医院脱不了干系。好吧，其实我是一个医务工作者。我对医院真是既爱又恨。

2013年我去了西班牙，迎接崭新的七月。西班牙龙达——悬崖上的城市，宫崎骏的天空之城，美得我想流泪，小鸟蹲在我的餐桌旁向我讨吃的。人生的喧嚣疲惫，皆因欲望而起。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人出离凡世，只剩下心灵的安静？

从西班牙旅游回来，我去做了个PET核磁检查，所有肿瘤都不见了，我当即泪如雨下，拥抱了告诉我这个结果的医生。然后，感谢所有人！



在西班牙，迎接崭新的七月。旅行归来，做了 PET 核磁检查，所有肿瘤都不见了，感谢所有人。

写给读我的你

甜品吃得太多了，总要换一下口味才能再吃出甜味。人生也是一样，总要经一些磨难，才能感受更大的幸福。

如果我不告诉你我曾是多么的害怕，你就不会知道健康是多么的值得珍惜；如果我不告诉你我曾是多么的脆弱，你就不会知道疾病是多么的令人讨厌。希望每一个人都关爱自己，健康生活，这就是我写下这一份化疗日记的初衷。

不要想象我有多悲惨，不要猜测我有多不幸，我和你一样，可以行动可以思考，正在享受生活的美好。某天我会离去，可这有什么特别的吗？难道我们不是来到这个世界终会殊途同归？疾病并不会成为我们的障碍。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病态的生命，相比较起来，身体的病态并不可怕，它不影响一个人去感受幸福、传递快乐和关怀他人。

一位中医和我说，去找他的病人，很多已经是抑郁症患者。“跟慢性病抗争很需要毅力，有的人会因为意志力不坚强而在精神上先垮掉。”他说得太有道理了，其实做任何事情都是如此，个人意志力会对成败起决定作用。

人生的每一个心情都是一个心灵的暗箱，佛教称这个暗箱为“第八识阿赖耶识”。当我们的的心情不断变坏的时候，心灵暗箱中的垃圾就会逐渐堆积，堆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得病了。当堆积满的时候，等待我们的就是死亡。所以，无论什么样的情绪，都不要让它多到淤积，应随有随散，忘性大一点。

我现在最关心健康问题，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工作方式。不要加



如果我不告诉你我曾是多么的害怕，你就不会知道健康是多么的值得珍惜；如果我不告诉你我曾是多么的脆弱，你就不会知道疾病是多么的令人讨厌。感恩每一个早晨可以睁开眼睛，看到气象万千！

班，不要熬夜，不要透支体力。这是我一个人躺在医院病床上最深切的体会。可是，好像推行起来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人啊，都一样，不生病时不知健康之宝贵，不失去即不知珍惜。

我看到有很多人，把早晨延展到上午，然后把下午当成上午，把晚上当成下午，午夜时分再熬夜熬出个晚上来——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流行风气了，这对健康来说，实在是大敌。

你每天忙，忙得孩子见不到你的踪影，忙得和老婆只能电话沟通。然后你说“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为了孩子！”错！没见那些风风光光的成功人士，其子未必都成龙！给孩子钱不如用你的大手握他的小手，给孩子地位不如给他一个记忆中有你相伴的童年。

年终没奖金？升职没有你？换岗换掉你了？很郁闷？郁闷得要死？那你可能忘了：一份工作不是你生命的全部，算上爱人、孩子、父母姐妹兄弟、朋友以及你自己，工作至多只是你生活的五分之一。如果有一天你不工作了，工作就什么也不是，但生活仍在。

而且，只有生病了，你才会知道，亲人，是你坚强的支撑，是信心所在，是生活美好的根源，他们能把你从绝望中拣回来，让阳光重新照到你的心里。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对亲人好一点，多孝敬一些父母，多体贴一些爱人，多关心一些兄弟姐妹，改掉那些坏习惯。不要以为是亲人就可以争吵，就可以恶语相向，那是大错特错！

人的一生就是一个不断地犯错和纠错的过程，我们不必因为自己犯的某一个错误而捶胸顿足痛不欲生，也不必因为别人犯了错误而耿耿于怀不依不饶。爱自己、爱他人，快快乐乐过生活！

人有不同际遇，有健康的人和生病的人；而生命，无论怎样都是平等的，即使只有一天的生存，那也是和别人一样的生命。因此要珍惜每一天，活好每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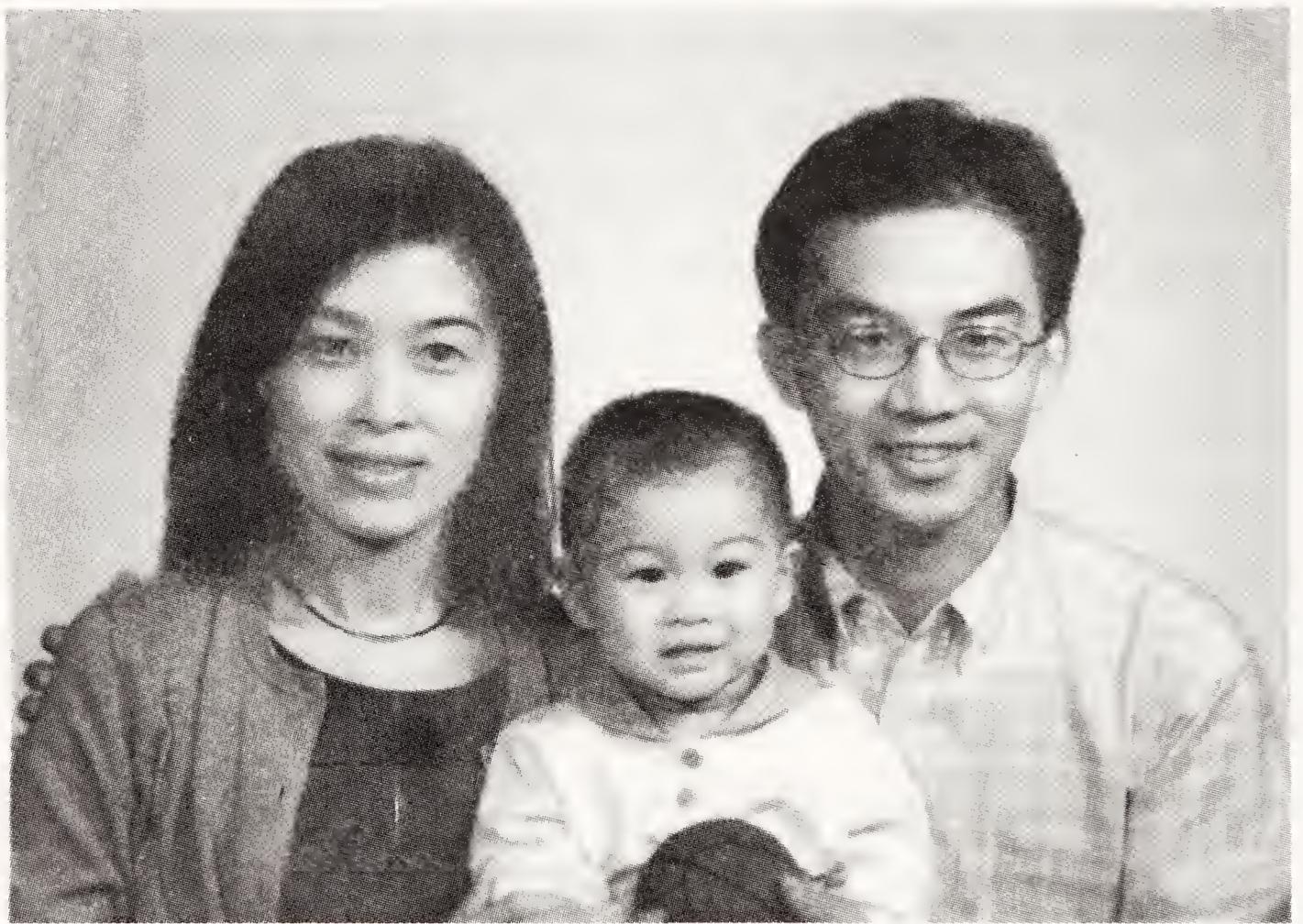
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如果活着但却用大部分时间来忧郁、来哀悼

过去，那无疑是在浪费生命。

我们活着，是为了美好和快乐！不仅要让自己的心快乐，还要让别人的心快乐。有时候忍不住要埋怨，但过后要反省，学会用更快乐的方式去沟通。你快乐、我快乐，快快乐乐过生活！

建议大家每天留 30 分钟给自己，思考怎么样更好地生活。

感恩这个世界！感恩每一个早晨可以睁开眼睛，看到气象万千！



1994年4月，我和吴萍相识于广播学院的备考辅导班；1997年4月，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二，我们领到了那个证；1999年随着儿子的出生，我们过上了“脚踏实地”“有根有苗”的幸福生活。

相识

我们还记得我们说过的话，
做过的事，

那些四季如花的，
那些似水流年的，
那些恍若隔世的……

“考”出来的媳妇

我追出自习室，冲到那个长发飘飘的美女跟前，唐突地问道：“你是真感冒了，还是讨厌那位同学？”

“啊，我是真感冒了，咳咳。”

“那个老问你英语题的同学也挺烦的。”

“哈哈，都看出来了。”

“多喝水，别着急，感冒怎么都得一周能好透！我是医生！”

“先回宿舍休息了，再见。”

我特别佩服自己在那一刻，那么勇敢，去搭讪这个长发飘飘、学业优秀的美女。当然，小汤他们和我打的赌也是我勇气的来源，否则的话，我找什么由头和她搭讪呢。他们说，你看，那个“娄阿鼠”又骚扰长发美女了，一个劲儿地问她英语题，都把她问烦了。

我们这些人都在准备同样的考试，辅导班上，长发美女回答问题的正确率最高，让人羡慕、嫉妒。“娄阿鼠”是戏剧《十五贯》里的丑角、坏人，小汤就把“娄阿鼠”的绰号安在了那个令人生厌的纠缠者头上。

“不可能，她不会当面表现出脾气啦，肯定是感冒了，我听见她时不时在咳嗽。”

“打个赌，谁输谁请客。”

我赢了这场赌局，也认识了长发美女——吴萍。这是1994年的4月，我们在广院，冲刺双学位的考试。



爱美的女生在校园里拍照被从电视台赶回学校的我撞个正着，正好凑个热闹。当时吴萍没有站在我的身边，照片中最右边的人才是她。



1996年7月毕业季，全班合影，我是班长，所以被特殊优待跟老师们坐在前排。为了表明关系非同寻常，吴萍悄悄地站到了我的身后。这应该是我们俩恋爱时距离最近的照片了。

1993年，我离开南京，回到徐州实习，实际上，摆在我面前的毕业之路越来越清晰。因为系里的老师坚持让我带队去条件较苦的徐州实习，我只能放弃在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台的业余主持，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少了一条毕业路径选择。而没在南京实习，找一个南京大医院留下来基本不可能，只能在徐州努力一下，做个针灸大夫或改做理疗师、营养师。

消沉和迷茫的情绪弥漫在实习宿舍，每个人都怀着自己的心事，我倒是保留着读书读报的习惯，床头一本《平凡的世界》，给了我不少精神力量，医院阅览室里的一张电视报让我看到了北京广播学院节目主持人方向双学位的招生简章。

于是，年轻的急诊科代教老师被我说服，允了我的假，我跟家人要了两千元进京赶考。

这一考，考出了一片新天地，考来了女友、媳妇、孩儿他妈——吴萍。

学生里的土豪

1994年的年末，我曾仰望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给了我一个实习的机会，调频立体声广播在晚上有一档古典音乐节目和一档谈话类节目向我敞开了大门。这是我毛遂自荐争取来的，也是为了赌一口气。当我在宿舍里接到文艺部老师打来的电话，一下子像是证明了自己，我出了大大的一口气。

气从何来？其实在此之前，班主任吴郁老师给我们班联系了在经济部实习的机会，我是班长兼团支书，带着同学们去拜访经济部李主任，李主任热情地介绍了一系列节目方案，也希望我们能迅速排出人，分三拨儿，进入三个节目组，马上出任实习角色。我兴冲冲地回学校向吴老师汇报进展，但是很快我就放弃了这次难得的实习机会。为什么呢？因为我和吴萍都听到了风言风语，说我会带着吴萍先把这大好的机会抢占上。我和吴萍马上意识到，全面撤出，把机会让出来，安排别的同学把位置填满，可能是对流言最好的回应。我和吴萍商量，我出去找实习机会，打打工，锻炼自己，同时又能挣点儿小钱，吴萍则留在学校听好课，我一旦因打零工、落下了课，回来由她给我看笔记补课。

曾经奢望的复兴门的那处灯光，也照在我的身上，照进我的心房，虽然它仍不属于我，但是我感到了温暖，看到了希望。

央广的播出带又让我叩开了刚刚起步的北京交通台的门，王台听了我的磁带说：“嗯，能听出点儿南方口音，不过还不错，来上我们的新闻早高峰吧。”

两份工一打，我俨然成了班里的大户，敢带着同宿舍的小伙伴儿以及

吴萍她们几个好朋友时不常地去仁和和紫光餐厅小撮一顿水煮肉片儿什么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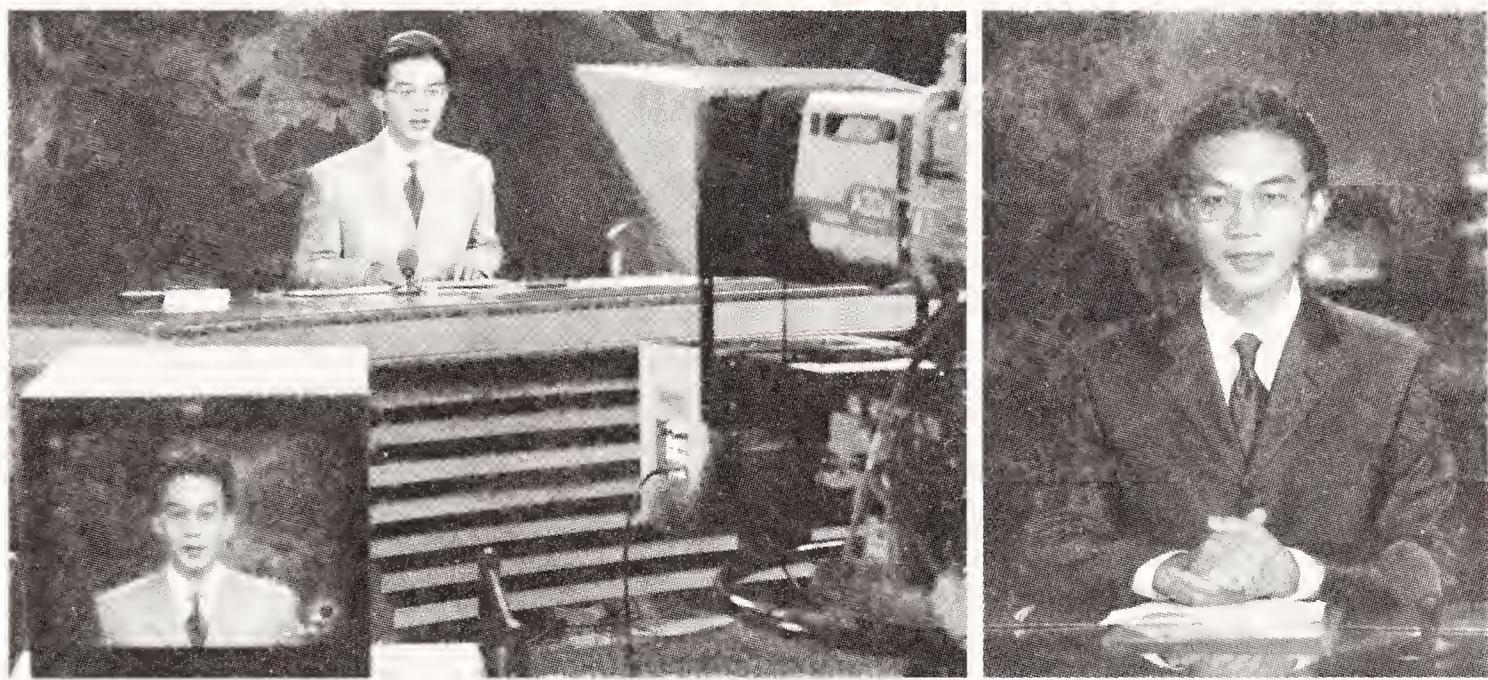
第三份工，当然是《新闻30分》。当我拿到刚领到的BP机和第一个月的工钱，马上回学校，我兴奋地跑到吴萍的窗下，叫她出来，把BP机从腰间一拔，那叫一个神气。随后再满脸笑开了花，拿出一个装满钱的信封，让她摸摸有多厚，简直像个暴发户。但那份喜悦，得来多么不容易，那是学生时代的单纯。

借西装上节目

1995年4月7日，一个普通的星期五，一个戴眼镜的傻小子，走上了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的直播台，开始了电视新闻主播的职业生涯。那个无知者无畏的、打破传统主播形象的初生牛犊就是我。巧的是，那天是世界卫生日，一个医学院的毕业生，摇身一变，变为第一媒体的主播。我在广播学院只受了一个学期的专业训练，得到“天上掉下的馅饼”，真有点儿没心理准备。当然，物质准备更没有，出镜用的西装都是借的同学的。

此前一天得知我被批准可以在第二天出镜，我便百折不挠地从值班宿舍给吴萍打电话。我那时在电视台已经有值班宿舍，学校领导恩准我可以在电视台和学校之间两头跑，前提是自己找老师补落下的课、考试通过、拿到学位、顺利毕业，自己要对自己负责。而学校宿舍那边，整栋楼一个值班室、一部电话，想打进去，真是比登天还难。难，也得不停重拨，抢进线路，把喜讯分享给吴萍。

1995年4月7日的中午，吴萍下课后直奔校外的兴福商场，因为那里卖电视机，她求售货员，把台选到中央-1，看我的《新闻30分》直播首秀。虽然一周前我已经出现在中央-1的屏幕上，但那会儿午间新闻还未改版，二十分钟节目，所有新闻全部串成一盘磁带，不分导语和正文，主播直播其实只有两句话加一段“海浪预报”现场配音。这就是说，在屏幕上能看到我“影儿”的只有“欢迎收看新闻，请看详细报道”“感谢收看新闻，再见”这两段。而《新闻30分》是直播，导语多得多，加上没有提示器，不可能在直播中把所有导语背下来，低头看稿子，抬头播新闻，很大



上《新闻30分》几个月后，我终于有了两套自己的西装。

压力，很不自然。我穿着借来的西装，都觉得它绷得肌肉紧张，很不自在。

吴萍给我的BP机留言，祝贺我的首秀成功，勉励我要更自信、更自然，一定能做好主播。吴萍之于我，是最好的自信训练师。

其实现在，从专业的角度回放1995年4月7日那一期《新闻30分》，我的表现一定有太多缺点，真的不敢回头看。但人生总会有若干不敢回头看，却是新起点的经历，迈开了步子，便容不得犹疑。走得再扎实些，再自信些，去拥抱状态的自如与自然。

长安街上温暖的灯

1994年的冬天，我和吴萍朝圣完北大，先坐320路公交车，再倒车来到了长安街上。从长安街的西头再往广院走，还有20公里，还要再倒两回车，赶回学校肯定错过饭点儿了。天色渐暗，还是先找个地方填补两口。“走一会儿再坐1路吧，找个地儿先吃饭。”我说。

北京的冬天，没风的话就不冷，比起江苏的湿冷还是好过些。我在南京过了4个冬天，一双单皮鞋打天下，但落下了双侧脚底板麻木的毛病，来到北京，在吴萍的督促下，添置了御寒的衣物，还有一双靴子，走在北京的户外，并不觉得什么叫凛冽。吴萍在东北长大，应付寒冷，自有一套经验。

“不会又是吃面条吧，呵呵。”吴萍问。在广院的西街，我们俩时常去吃上一碗鸡丝面，不是因为那家店做得有多好吃，主要还是吴萍只吃最细的精面，那里的挂面又细又筋道，八块钱两碗，学生也能接受。但我老领她吃这寒酸、单调的面条，她看来小有意见。我是从中医学院一毕业就到广院来读第二学位的，没有任何积蓄，而再花父母的钱又有点儿惭愧，幸好国家每月给发122块钱补贴，生活还是拮据，稍微去西街或北街吃上几顿饭，就会挤占书本等其他开支，手头还是紧。

长安街华灯初上，温暖的灯光从周边的窗户中透出来，每个家庭都该准备丰盛的晚餐了，一对穷学生，在轧着马路，寻找着好吃又不贵的小馆儿。

“哪一盏灯都不属于我！”

“哪一盏灯都不属于我!”

“哪一盏灯都不属于我们!”

“会有一盏灯属于我们，在北京!”

不知不觉间，走过工会大楼，走进广电部的大院，广播电台的灯亮着，有些神秘，仿佛在告诉我们前行的方向。

我们为了什么来的北京？我们会留在北京吗？我们在北京怎么找寻到属于我们的那盏灯？

“还是坐车回学校吧!”

回学校，学校有食粮，有动力。只有在那里，才能找寻到能量，才能不如此彷徨。

房贷之忧

晓雨在西罗园茁壮成长，除了每天缠着姥姥去南站看火车“呜呜、呜呜”以外，又多了新爱好——对水泥搅拌车无限神往。

刚进入新世纪，北京到处都是大工地，但我们所在的小区却是老小区，小区边上的护城河虽说叫小清河，但既不清澈也不干净，垃圾围着堆，遇上有风，刺鼻的臭味儿飘得很远。

孩子小，每天在周边玩，我们做家长的，总觉得亏欠了他。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不得不把他送到外婆家，在丹东的鸭绿江边呼吸两周新鲜空气。

晓雨每次从丹东回来，都好像突然长大了好多，摇摇晃晃，扑到妈妈怀里，拎着爸爸的手，虽然我们年纪还轻，但儿子渐渐长大，在哪儿上幼儿园、在哪个区上小学，乃至将来在哪个区考中学，都成为我必须思考的事情。

台里没给我分房，租房也不是长久之计，在电视台边上的科委家属院，住了一年，这段租房经历，让我和媳妇甚至是两家老人，都觉得要买房，得在西边，靠着昆玉河，离台里也近。恰好在这时，同事领着我去看了西四环边的一处商品房，那是嗨大的小区，卖得很火，价格并不便宜，只是未来有预期，算得上是学区房。其实，学区不学区，那时候自己没什么概念，只是觉得孩子要在海淀享受优质教育资源，这里能够够得上，挺好，再加上离我和吴萍单位都不算远，就盯着这儿吧，分房没希望，自己努力创未来吧。



媳妇怀孕7个月就有早产症状，大部分时间只能躺在床上保胎，偶尔出去散步，也是要小心翼翼地陪在身边，能拍张照片留作纪念很不容易。



一周岁的晓雨只要牵着手就会迈步，我要弯下腰才看得到他的快乐。

开始买房，简直像是不要钱一样地抢，楼卖得那叫一个火。晓雨陪着妈妈和姥姥，在售楼处排了一上午，愣是到十二点半我下直播时，还没排上买房的号，憋得小家伙在售楼处外直转圈，一泡尿不好意思往地上乱撒。好不容易，求着人，才预约了一套没人挑的一楼的房型。吼吼，买房，仿佛回到了凭票供应的计划时代。

买下房，为的是晓雨，我也背负上不小的债务，我佩服自己的勇气，把手头的钱全部押上，作为首付。此外还贷了68万元——每月4500元、20年还清的巨款。

买完房以后，就背上了从没背过的大负担：巨额贷款。觉得生活和工作不能有丝毫闪失，房子要住上，贷款要早点还上，那时候谁知道房价会这么疯狂，要不肯定不提前还贷，一定再贷一套房！

偏偏有一天，一瓶酸奶惹了祸，害得我上吐下泻，吴萍和晓雨甜甜地睡着，我独自一人跑到客厅，坐在沙发上，阵阵后怕：我要是有点三长两短，这笔欠下的巨款不是把他们娘俩给坑了吗？这68万，他们怎么还呀！

我可不能有三长两短，要把所有的困难扛过去，健健康康当好家里的大树。

神秘的“小五班”

晓雨在学习上遭受的最大一次打击是考小五班，那是2011年的夏天，一系列的阴差阳错。我们原本打算全家人等晓雨一放暑假，七月中旬一起去趟加拿大，感受冰川与极地。当然，放暑假之前我们就订好了7月12日出发的票。

我和吴萍这两个家长显然没做好功课！2011年的7月初，晓雨同学突然接到小五班集训的通知，难道是奥数“坑班”起了作用？通知是当月14号到18号到一个地方封闭考试。小五班是干嘛的？考试和旅游行程显然冲突了。如何选择呢？放弃考试还是放弃旅程？

小五班是个神秘的班，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周围的朋友也不清楚。查询了网上有限的资料，才知道小五班是面向全市的五年级学生，提前做一次选拔，选出心智发育优秀的孩子，跳过六年级，直接进入初中。这个考试对晓雨来说，看起来一定比旅行显得重要。如果通过考试，省出一年时间不说，还直接省却了“小升初”的烦恼。考试不能放弃，那就改行程、改签机票吧！19号飞温哥华，沿落基山脉转一圈。

初夏季节，闷热得让人焦躁，偶尔的雨点儿稍稍冲淡一些绷紧的心绪。一条狭窄的小道，早上七点多，下午三点多，孩子和家长，行人与车辆便把这里挤得水泄不通，楼里的每间教室都填满了各小学的“牛孩儿”，每天都是边学新知识边考试。学得五花八门，物理化学生物天文无所不包，数学语文英语继续深耕，常常是刚学了某些光学原理，一张试卷随即跟上，应该是侧重考察孩子们的学习、理解能力。



飞到温哥华后，接到的第一个电话就是：“通知一下你们，明天带着孩子一起来面试！”我答应晓雨回北京后再想辙，希望不要影响他旅行的心情。

除了不上不行、会影响小升初的奥数，我们没有在课外给晓雨报什么班，也从不逼着他在暑期预习下个学期的书本。书本要学，留在正常的学期里去学，保留一份新鲜感。书本外的大自然更要亲近，行万里路对孩子大脑的刺激来得会更猛烈些。而这一次的小五班考试，对晓雨而言，面对扑面而来的一大堆新知，显然是一次挑战。不过，他自己感觉课有点儿意思，考得也还凑合。我打心里说，对小五班并不太感冒，四年直接学完高中课程，孩子得多优秀、多累呀。能考上，家长省了“小升初”的磨难；考不上，还有六年级呢。晓雨就这样没有压力地去集训、考试。

没准备好的，其实不是晓雨，而是我们家长。19号飞到温哥华后，接到的第一个电话就是：“通知一下你们，明天带着孩子一起来面试！”飞回去也赶不上面试呀！我们怎么没做好咨询，没了解到笔试之后还有面试呢？无数的抓心挠肺，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我们还必须面对晓雨，要告诉他一个好消息：他进入了小五班的最后一轮考试——面试。一个坏消息：明天的面试肯定参加不了啦。小家伙自然是先高兴后失落。我答应他回北京后再想辙，没有太多影响他旅行的心情。

7月28日下午一回京，转过天来我就投入到30号的竞争上岗考试，如果再晚回来两天，我的职业大考也会错过。幸好，造化并未捉弄人，我竟上了《新闻联播》的岗位。好运气能不能传递给晓雨呢？

辗转中，终于托人找到了学校校长，校长答应8月8日下午可以见我们，插空儿在见一批中考的孩子时，见见我们，并且一定不能错过预约的时间。

晓雨紧张着、兴奋着、梦想着。我和吴萍郑重其事地陪着他进了面试室：“孩子，你的成绩太差了！奥数排名不高！今年的招生七月份都定完了，没可能了！”兜头一个大闷棍，顿时狠狠地打中我们仨。紧接着的第二句话太艺术了：“不过，你的综合成绩能进面试，整体排名还可以，明年来我们学校没问题！”两年之后的一次因缘际会，我把这个场景再讲给这位校长听的时候，校长直笑说：“早忘了。”

受到极度打击和拒绝的晓雨，完全想不到会面对这样一种被拒的场景。他从三楼面试室一出来，就甩开了我们的手，直冲到一楼，在院子里狂跑，最后泪流满面，坐到一个扶椅上，我和吴萍搂着他、安慰他。他眼泪干了，一句话都不说，紧锁的眉头暗暗使劲儿，他心里一定给自己定下了目标。

我的恐龙男友

我家姊妹三个，从小一起长大，无所不谈。

我认识他时，我们家的老二正在老家做小服装生意，自己设计自己缝制，有时晚上连夜赶出来的衣服，第二天就变成了卖场里的流行货。当然她大部分货还是出自于省城的服装批发市场。

知道姐姐谈恋爱了，老二便决定到北京西直门的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进一次货。

7月初的北京，天气已经热得像罩了火炉。妹妹到时我还挤在从广播学院到中央电视台的公交车上，他便骑着自行车把素未谋面的妹妹接到台里给他安排的临时宿舍里等我，那是一个小旅店，房间里有个浴缸可以洗澡。他把妹妹接进门便去卫生间给妹妹放了洗澡水，然后自己再到公交站接我。

我到时妹妹已经收拾停妥，我们一行三人向西直门进发。那时的西直门远没有现在这么气派，够得上是北京当时最脏乱差的地方之一。批发市场是露天的，马路上脏兮兮，前一滩水后一滩泥，横七竖八地停放着小贩们进货的自行车、三轮车和小货车，进货的商贩穿行其中，没几分身手那是寸步难行。

他跟着我妹，我跟着他，我们仨保持着这样的队形在批发市场中挤了一下午，傍晚，扫货结束。只见我那个央视主持人男友和我妹俩人手提肩扛几大包货，货包大到盖得住他整个人，裹挟在一群服装小贩中，三步两晃地挤到宽敞路段去拦出租车，汗浸湿了他的T恤。

夕阳透过建筑物的缝隙，把它的暖光打在我们仨身上。我们仨面面相

觑，一种“战友”之情油然而生。谢天谢地，那时的他刚去央视几个月，还没什么人认得出“乔装改扮”的他。我对着他一直憋着笑，心想，这要是被认出来拍下照片登在第二天的报纸头条——“央视《新闻30分》主持人西直门倒卖服装”，这还不炸了锅啊！所幸，那时的手机没有像现在这样多！

在火车站分手时，我妹对着他笑道：“唉，我下次来你还能认出我吗？你知道我长什么样子吗？你好像还没看过我的正脸哎，快看看吧！”我终于憋不住大笑起来。“姐，老爸老妈还担心你找了个主持人不靠谱，我看你是找了个恐龙级男朋友！”

于是，我家这一关，他轻轻松松地过了！

儿子的小手

我天生喜欢小孩子，最喜欢孩子们的小手，肉肉的、软软的、嫩嫩的：捏在手心里，像是捏着一个温暖的小面团；贴在脸上，像是贴着一个剥了壳的棉桃，又可爱又好玩。

有了儿子以后，开始知道小孩子的小手并不总是好玩的，有时候它会把你的生活搞得一团糟。你正在书房忙着第二天要见报的稿件，儿子的小手过来了，在电脑键盘上轻轻地一划，写了大半天的稿子还没来得及存盘就不翼而飞；你正在厨房忙着全家人的晚餐，儿子的小手进来了，拽着你的大腿往你的怀里爬，煎得差不多了的带鱼立即糊在了锅底；下班路上，你正留恋天边绯红的晚霞，儿子张着小手从对面跑来，你的目光就不得不从美景中撤回专注到他的脸上。

渐渐地，儿子长大了，他的小手不再搞破坏了，但也变得更有力量。只要儿子伸出手，那就一定有事相求——帮忙倒杯水、帮忙寻找丢失的物品、帮忙修改作业、帮忙完成一些他自己能力所不及的任务……这些忙是我必须得帮的，儿子的成长需要我的付出。

然而今天，儿子用一种特殊的形式告诉我，他的小手还有其他的含义。他命令我趴到床上，自己则端坐在我的身旁，找准了合适的姿势后，便像揉面一样揉捏起我的后背和脖颈，忽而提，忽而捏，忽而擀，忽而又像小锤子一样来回敲。我虽看不见他的手，但却觉得他的小手仿佛被施了魔法，会千变万化，一会儿变成小镊子，一会儿变成了小棒子，一会儿又变成了一驾四轮小马车在我肩背上跑来跑去。儿子做得极为认真，从肩到背，从



如果可以，我愿意一直把他举过头顶，让他能够借助我看得更多、看得更远。

背到腿，最后到了脚。在捏脚的时候，他还先在自己的脚上试试什么样的手法最舒服。我幸福得哇哇叫，回头看儿子，他竟也开心地咧着嘴笑，仿佛自己也在享受一般。他喘着气问我：“妈妈舒服吗？”很舒服，孩子，妈妈不但身体上舒服，心里更舒服！

在我的心目中，儿子的小手本来只是一种呼唤、一种需要、一种求助。而今，当儿子的小手变换出各种形状，轻轻地敲在我的背上、肩上、腰上、腿上的时候，他是把他的爱敲进了我的身体，让我从心底里涌起了一种蜜一样的幸福，谢谢儿子。

送进一个小毛头，接回一个大儿子

岁月就是一个魔术师，在不知不觉间拉长了儿子、拉宽了爸爸，并且在妈妈的脸上刻出了年轮。

6年，当儿子最后一次走出校门时我远远地跟在他身后，就像6年前他第一次走进这个校门时一样，我看着他的背影，眼睛有些湿润。我送进来一个小毛头，接回去一个大儿子，仿佛只在一瞬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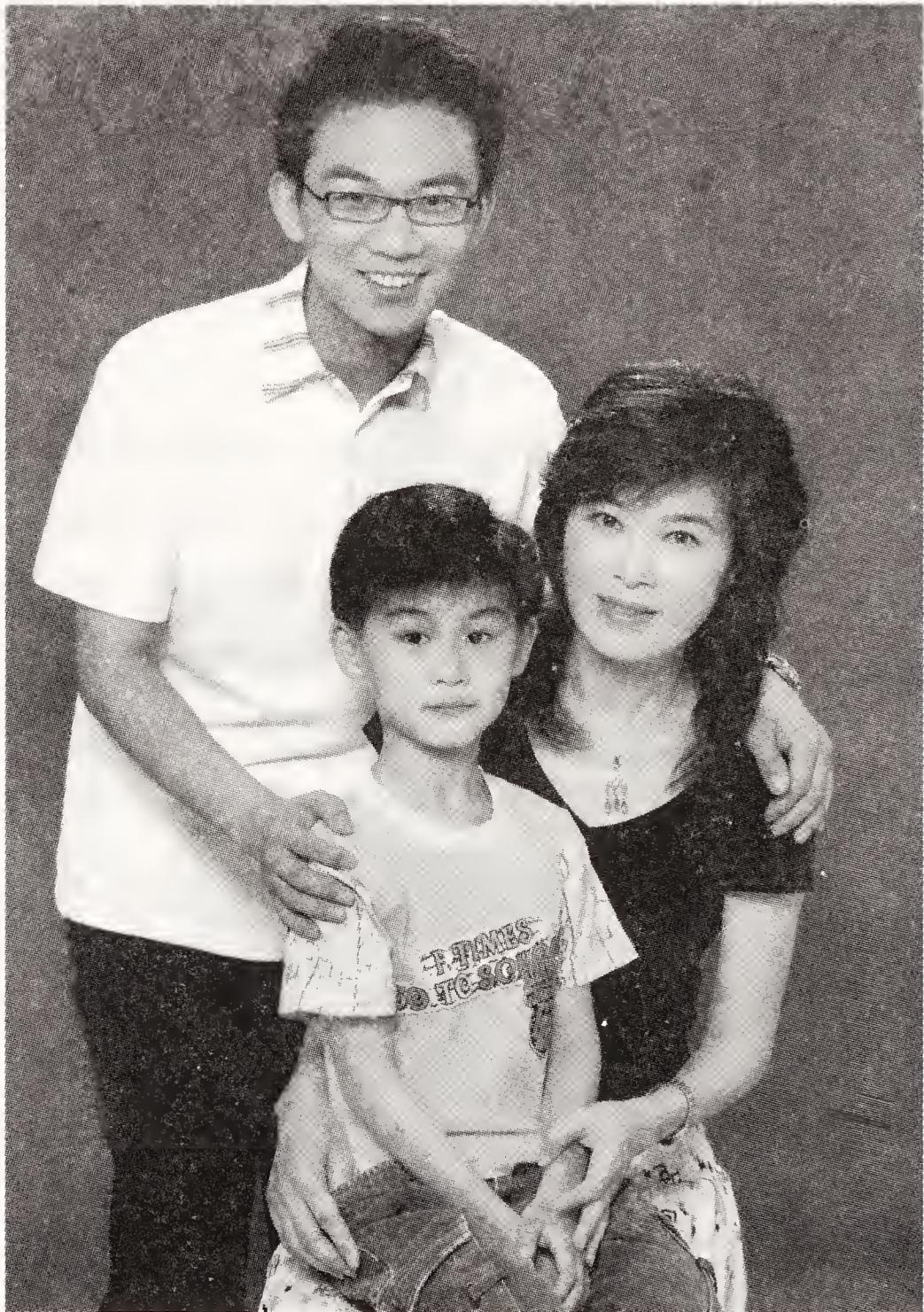
六年后，当儿子最后一次走出校门时我远远地跟在他身后，就像六年前他第一次走进这个校门时一样。我送进来一个小毛头，接回去一个大儿子，仿佛只在一瞬间。

现在回过头来看，儿子上的小学还真是一个不错的小学，坚守“快乐教学”的理念，注重素质教育，因此儿子的童年过得还算快乐轻松。但临近毕业，家长们聚集到一起，不免要谈起六年的得失，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小学的素质教育如何与小升初衔接？一时的快乐换来的是更大的快乐还是更多的纠结？回过头来选，你还会选这所学校吗？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我的回答是：一定会！

儿子在小学充分享受到了素质教育的快乐。作业基本都在6点以前完成，每天都可以去小区里踢球、捉迷藏、疯跑，在学校还选修了中医、日语、法语和理财等兴趣课，从三年级起，每个假期都会做一项小课题研究，发调查问卷、写报告、做PPT、汇报演讲，临到毕业时学校还开辟了菜地给孩子们种菜，儿子写过课本剧、当过小老师、竞选过大队委，毕业时，孩子们还拍了小电影，选出了自己的电影明星……在当今北京乃至全中国，这样的小学教育不知令多少人神往，不能不说是学校的成功、孩子的幸运！

虽然，小升初所向披靡，素质教育黯然神伤，但我相信得到的比失去的珍贵。童年只有一次，成长不能重来，值了！



拍这张照片时我刚刚跟吴萍吵过架，现在已经记不清为什么而吵了。那时候我很任性，追求完美，常常会为一些很小的事情不够尽善尽美而求全责备，但是我知道，其实吴萍已经很完美了，她是我的女神。

相携

在这异国的风景里，

陌生的街道上，

唯有我们二人心手相连，

那种感觉此生难忘！

我不露声色地把它收藏在心底，

作为我最温暖的回忆。

无法停止的想念

回到家，我是孤单一人。十多年前装修的时候，我把主卧与客卧之间的墙打掉了，变成南北通透、互连互通的两间房，我和吴萍住南向的主卧，晓雨同学住北向的客卧，中间装上一扇推拉门，方便我们照看小朋友，如果我晚回或是早起，晓雨就会抢占爸爸的床。现在，推拉门直接打开了，两个房间只有我一个人，两张床，再也没人抢，空空落落的。

空空落落的不只是空间。我拼命工作、看书、上课、做自媒体“朗读”来填满时间。一早一晚算好时差，或微信视频或 Face Time（苹果设备内置的一款视频通话软件），来缩短时空和情感的距离。当吴萍和晓雨在北京时，我从未感觉到我们之间有什么距离，直到 2013 年的 8 月，晓雨和妈妈一起开始了独在异乡为异客的生活：一个负笈游学，另一个带病休养；一个寄宿在白人家，另一个单独租房陪读。一家三口，分成三处，我们当初的决定对吗？

晓雨能适应新学校、新教学吗？能交到新朋友吗？语言和阅读量能跟得上吗？寂寞和烦闷不会自己扛着吧？我是否给他抉择的时间太短？我是否给他的压力太大？

我出生在平民家庭，家庭给予我“知识改变命运”的熏陶，身边的亲戚有不少是教师和医生，爱读书是共同的基因。“诗书传家远，忠厚继世长”是我小时候看到的最多次的春联。晓雨在我的影响下，小小年纪，就经常拿张报纸研读，学校布置的书目也不含糊，久而久之，不得不转换着捧上《小屁孩日记》与《平凡的世界》。如果延续传统的求学模式，我对晓雨一点儿都不担心，他能考个好成绩，上个好大学。现在的问题是，突然让他从全中文的环境直接切换到全英文的环境，书啃得下来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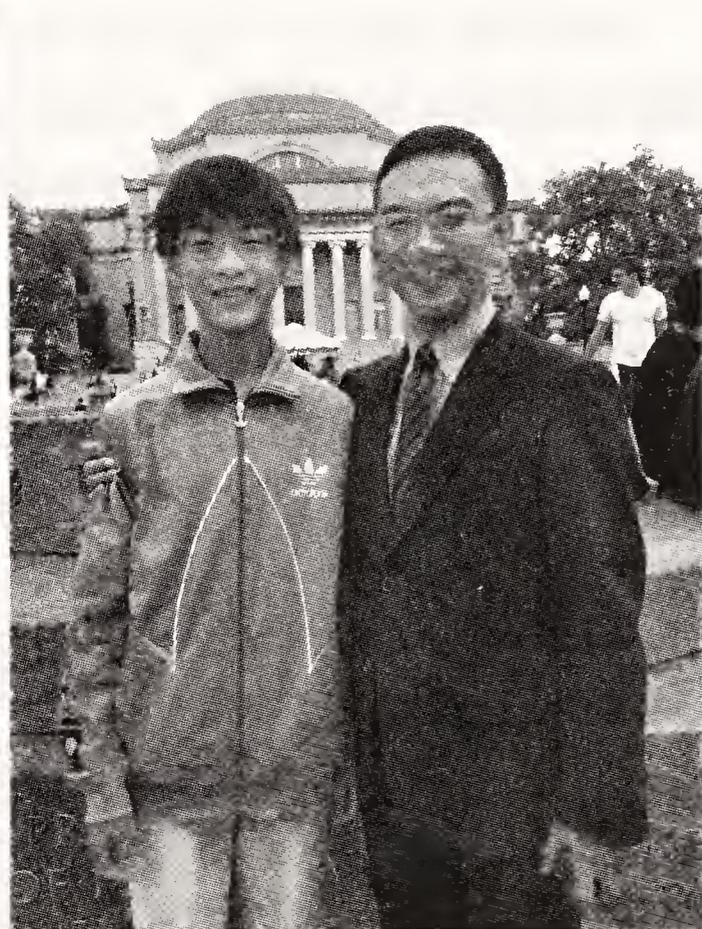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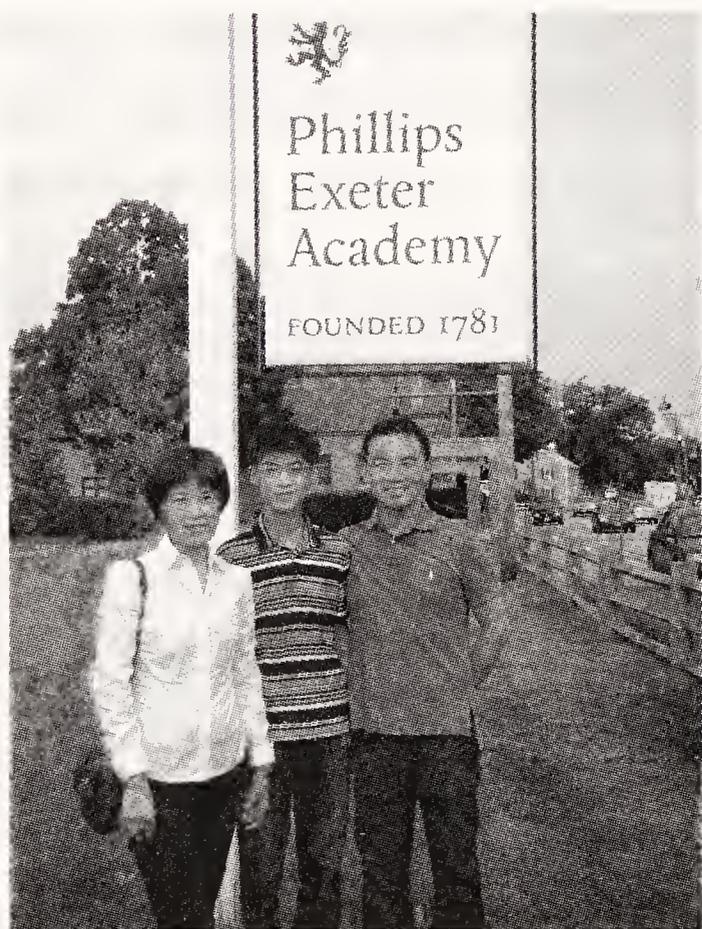


在你小时候，爸爸可以牵着你的手为你取暖，扶着你的小单车不让你摔倒。如今，你和妈妈开始了独在异乡为异客的生活，一个负笈游学，另一个带病休养，一个寄宿在陌生家庭，另一个单独租房陪读。一家三口分成了三处，爸爸的决定对吗？

我希望他未来进一所寄宿高中，享受学习的痛苦与快乐交织的过程，塑造出健康的人格与体格。在领着晓雨拜访了近十所美国寄宿高中牛校后，我的目标更明确，但我明显感受到晓雨的压力。牛校好啊，但中国大陆的孩子，申请九年级（对应我们的初三）的门槛好高，难度超过上一流大学：TOFEL 面试资格 100 分，被录取者的此项成绩基本在 105 分以上；SSAT 成绩要 90% 甚至更高；面试除了考察口语，还要现场写一篇作文；每年留给大陆孩子的床位只有五个左右。

牛校好在哪儿呢？美不胜收的环境、严苛的学术训练、音乐体育美术等专长的培养等等，不一而足。学生的睡眠时间基本是每天六小时，想成才，不耗时间、不下功夫，绝不可能。每一所牛校，启发心智的教学不可或缺，健身房、各类球场、游泳馆等都是标配，单独一栋楼做科学馆，让孩子去做实验，研究生命、物理、化学等。安多佛的教室，四面墙上都装着黑板，三面墙上的大窗透进阳光，十二个孩子和老师可以边讨论，边站起来在黑板上演算。埃克塞特五层楼高的图书楼，至少大过我上大学时南中医和广院的图书馆，十六万册图书，每天迎来一千一百个学生孜孜以求的目光。乔特中学的艺术馆和科学馆都是贝聿铭先生设计的，艺术馆里的音乐厅，不少专业团体在此出演过，硬件不亚于我们大都市里的那几家专业场馆。霍奇基斯开阔的湖面与十八洞高尔夫球场，会让人恍惚这是学校吗？当然是！劳伦斯威尔等校的高尔夫球场也同样是十八洞。格罗顿训练讲演的教堂与集中自习的大教室，还有墙外挂着的十多位美国总统的来信，三百七十个在校生的政经梦想在这里起航。米尔顿不是小常青藤，但哈佛对它的学生情有独钟。除了安多佛和埃克塞特两所菲利普斯学校学生超过一千以外，绝大多数寄宿高中都是四个年级五百多个学生。师生比例为 1 : 5 或 1 : 6。

晓雨羡慕呀！但是想考进去又谈何容易！申请九年级必须在 2014 年 1 月 15 日之前完成面试、交齐材料，几个月之内，又要适应新学校八年级的



我希望晓雨未来进一所寄宿高中，享受学习的痛苦与快乐交织的过程，塑造出健康的人格与体格，但我明显感受到晓雨的压力。

各种挑战，再去考出托福与小赛达的好成绩，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晓雨最怕我给他定指标、下任务。他嫌我烦，有意无意地躲着我。

想知道晓雨的一举一动，只能靠吴萍了，还好，吴老师坚持服用口服化疗药，在美的休养真心不错：体重增加，面色红润，化疗时掉的头发已经长出新茬儿了，“偷窥和监控”儿子之余，忙里偷闲在社区学校学起了英语。陪读日记也从流泪的落寞转入有花有草、蓝天白云、老友新朋、儿子成长、阳光灿烂。

思念是因为担心，人适应了，操着的心可以放下来。但思念并未削减，只因人心无止境，还能不能再好一些更好一些啊？

臭小子

臭小子自己悄悄注册了新的 App Store（苹果应用程序商店）的账户，于是自然而然地自己做了设置，把我和他妈妈屏蔽了。原本，我们仨共用我一个账户，iMessage（苹果公司推出的即时通信软件）互联互通，可以监控到他的动向。问他为什么这么干，他说是原来我和他妈妈只要一 Face Time，他的手机和 iPad 也马上有动静，严重干扰他的学习。理由正当，无话可说，他一下子就脱离了监管。

我想着，这臭小子，14 岁了，不愿意被父母看着，这也正常。

转念一想，不正常的是，我每天给你发微信，你怎么一次都不睬我呢?!

更不正常的是，你和妈妈在一起时，赶上我和你妈妈视频通话，手机转向你，你偏偏扭过头，自顾自地玩或是用书挡上脸。

好不容易面对面，提出我的疑问，你轻描淡写地一句：你好烦!

我就那么烦？我怎么烦了？哪儿惹着你了？

“儿子够辛苦了，你一跟他发微信，不是推荐文章和图书，就是推荐视频和电影目录，再不就是什么必背单词，他能不烦你吗?!”

“啊哦！原来如此！可是，他天天关注的 NBA 和足球，我也没什么研究，不是一个数量级呀！聊不起来呀!”

臭小子是个特要强的人，自己总给自己加压，而我如果无形中再给他一些压力，他肯定不愿理我，我只能等待他的主动。

臭小子主动和我谈学习是在他 10 岁的那年暑假，我们俩在小区散步，

他突然没头没脑地跟我说了句：斯坦福挺好的！我很诧异，小小年纪，怎么说起这么大的事儿来？紧接着，他又来了一句：上大学就得上这样的。呵呵，心够高的，我可从来没想到过你能上什么大学，健康的人格与体格最重要。那一年，他和妈妈两度路过斯坦福大学。第一次，妈妈进学校参观，小子坚决不进去，自己攒着几个小伙伴在校外边玩边等；第二回，小子蔫不唧地进去转了一大圈，一句话没说就回来了。我没想到的是，过了大半个月，臭小子突然跟我聊起了这个话题，他是查找了资料、经过了思考、沉淀了思路才跟我谈的。他是一个心事重的孩子。我希望他自信、阳光地长大，不必背负过大的压力。

我回想自己的14岁，面对一群初三复读生，我这个全年级第一名在一次考试失利后，失去了斗志、失去了信心，随后晃荡了一年的光阴。父亲找我谈过，我说我提不起精神，只想明年从头再来，父亲相对来说还算开明：“给你一年机会，但只有这一次机会，你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你可以倒下一次，但从今以后，要好好站起来！”我站起来了，我也把自己的挫败告诉过臭小子，不知他是否想着，14岁一定要超越当年的爸爸。

看着臭小子阅读英文小说，我讪讪地拿过他们老师列出的书单：“《杀死一只知更鸟》，这你已经读完了？原文？”

臭小子不屑地回道：“当然！佩服吧！中文的你读过吗？”之后狂笑不已，紧张的空气飘逸起来、松弛下来，他为他打败了爸爸而兴奋。

呵呵，虽被哂笑，却为他能获取片刻的轻松愉悦而高兴，也为他正在养成的阅读习惯而高兴。时光倒流28年，我未曾读书、学习到晚上11点，何况，我还被那么一丁点学业击垮过。

我还高兴的是，他不再本着一个虚幻的“斯坦福”的目标，而是在享受学习的快乐。

臭小子的个子也超过我了，他扔下书和我比着个儿，兴奋着。

臭小子和我一起飞美国，主动帮我把箱子放到行李架上，这是长大了。

臭小子，再怎么长大，也长不出爸爸妈妈关爱的圆圈，尽管你摆脱了电话、微信的监管。

泪水陪伴的旅程

车在纽瓦克机场3号航站楼门前停下，我急着要上厕所，因为我开回住处还需要两个多小时。

不过时间有些紧张了，他乘坐的飞机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就要登机了，路上因为导航出错我们耽搁了一些时间。待我匆匆忙忙从厕所跑回来，他已经开始下车从后备箱往外拿行李，边拿边对我说：“快，给儿子打个电话！”

我静静地听着他对着电话跟儿子道别，还没有意识到离别就在眼前。他说罢把电话递给我，说了句“我走了”，便推着行李消失在硕大的玻璃门内。

我望着他背影消失的地方愣了几秒，转身上车。然后，我的眼泪喷涌而出。

我呜呜地哭着，侧过脸盯着那几扇门，我像一个丢失了父母的孩子，哭得十分无助，透过婆娑的泪眼向内张望——也许他办完手续会出来再看我一下，也许他此时也站在门内流泪……我呜呜地哭着，不用掩饰离别的伤心，不用怕被人见笑，我用痛哭发泄我的恐惧、孤独、胆怯和委屈。我的车前站着一对美国人，他们在剧情之外讶异地看着我，但我毫无顾忌，继续呜呜地哭着。

我一度以为，我可以预见我死前所有的人生——按部就班地在北京生活，照顾孩子、照顾老公，一直到死。可是，今天，我一个人背对陌生的纽瓦克机场，面对陌生的纽约，送走丈夫，开始孑然一身、客居异乡的生

活，这是我从未料到的。由此可见，人生的变数无法预知，谁也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10 分钟后，我呜呜地哭着离开纽瓦克机场，开始了我一个人的旅程。

我不断地走错路，边走边哭，我已经分不清自己到底是伤心与老公的离别，还是自怜，或者是畏惧言语不通生活不便。只要一想到和老公分开两地、和儿子也只是遥相慰藉，我便泪水涟涟。

是啊，不是有儿子吗？我在这里不是为了陪儿子吗？如果我没有留下，儿子就会经历我此时经历的一切。想到儿子，我平静了许多。

没多久，我收到了老公的微信：“我已准备登机，你在这边少操心、多喝水，多到院子里坐坐……”

感谢这一路很堵，我走了近 3 个小时才回到住处，当我回到住处的时候，房东已经看不出我脸上的泪痕，这让我很是宽慰。

但是我的身体和心都很累，我要思考如何过接下来的日子，我的新生活是从痛哭开始的，也许多年以后回忆今天我会觉得可笑，但此时我只想闭上眼睛好好睡一觉。于是，匆匆吃了一碗面，便上床休息了。

明天，要带儿子去做来美留学的外国学生例行的体检。人生就是如此，不管你是否准备好，不管你是全身心地拥抱还是拒绝，它都按照它的节奏，不容置疑地向前走着……

入学体检，漫长等待

在美国入学，体检真的是件很麻烦的事。

出国前，新东方就已经发过来若干体检表了，说是按照上面说的，到北三环出国人员体检中心完成体检就可以了。可是，事实上，你到美国来以后，那些都不被认可，他们还是要再为你做一遍体检，要由美国医生在你的体检表上签字，我表示很愤怒。

去之前，儿子寄宿家庭的家长告诉我，会很快的，很简单，只是例行公事，也许15分钟就可以完成。但实际上，我从上午10点半出门，到晚上9点半才回到家里。美国人的例行公事完全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首先，带我们去体检的新东方美国合作机构的老师来晚了，说好了11点15分到指定的医务所，但她11点40分才到，说是女儿生病了。然后，我们又重复填写了在国内已经填过的并有国内医生签字的表格，之后，便是漫长的等待。

奇怪的是，排在我们前面的只有两个人，但我们足足等了两个钟头。医务所里的冷气开得极冷，我虽然带了条披肩去，最后还是忍不了，出去门外暖了很多次，但仍然冻得腰疼。轮到我们的时候已经是下午2点多钟了。医务室很小，10平米见方，进了医务室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慢，美国人很笨，又极认真。首先，医生检查了我们所有国内带过去的体检材料，核对每一条疫苗注射日期，并逐项输入电脑，这就耗时颇久。最后她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必须再打一针水痘疫苗。关于水痘疫苗，国内只要打一次就行，但美国必须打两针。另一项麻风腮疫苗（MMR）也是必须打两针，好在我们是齐全的，

听说国内出来的很多孩子，这两项都要补打。重点是，补打疫苗非常麻烦，必须到 Urgent Care Center（急救中心），而且费用极其昂贵，我们只打了一针水痘疫苗，是 175 美元，1000 多块人民币啊，资本主义国家也太狠了！

美国的学生体检很奇怪，会让孩子做些奇奇怪怪的动作，就好像做广播体操一样，比如让孩子平躺在床上，医生向上扳起其一条腿，然后向左向右摇摆，同时问疼吗，哪里疼。医生还会让你用一只手的中指和食指，摸到自己的鼻尖然后再追摸医生出其不意上下左右移动的手指。还有，他会让你蹲在地上向前走，然后站起来单脚跳，弯腰……诸如此类，非常烦琐复杂，我实在不知道他们是在检查什么。我们足足检查了一个小时，这其中并没有抽血、化验等项目。

一整天，真的是忍饥受冻，体检完后又开车到 40 多公里以外的 Urgent Care Center 打疫苗，又是一番核查，我们等了两个小时只为一针，这时候我不能不想起国内的好。如果在国内，打一针疫苗至少是不用等两小时的，并且是免费的；如果能每天都有蓝天，谁还会来美帝国主义国家受洋罪啊！

打道回府时已经是晚上 7 点半以后了。这时，“意外”发生了。笨老公在微信中跟我说起儿子刚刚考出的托福成绩，被儿子听到了，儿子知道自己只考了 77 分，与其预估的 90 分整整差了 13 分，擎不住了，坐在后座半天没动静，待我回头看时，他正在默默地抹眼泪。我突然很心疼，我的要强的小儿子，你还不到 14 岁，只用了两个月去攻托福，而且第一次就考了 77 分，已经很不简单了，为什么要伤心？你在妈妈心中永远都是最棒的！

送到儿子寄宿家庭门口，儿子仍然不能平静，我下车坐到儿子身边，任由他默默地哭，搂着他的肩膀，我什么话都没说，我知道，这个时候我说什么都很苍白，我的儿子跟我一样，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无以言表。哭吧，孩子，把委屈和压力都释放出来，一切会好的，妈妈一直都在！

明天，是新的一年，我们要去学校报到了，一切都是新的开始，一切都会越来越好！

注册的日子

今天是到学校注册的日子，我心里十分忐忑。

由于决定出国很仓促，儿子没有预先准备，没有托福成绩，再加上申请日期太晚，已经到了4月份，美国大部分学校新生录取工作已经结束，儿子只好矮子里拔大个儿挑选了这所学校。虽说这也是所相当不错的学校，我来到美国以后听到的都是对它的赞誉，但是，儿子来了以后，在还没有看到自己的学校之前参观了9所东部排名前十的寄宿学校，其校园之美，胜于清华北大，我不知道他看到自己的学校时会不会失望。

上午10点接了他，在寄宿家庭妈妈的陪同下来到了学校，我在儿子的脸上没有看到失望，也许他太紧张了，一个上午都没有说几句话，只是微笑着摇头点头。也难怪，周围全是金发碧眼的洋人，真是来到了别人的地盘，不紧张才怪呢！

学校对新生的接待还是蛮开放的，没有全校师生大会，没有校长对新生的训话，也不用去找班主任拜把头，学校的上课形式是走班，即没有一个叫“班级”的这个实体存在，每堂课在不同的教室上，孩子们有一个自己的小柜子存放所有的学习用具，包括书本文具等，每堂课从小柜子里取了课堂必需品到不同的教室上。儿子这学期一共有5门课：英语、科学、历史、几何、戏剧。国内的物理、生物、地理、化学等都集中在科学这门课里，体育在这五门之外，儿子这学期体育主攻足球，到了冬季就是篮球，然后春季是网球。

签到以后，学校是让孩子跟家长分开活动的。孩子们由高年级的老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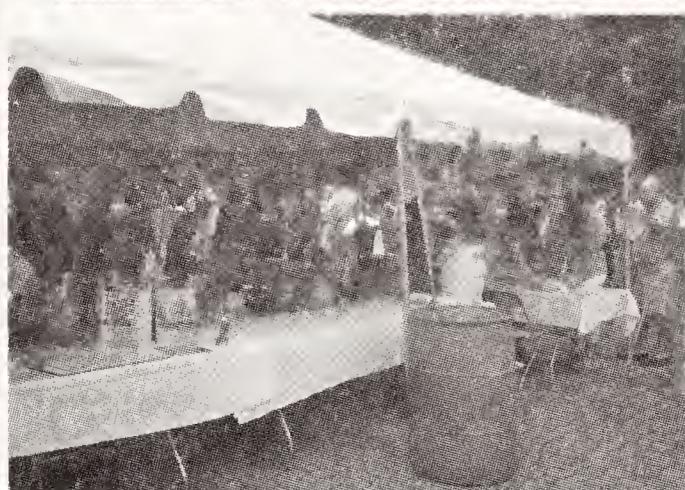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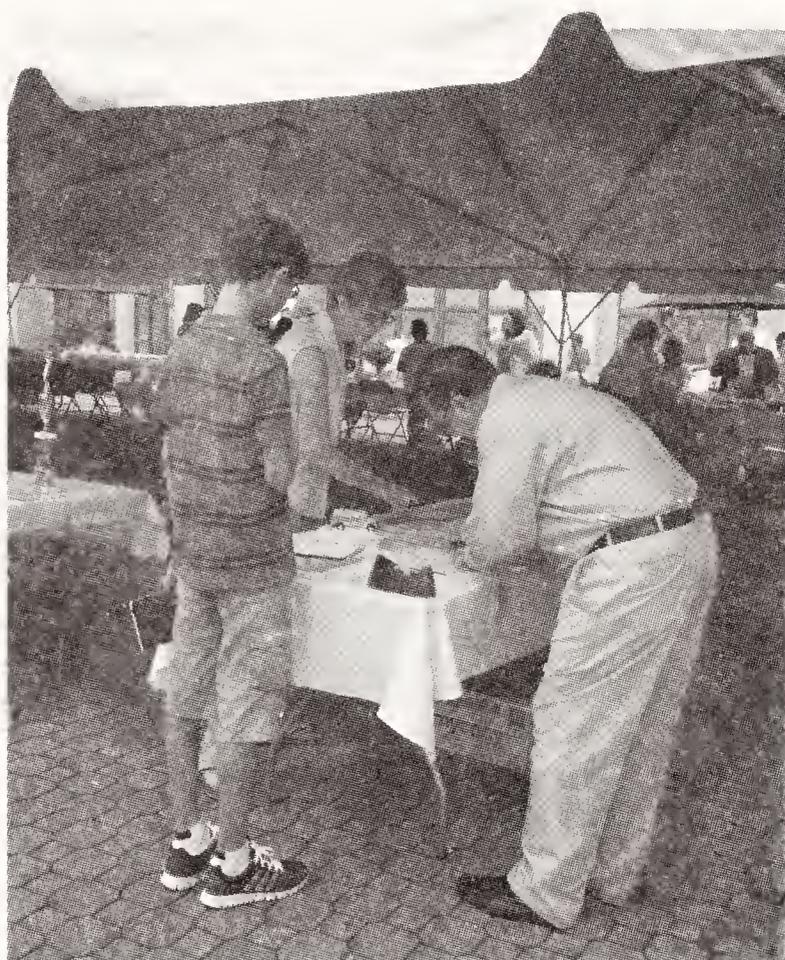
逐个引导去参观校园，到各个学科教室去认门儿，然后在操场上吃自助餐。家长们则去剧场（相当于国内学校的礼堂）集合，学校统一介绍负责各部分事宜的教师，最后是校长向家长陈述学校的历史及教学理念等，反正30分钟内，我除了 another thing、most important 等这些无关紧要的词以外，其他有实际意义的话一概听不懂，几乎要睡着了，好在有儿子的寄宿家庭家长在。之后，家长们也去操场吃自助餐，我感觉自己这个英语白痴什么也没听懂还白白蹭了一顿饭，真是捡了个大便宜！

在吃饭的时候我与儿子会合了，儿子看起来仍然是那么紧张，除了和我一个人说几句汉语外，没有跟任何人搭讪，我很理解他，面对全新的外国文化，他内心仍然在挣扎，慢慢会好的。吃饭的时候我才注意到，旁边的两桌都坐着中国家长和孩子，他们扎堆聊天，甚是热闹，只有我们，是与一群美国人坐在同一个桌子上的。

这个学校听说有十八九个 Chinese students（包括来自香港和台湾的），与儿子同在八年级的还有两个，都是男孩，来自成都。儿子见了他们，但是三个孩子只是相互打了个招呼，几乎没有交流，到国外以后，他们都变得很拘谨。下午儿子和我们一起，见了 Advisor——我理解就是辅导员，一个金发飘飘、说话和声细语的美女。

在美国的私立学校，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 Advisor，每个 Advisor 负责 10 个左右的孩子，任何事情都可以求助于她，她会在每天午饭前跟孩子们见面，询问上课情况，是否需要帮助等。如果发现孩子有任何包括心理上、生理上的问题需要家长协助，她都会给监护人打电话沟通，共同解决。Advisor 是一个一个地接见孩子的，因此，我们并不确切知道她除了我儿子以外还负责哪些孩子，是同一年级的还是不同年级的，都是国际生还是混搭，一切未知。未知也好，因为给家长的感觉是，她只属于你的孩子，这恰恰就是美国与中国的不同。

在所有的“会见”都完成了以后，儿子拿到了课程表、独立的上网密



在寄宿家庭妈妈的陪同下来到了学校，签到、参观校园、找教室。面对全新的外国文化，我知道他内心仍然在挣扎，希望慢慢都会好。

码、小柜子的密码以及一个需要购买的学习用具的清单。因为儿子基本不说话，我担心儿子没有认清路，记不得上课的教室，于是让儿子带着我将开学第一天需要上课的教室重走了一遍。路上我们遇到的所有的学校老师，不管是不是教儿子的，他们都会主动先和儿子打招呼：“Hi, how are you!”整个报到过程是令人心情愉快的过程。儿子说：“这和我们中国太不一样了，他们不是老师来找我们，而是要我们一个一个地去找老师。”任课老师是等在自己的教室与一个一个分散着前来认门的孩子见面，然后寒暄几句，多是说些宽慰鼓励的话，真的没有任何说教哦！

不过，仍然有需要投诉的。美国的不好是：学习用具太贵了！各科老师要求买的基本上都是活页夹——ring binder。一个活页夹要5美元，每一

科要3个，共四科提出了购买要求，12个活页夹共60美元，儿子心疼得要哭了，说：“早知道我就应该让爸爸寄来！”没办法，谁让儿子从小就是个抠门儿呢，在人大附中还被评为“勤俭节约标兵”呢！

儿子紧张了

美国人的长周末很多，9月的第一天是美国人的劳动节，于是这个周末就是长周末，放三天假。

当我从寄宿家庭接儿子回来度周末的时候，寄宿家庭的妈妈 Colleen 在一张纸上为我写下了若干个博物馆的名字。“你周末可以带他去，很好！”她说。

Colleen 是一个大学教授，她的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都已经大学毕业。年过半百的她穿着得体，相当优雅，对我儿子也相当体贴，特意把儿子的房间安排在她房间的对面：“这样我们可以看得到他，他一个人睡觉也不会害怕。”所以，她的话我基本上是当作“专家指导意见”的。

昨天晚上为了能让 GPS 找到这些博物馆，儿子睡着后我熬夜上网逐一搜索了详细地址并记到了手机记事本上。但是今天早晨，儿子睡得像猪一样，打都打不醒，一直到下午 1 点才睁开眼睛。房东 Ann 跟我说：“Maybe he is too nervous.” 是啊，也许他真的是太紧张了，终于跟妈妈在一起了，所以放松下来便睡得沉香。

儿子是 8 月 17 号在国内考完托福的，18 号便飞来纽约，然后马不停蹄地和爸爸一起去参观美国东北部的小常春藤寄宿高中，一直到 23 号被我送到寄宿家庭。虽说当初在面试学校时他的口语表现得相当出色，以至于被我封为面试高手，所有面试的学校都给了他 offer，但到了美国以后他却表现得十分怪异。在参观学校的群体活动中他基本不说话，却在 Suffield Academy（萨菲尔德中学）中学预面试时侃侃而谈，以至于对方向他伸出橄榄



Colleen 是一个大学教授，她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都已经大学毕业。年过半百的她穿着得体，相当优雅，对我儿子也相当体贴。

枝，约他夏季参加 Suffield Academy 的 Summer school（暑期学校）；到了寄宿家庭，他跟家里的女主人、男主人及家里的女婿都交谈甚欢，还教人家怎么用微信，但跟家里的女儿却只有点头和摇头；他时不时地嘲笑我的英文发音很烂，但只要和我在一起，他就变成了哑巴，在我的家里他一句话也不说，以至于我的房东今天主动向我提出要为我儿子办个 party，让他邀请同学一起来，以减轻他的“nervous”。

nervous，这个词我终于铭记在心了。我第一次去寄宿家庭接儿子，Colleen 就告诉我儿子有一点儿 nervous；我们去学校报到时，老师又问我的儿子“Are you nervous?”；回到我的家里，房东 Ann 又一次用了这个词。

我很小心地对待我这个很 nervous 的儿子。其实我自己也很 nervous，见

他不张嘴说话内心很是着急，但又怕触痛他的自尊不敢提意见，只好跟自己说：“要多给他一些时间！”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这个 nervous 的儿子才会张嘴说话，我了解了这里其他一些小留学生的表现，据说大部分也都是这样。我知道那是一道坎，要跨过去很难。从某种角度而言，把一个孩子扔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种族群中，是一件相当残酷的事，他们不像我们大人，我们可以有意识地去结交朋友，但他们不能，他们需要树立自信，突破自我。就像小婴儿学说话一样，婴儿首先是什么都听得明白但就是不说，直到有一天突破了自己的心理防线他们才会张嘴。好吧，加油，儿子！

那么，今天，由于儿子的 nervous，我们哪个博物馆也没去成，傍晚时分，我开车带着儿子去城外的海边兜风。那是一片原始的海滩，没有游人，到处是被海浪打在岸边的贝壳，以及晶莹剔透的卵石，海鸥在岸边踱步，夕阳照得岸边的岩石熠熠生辉。儿子到了海边便露了原形，在岸边挑选各种形状的石头向海里投，一边投一边自己笑弯了腰。我看着他被夕阳映着的小脸，内心默默地祈祷，但愿他的 nervous 早日消失。

儿子建议我赊账

在美国，想认识个把中国人貌似很容易。

我来之前非常发愁，在我住处方圆 70 公里我没有一个认识的人，更不用说是朋友。“我该怎么过日子呀！”像我这样一个非得和朋友扎堆才能生存的人，一想到老公做这样一个决定，替儿子选择了这样一个位置的学校，我就心生怨气。是流放我吗？把我扔到一个鸟不拉屎荒无同类的地方？！

因此我胆怯、恐惧，又羞于说出口，所以我一直 nervous 着。

后来发现，方圆 70 公里在美国真不是有多远，开车半个多小时就到了。在美国真是练车速啊，大家都 100 多迈开着，拐弯时脚下油门儿毫不迟疑，刚开始我直哆嗦，拐一个弯出一手心汗，因为你不能慢，慢了后边的车会追你。现在，我开得那叫一个爽啊！

而且，在美国，中国人结识中国人并不难。

第一天，我和陪我来的好友 Isa 去中餐馆吃饭，便和邻桌的一对夫妇看对了眼儿，他们是北京人，来美国已经 20 多年了，是南康州大学的教授；隔几天，我和老公一起再去这家餐馆吃饭，居然被已经移民这里 16 年的梅认出了老公，一聊才知道，她和我是老乡，她的老公和我的老公是老乡，这也算是一种缘分吧，于是互留电话，交上了朋友。今天，她邀请我带着儿子去她家里参加她耶鲁大学同事的聚会，于是，我又混进了耶鲁帮。

总结经验：中餐馆是个好地方，一个好的中餐馆，方圆 100 里都有中国人来吃饭，在那里，你一下子就可以找到组织！

对我和儿子来讲，到美国人家里参加 Party 很新奇。儿子现在正有点自

闭，我得带他出去看世界才行。我身心愉悦地开着车，儿子在后座上叨叨咕咕地背英文单词，间或还会跟我聊两句篮球，虽然我不懂，但那一刻仍然让我觉得温馨幸福。

但美国人的 Party 和我们中国的请客吃饭可不一样，人家在写邀请信给你的时候就会说，*You are welcome to bring potluck.*——欢迎你带餐前来，而且你带的餐还可以是复数。我没有条件做菜，于是我决定去餐馆打包一个。但到了餐馆才发现，因为出门时太 *nervous*，居然没带钱包，这下糗大了！回去吧，已然是来不及了，不回去又该怎么办呢？还是儿子聪明，他建议我去赊账。赊账这件事我只在小说里见过，这辈子都还没有实践过啊。不过情急之下也顾不得那么多了，结果餐馆老板非常爽快：“没问题，你也不用来送钱，只要今晚回家打电话把你的信用卡卡号告诉我就行了。”真没想到，我到了美国连赊账这事都干了。

开车 20 公里到了梅的家。这是一个独栋的小楼，地上两层、地下一层，一楼是客厅、餐厅、厨房、衣帽间等，二楼是四间卧室一间书房，地下一层基本闲置，支了一个乒乓球案子在里边。开发商提供的内部装修很精致，干干净净的白色木质。这样一幢房子在美国属于中等稍好水平，加上前后院草坪，占地面积 1000 多平米，房子的使用面积有 500 平米左右（不算地下一层），崭新的房子售价 54 万美元，对比北京的房价，真是令人唏嘘不已。

因为梅是用英文写的邀请信，我还以为到场的一定会有美国人，其实，一个美国人也没有。不对，我们可以换一种说法，来的全是黄种美国人。他们多是移民美国十几二十年的中国人，基本都在耶鲁医学院做教授。他们当中很多人已经与中国断绝了联系，不过互联网太发达了，他们仍然热衷于谈论中国的政治，包括薄案。他们对中国当今的政治形势并不反感，但对环境及教育却颇有微词。客人当中有两三个和儿子差不多年纪的孩子，但是，儿子仍然自闭着，没跟他们有多少交流，可能是因为那些孩子虽长

着中国人的脸，但中文很差，或者根本就不会说中文。他们都在公立学校读书，与儿子这个来自中国读私立学校的学生好像也没什么共同语言。

Party 并不像想象的那样觥筹交错，女主人亲自做了三五道菜，加上大家带来的各式菜肴倒也颇显丰盛，大家只是三五成群地闲聊着，品着红酒和鸡尾酒，间或还有人卡拉 OK 两嗓子，很随意温馨。这些华裔美国人对我相当热情，纷纷留下电话，希望能够帮上我。但不知为什么，我居然产生了一个很奇怪的念头：

十年以后，我的儿子会成为什么样子呢？

想 家

“他们都在赶暑假作业呢！”

“他们要开学了！”

“他们明天就开学了！”

“对啊，明天是周日，他们为什么周日开学啊？”

“其实我们班足球真不行。”

“我们班篮球还不错，尤其是女生！”

“也许我圣诞节可以做外援呢，我打篮球还不错吧。”

“没有人跟我侃足球了。”

“我写在班级邮箱里的东西他们都没看！”

“没人理我！”

“哈哈，他们今天都开学了！”

……

这几天，儿子不停地在我耳边唠叨这些，经常是玩着玩着就冒出一句，背着背着单词又冒出一句，走着走着路也会冒出一句，逛着逛着超市，吃着吃着饭……随时随地冒出这些，像是跟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

我说：“儿子，是不是想同学了？”

“还行吧。”他漫不经心地回答。但我知道，他心里一定特别地想。

出国前我跟儿子说，我们请你的同学吃饭吧，你要和他们分开了，聚聚。儿子却很懵懂：“不用啊，又不是不见面了。”可是今天，我知道他一定有些后悔，他的思念藏不住。

越是要开学，越是要面对异族同学，他越是想念人大附中。

“儿子，开学你紧张吗？”

“还行吧。”

“害怕和美国同学见面吗？”

“还行吧。”

无论你问什么，儿子都会回答“还行吧”。通常，否定时他会说“不”，肯定时他才会说“还行吧”。

儿子的寄宿家庭离学校有点儿远，需要坐校车。每天早晨7点10分，寄宿家庭的家长开车把他送到学校的班车站，坐班车15—20分钟才能到学校。下午3点45分，寄宿家庭家长再去班车站把他接回家。一个班车上也就十几个孩子，班车上的老师会注意孩子是否到齐。万一家长没有按时到班车站接孩子，只要提前几分钟打个电话，班车司机就会把孩子一直送到家里。这一点还是让人颇感安全的。在美国，孩子就是天，人人都会把孩子放在第一位去尊重和照顾，这里的“孩子”不是指自己的孩子，是指大家的孩子。在这里，不能想象有人会去偷孩子，会去挖孩子的眼睛。（不说了，这样有些崇洋的嫌疑，对不起。）

明天儿子就正式开学了，他突然很茫然地对我说：“我不记得在哪里吃午饭了。”足见他有多紧张。他的身体在经历美国学校的开学，他的心在经历人大附中的开学，我真的觉得他好辛苦。

同样辛苦的还有我的心，和我的思念。

每天早晨睁开眼第一件事就是看微信有没有人跟我说话。因为心里惦记着这个，所以无论睡得多晚，8点钟以前一定会睁眼，否则你们就都入睡了。

今早，老公在微信上发了一张他躺在北京家里床上的照片给我，又看得我泪奔了，我跟老公说：“好想跟你在一起！”

日子仿佛钟摆，静静地左右摆动，我听见它的脚步，在我耳边嘀嗒滑过，我必须得去追赶它，否则我要被落下了……

儿子，把不适锁在心里

今天是开学第一天，早起居然下雨了，新雨后的草坪格外清新养眼，空气湿湿的，一点儿也不像北京的雨天那么泥泞而令人讨厌。但我无心赏景，心里惦记着儿子：有没有被雨淋着？是否记得带雨衣（我来前只在他的行李箱里装了雨衣而没有装伞）？下雨天会影响他的心情吗？Colleen 早晨送他去校车站还及时吧？唉，我真的是老了，絮叨得令自己生厌。儿子都这么大了，这点儿事哪还用我操心啊！

房东 Ann 和我一样神经兮兮的，她的儿子已经上大三了，昨天离开家去学校，晚上 5 点半我带着儿子从外面回来时，她居然锁了门，搞得我以为她不在家里呢。后来她还特意下楼来嘱咐我：“孩子们都上学了，你一会儿送 Adam 走时一定要锁上门哈。”这太让我意外了，因为就在前一天晚饭后她带着我和儿子去冰激凌店，要步行 5 分钟，我要锁门时她还说“不用，这里很安全！”足见离开孩子的母亲有多可怜，连安全感都没了！

偌大的房子只有我和 Ann，她住二楼我住一楼，房子静得让人心慌，一对可怜的母亲惺惺相惜。

我等着儿子放学以后的电话。

我希望他一切都好。

昨天下午，为了让儿子开学第一天能放松些，我开车带着他到学校周围熟悉环境。到了学校，我建议儿子把后备箱里买好的文具送到他的小柜子里去，儿子强烈反对：“没开学我不去！”他坐在车里连车门都不开。我说：“我们在校园里转转，注册那天你没有看全。”“不去！”他怒气冲天。



开车带着儿子到学校前面的山上兜风，这是一个不算高的小山，植被郁郁葱葱，开车仿佛驰行于森林中。车开到山顶可以看到耶鲁大学整个校区，山脚下是一汪碧池。儿子的小脸渐渐的云开雾散了。

我更加愤怒，嘴上训斥他但心里却怜惜他，他得有多紧张才不愿意下车啊！

“要体谅他！要多给他时间！”我在心里对自己说。然后，我开车带着他到学校前面的山上兜风去了。

这是一个不算高的小山，名字叫 East Rock，植被郁郁葱葱，开车仿佛驰行于大森林中。山路修得极好，好过美国所有高速公路，平缓顺滑。车开到山顶可以看到 New Haven（纽黑文）城市全景，包括耶鲁大学整个校区，山脚下是一汪碧池。到了山顶，儿子的小脸就云开雾散，掏出手机拍全景照片。山顶的草坪青翠怡人，上面支着几个公共烧烤架，一群黑人正在烧烤。还有一个尖塔，塔顶上的塑像酷似自由女神，也许是南北战争时留下的什么纪念。

看到美景后儿子复原了，他笑呵呵地东跑西颠找回了孩子模样，我看

着他，欣赏着他，爱着他！

一整天是漫长的等待，我在家里煲鸡汤来消磨时光。下午4点，儿子打来电话。

“还行吧，我还能忍受！”语调并不沉闷，我的一颗心放下许多，尽管我知道我的儿子一定把很多辛苦自己扛在心里了。

儿子告诉我，数学是最没问题的，完全听得懂，一方面因为讲的内容很简单，另一方面数学老师说话慢；英语也可以听得懂，“因为英语老师说话也比较慢”；戏剧因为主要是表演及游戏，所以还能对付；但是历史和科学就不行了，“基本听不懂他们说什么”。

“寂寞吗？”

“还行。”

“会觉得孤独吗？”

“不会，还能忍受。”

“有交朋友吗？”

“只说了几句话，还没交朋友。”

儿子说，八年级的其他两个中国孩子并不跟他上同样的课，所以他会尽快交个朋友，这样就没问题了。另外，老师还留了家庭作业，英语是写暑假学校留的文学作品读后感，有《麦田守望者》等等，因为儿子没有读，所以老师让他随便写点东西；科学也是要读一篇文章，儿子还没弄懂是什么；历史则在网上完成一个表格，不知道是关于什么的，儿子需要查下字典才能弄明白；数学要做题喽，“简单”！

午餐也还好，品种很多，儿子吃了鸡块、米饭、豆子、巧克力牛奶等，不过因为吃得早，回到家里就饿了，Colleen正在为他做吃的。

第一天还算顺利，已经傍晚时分了，雨过天晴，青草在斜阳之下泛着嫩黄色的柔光，像我内心萌生的希望。我独坐庭前，面对无尽的花香，享受北大西洋吹来的轻风拂面，期待着明天更美好。

吃在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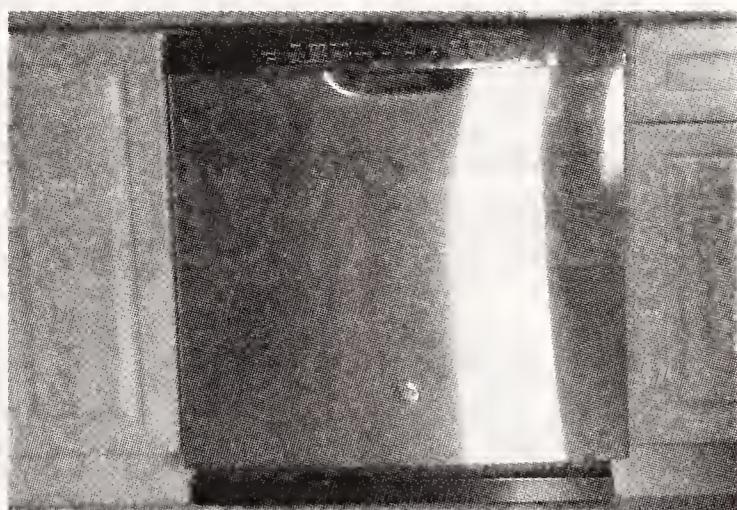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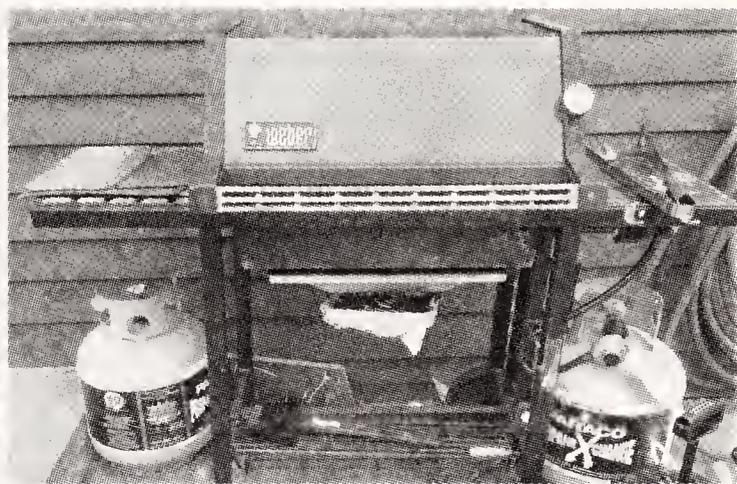
很多朋友都在关心我在美国怎么解决吃饭问题，到了美国会不会天天汉堡包果腹、奶油充饥、吃得自己变成发面馒头啊？

其实，在美国吃中餐很容易。

首先，中国人超市、韩国人超市很容易找到，不说每个城市都有，但是方圆 10 公里以内一定有。里边卖的东西比国内还齐全，油盐酱醋茶，胡椒粉、孜然粉、花椒大料、咸菜豆浆方便面、煎饼鸡蛋豆沙包……应有尽有，连老干妈辣酱及臭豆腐都有，而且保证质量。其中的产品大多是香港或台湾制造，我一来就去买回一大车。在美国逛中国人超市，你一定会萌生一种冲动——叫其他人都来，多生孩子，把美国变成我们的！

美国的其他城市我不知道，在纽约、波士顿等东部城市，房子里是标配四头燃气灶的，而且家家都有超大电烤箱，我的房东还有室外燃气烧烤炉。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的厨房是开放式厨房，油烟太大了不行。但这会逼着你吃得更健康：蔬菜就不要炒了，生吃或用水焯一下拌着吃；肉可以用烤箱烤后蘸汁或炖着吃。我还买了一个台湾产的蒸锅，可以蒸米饭、可以炖汤、可以卤肉、可以炖排骨。超市里买回的蔬菜也都被伺候得非常干净，不用洗直接吃都行（当然我还是要洗一下的）。

美国人很懒，他们有大批的半成品，诸如比萨、牛排等，我买回家，比萨放到电烤箱里十几分钟就好，牛排放到室外的燃气烤箱里每面 2 分钟，四五分钟搞定，而且鲜嫩可口。再在燃气灶上做个西红柿蔬菜汤，加俩中国超市买回来的小菜，儿子吃得倍儿香！我一个人的时候也不会太将就，



在纽约、波士顿等美国东部城市，四头燃气灶、洗碗机是标配，而且家家都有超大电烤箱，我的房东还有室外燃气烧烤炉。值得一提的是，洗碗机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好了。



在美国生活，吃不是问题。蔬菜就不要炒了，生吃或用水焯一下拌着吃；肉可以用烤箱烤后蘸汁或炖着吃。我还买了一个台湾产的蒸锅，可以蒸米饭、炖汤、卤肉。

要么大虾煮面，要么枸杞八宝粥配一大盘蔬菜水果（当然有干粮），间或还搞个红焖肉什么的，吃得很是舒服。

中餐馆在美国已然到处都是了，不知道是谁说的，“凡是有人喘气儿的地方都会有中国人开餐馆”。有的中餐馆做得很地道，完全不是我们来旅游时导游带着我们吃的那种馆子。此外，日餐店也很普及，关键是，基本上我视力范围内所有的日餐店都是中国人开的，以福建人居多，福建人真能干！他们做的日餐也很接近中国人的口味，好吃！

对了，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人家里标配洗碗机，我觉得洗碗机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好了，在国内你要是做几个菜请个客，光洗碗就能累死个人，更不用说要在你家办个二三十人的 Party。而在这里，你用过的碗可以放到洗碗机里攒一天，每天一洗，锅碗瓢盆，无所不能洗，整个厨房干干净净的。（我敢说，美国人喜欢在自己家里办 Party，就是因为他们家里有洗碗机！）

试想一下，你吃得好，眼里有绿草有蓝天，室内一周不打扫仍然纤尘不染，你还想要什么呢？美国人太会爱自己了，他们把自己的环境保护得超一流，然后去其他国家进口原油、纸张、木材、塑料制品、电脑及电脑配件、农产品……他们的环境是不是我们替他们保护的呢？

说远了，再回来说吃吧。

总而言之，在美国生活，吃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希望“人以类聚”，我们的同类都在中国。

租车还是买车

今天是忙碌的一天。

因为我租的车这个周末就要到期了，我正在考虑是继续租一辆车还是干脆买一辆二手的。我的房东帮我咨询相关车行及保险公司，如我这样一个持有中国驾照、旅游签证的外国人能否在美国买车，我自己也打电话，向我那些刚刚结识的耶鲁朋友寻求帮助。N多电话N多个人以后，还是没有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不过，初步的结论是“**Yes**”，明早8点还要再打电话给类似交管局一样的机构最后核实一下。

既然初步是**Yes**了，那么，整个一个下午，房东都开着车带着我到二手车行看车、试车。

美国的二手车中，美国自产的比较便宜，英里数10万左右的2002年或2003年的车，车况完好者4500美元左右，加上税6.35%和半年保险500美元左右总价大约5300美元；日本产的车要贵一些，大约要10000美元，加上税6.35%及保险500美元可能要将近12000美元；如果买一辆日本产的新车，RAV4，连车带税是29000美元。我只打算买个便宜点儿的二手车，房东说，等到我离开美国的时候，基本上还可以以同样的价格再卖出去，这要比租一辆车划算多了。

因为我满脑子都是车，所以几乎把儿子忘记了。

到了下午4点半，突然想起来儿子已经放学一个多小时了，应该有电话来才对。于是打过去，儿子说：“我还没到家呢，因为我错过了校车。”

我一下子就着急起来：“那你现在在哪儿呢？需要妈妈接吗？”



租的车就要到期了，我在考虑是继续租一辆车还是干脆买一辆二手车，在康州这样的地方，若没有车实在是太不方便了。

“我在回家的路上，我们学校另外一个老师正在开车送我回家。”

“哦，你怕了吗？”

“没有。”

原来，儿子放学前最后一节课是体育，体育课要坐5分钟校车到学校的体育馆区上。放学的时候，校车就会直接在体育馆区那边接了孩子回家。

儿子不知道，下了体育课后还是先乘校车回校区了。后来他发现自己错了，便去找老师寻求帮助了。一切都还好，他讲这个过程的时候自己笑出了声。

这也算是一个很有趣的回忆，它让今天与众不同。

更让人高兴的是，儿子说，他已经交了一个朋友，名字叫内特。内特是一个稍胖的美国孩子，“他足球踢得不够好，没有人愿意跟他玩儿，于是我跟他玩儿”。

我很欣慰，儿子懂得如何获得友谊——友谊就是你给予那个人他所需要的。

竟然可以这样上课

今天是犹太人节，学校里放假。

我等不及了想见儿子。

正好儿子说需要买足球衣及足球鞋，我便有借口去寄宿家庭接儿子。接的时候儿子还老大不情愿：“我每到休息日就跟你走了！”我知道他不是真的不乐意，只是担心这样会让寄宿家庭误会他想妈妈。臭小子，可要面子了呢！

一路上，儿子的话匣子打开了，讲了好多他在学校里觉得新鲜的事情。

幽默的数学老师

数学课儿子最喜欢，不只是因为内容相对简单，还因为这个老师很幽默。搞笑的是，这个数学老师是塞尔维亚人。“口音很重，凡是有 r 的音她都发得突噜突噜的。”儿子一边说一边乐。

“那你还听得懂？”

“对，就是外国人说英语才容易听懂，因为他们说得慢。”这一点我也有同感，所以我和儿子相视大笑。

儿子说，数学老师可会逗同学们开心了。昨天他们学习在两个相交的平面上画一个点，请一个同学到黑板前画，这个同学画了两个很大的相交面，画点时就画了一个很大的圈再涂成实心的，老师说了：“你画的那是点

吗？我看是个球！”同学们哄笑。那孩子赶紧擦了，用粉笔尖点了一个点，老师又说了：“你有画吗？我什么也没看见！”那孩子又擦，直到在黑板上点了个适中的点才作罢。我能想象那个场面，大家都盯着黑板上的那个点，我想，那可能是老师那堂课要讲的重点。

数学留作业，要画很多图，儿子自然像在国内一样，用尺子画得干净笔直，但老师不喜欢，她告诉儿子，以后画图不要用尺子，只用手画就可以了——“用手画才自由！”这很是让我震惊，美国学校的老师是如此害怕能够束缚孩子的东西，连尺子也不例外。儿子说，可能以后画圆也要用手画了。

历史课不只是历史

历史对于儿子来讲恐怕是最难懂的，不仅是语言问题，还有很多语言之外的东西。

第一天上历史课，老师留一张表格作业让大家填 YES or NO。儿子说，几十个问题他只有十几个回答 YES，其他都是 NO，诸如“你是否向政府部门提过建议”“你了解竞选吗”等问题，儿子根本不知其所云。

也许在美国，像儿子这样十三四岁的孩子，早就应该有参政议政意识了？反正在中国，不可能向孩子们提这些问题。

科学课出了难题

科学课，本来以为会上物理、化学的，结果，是圆桌讨论。昨天讨论的议题是关于垃圾回收利用问题。

老师给一张表格，上面列出美国社会目前各种垃圾回收利用数据，让孩子们分组讨论如何提升回收利用效能。其中有一项——高密度聚乙烯饮料瓶的回收利用率是 20%，为所列项中回收利用率最小的，问：是否可以提升，你有什么办法？儿子被问住了：“我想不出有什么办法，以前没想过。”

如此看来，美国的学校教育真的跟社会生活、社会发展联系紧密，这一点我个人非常赞同。孩子们在学校应该得到的，不仅是既有知识的传承，还应该有改造世界、改进社会的方式和方法。

儿子写给同学的信

儿子来美国以后，会在他人人大附中的班级邮箱里和他国内的同学交流，发些照片和文字给他们，但大多很简短，而且经常抱怨“没有人理他”。开学第一天他也发了一个感受到邮箱，其中说到“我快崩溃了，老师说话太快，我有两科听不懂”，后来他的另一个即将赴加拿大留学的同学回复说：“我很怕会落到你的境地。”结果，两天以后，儿子便写了这封长信。我看了之后很欣慰，儿子真的长大了，转到这里给大家看看小留学生的第一手感受。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现在居然大部分都能听得懂了!!!!!!!!!!!!!! 可能戏剧还会稍微有点难，美国的学生上课都特别活跃。戏剧其实就是玩。当然也会有成绩什么的。我现在还没有真正地交到朋友，但已经和一些人熟一点了。我发现一个特别奇特的事儿，他们把全等符号上面的那个s反过来写，懂啥意思吧。我问过数学老师，他居然说正着反着都一样，他们就是这样，上课都比较自由。老班长是你说害怕会有和我一样的感觉吗？没事儿。加拿大应该也有 Advisor 吧，他会询问你的感觉，诸如有没有觉得老师说话快什么的，你就告诉他你真实的感觉，然后他就会请其他老师说话速度慢点儿，没几天你就会适应的。第一天谁都会不适应，不管在哪儿。就算第一天在人大附中不也一样么？老外都很热情。即便像我也没什么，我的崩溃是我觉得我口语忒差，听得懂等自己说的时候就开始磕巴。他们这里作业一

点都不算少，几乎每科每天都有，包括历史、科学，但是他们上学时间短而且还有自习，所以作业不是什么问题。

我很抱歉我没有 QQ 号，但是希望大家加我微信。但是不要在你们上学期间发。1. 我在睡觉；2. 这会影影响你们学习（还想不想有好成绩了!!!!）！开个玩笑。

哈哈，我能用 Facebook 和 YouTube!!!!!!! 你们不能!!!!!!

我的房东 Ann

如果你早上一睁眼，就听到一个大嗓门儿的女声在打电话，你来我往，久久不放，那一定是我的房东在谈业务。

如果你一走出卧室，就看到一个金发女郎，左右手拎着十几个装得满满的超市塑料口袋往冰箱里狂塞，那一定就是我的房东，刚去 Stop&Shop 采买回来。

如果午餐时分，你听不到任何声音，走到餐厅，竟然在角落里发现一个大个子女人悄无声息地坐在那里吃着自制汉堡，呵呵，那就是我的房东啊。

其实，我本没有打算这么早就推出我的房东，我想多攒些她的故事再说，但是这两天，她实在让我太感动了，给我当司机、帮我咨询租车买车事宜，还要帮我给儿子开 Party……让我不得不写她。

Ann 说：“我喜欢结识不同的人，就像读不同的书。”

今天是周末，儿子没有到我这里来，吃罢早餐无事可做，见外面阳光明媚，便坐在庭前晒太阳。中午时分，打完网球的 Ann 回来了，她去屋里取了一个西红柿卷，也来加入我的阳光行动。

没多久，庭院右边那棵高大的银杏树便遮住了我们的阳光，Ann 于是搬着椅子挪到草地中央去了，我也跟着挪过去。两个女人躺在蓝天碧草中间，听由微风吹得树叶在耳边沙沙作响。

我感叹：“好蓝的天啊！”



遇到 Ann 是我的幸运，她一直在用她的爱和温暖，点缀我的生活。

Ann 附和：“是啊，好蓝的天！”

我说：“我所有的中国朋友现在都进入梦乡了！”

Ann 说：“是啊，只有美国朋友我还和你在一起！”

我们俩相视而笑。有那么一瞬间，我突然觉得时光停滞了、风停滞了、周围的景色停滞了，阳光暖暖地照在我的身上，大树在绿草上投下斑驳的影子，周围安静至极，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走进了画里。

过了一会儿，Ann 突然说：“萍，你想不想换一下你房间的鲜花？”她指着不远处花丛中绽放得恰到好处的一朵血色菊花说：“换那个吧！”我兴高采烈地回房子里取剪刀。

Ann 仍然躺在椅子上看着我：“今天你可以插橘色的、红色的和黄色的，下一次你就插紫色的、白色的和绿色的。”她笑着，金发在风中一飘一飘的，映得她一脸高贵。

我在花丛中忙碌着，一时间有些思绪错乱，仿佛我在过着别人的生活。

Ann 的确是一个好房东。

我在 Airbnb（美国某旅行房屋租赁社区）网站上第一次看到她的照片，就感觉好像是哪里见过她，后来发现，她就是那种在美剧里经常出现的典型美国女强人。照片上的她身着银灰色西服套裙，白色衬衫一尘不染，两只手臂环抱在一起，很职业、很干练，站在那里看着我笑。重点是，她脸上的笑非常大气、非常灿烂、非常温暖，我就是被那种笑吸引成她的房客的。

我在她身上练习英语口语、在她身上学习了解美国习俗，并且在她身上收获美国式的友谊。

初来乍到时，我觉得她实在精明得很。我在纽约想要和她核对一下入住时间，因为不懂怎么用国内电话打美国手机，一直联系不上她。不得已，我写邮件告诉她我的电话号码，希望她打过来，但她仍然只写邮件，并一再

让我找人问如何给她打电话。我当时在想，这一定是个抠门儿怪异的房东。

入住十几天以后，我们已经有些熟络了。一天晚上，儿子在我这里吃饭。Ann说：“吃完饭我们一起去吃冰激凌好吗？散步过去，只有五分钟。”我和儿子欣然答应。出门的时候，我特意揣好了钱，想着我们是两个人，应该请她吃才对。结果刚一出门，Ann便问我：“你有带钱吗？”结果可想而知，我们AA制，各自结了各自的账。只有3块钱啊，我想帮她结都没好意思。

但是，Ann真的不是小气鬼。我租的车要到离家30公里远的地方取车和还车，Ann都是主动陪我去的；后来听说我想买车，她还主动带着我到处看车，并且到交管局咨询，一陪就是一整天，她说，那个交管局因为排队太久她很怕去，除了给她自己办驾照，她只陪她儿子一起去过；得知我是旅游签证不能在美国买车，她还做出令我震惊的决定：要以她的名义买车给我开！（尽管此事后来她又反悔了，但我仍然非常感动。）

有一次我们闲聊，说到我其实是个病人，她的眼圈立刻红了。我说：“Ann，你不会是可怜我了吧？我可不需要！你看我一切都好，不说你根本什么都没看出来！”她赶紧说：“没有，因为我的妈妈就是和你一样的病去世的，你让我想起了她。我希望你在这里能快乐！”从那以后，每天早晨她都会关切地问我：“你好吗？睡得好吗？”

孩子们都上学了以后，这个房子里只有我和她，这让两个妈妈产生了相依为命的感觉。于是，她开始和我谈她自己的故事。她是一个单亲母亲，10年前，她的老公“和别的女人睡在了一起”，她离婚了，独自带大了两个十几岁的男孩儿。如今那个男人又结婚了，却不愿意按当初的约定支付孩子们的学费（原来美国也有这么无赖的男人），因此，她不愿意再看见他，如今他们互不往来。

Ann是当地一个男装品牌的销售，大部分工作在网上完成。所以，每天

早上我一起床，就会听到她在电话里大谈业务，这使得这栋房子充满正能量——瞧，我们是有事情做的女人！这比两个家庭妇女感觉上要好多了。

相处二十多天，我像依赖一位姐姐一样依赖于她。她是一个热情如火的女人，任何事情都乐于替你出谋划策，这让我觉得很省心，我是不是很有幸运呢？

今天晚上，Ann 知道我没车，约我和她一起去逛鞋店，然后一起去吃日本寿司。这一次，我决定一定要请她，为了她带给我的温暖。

儿子，烹饪天才

早晨，我睡得正香，一阵尖锐的电话铃声把我吵醒，是儿子的寄宿家庭打来的：“The baby is coming...”我一个激灵爬起来，跳下床，把T恤衫套在头上。我忽然想起：不行啊，我今天没车！于是再打电话回去，请寄宿家庭的爸爸把儿子送过来。

出大事了！

寄宿家庭家里的女儿 Dan 要生孩子了！而且是在家里生！就在我儿子的隔壁房间！生在塑料泳池里！Oh, my God!! I'm nervous!

我们第一次送儿子去寄宿家庭时，Colleen 就告诉我们，9月8号他们家将要有一个小 baby 降生，她指着我儿子隔壁房间放着一个塑料婴儿游泳池说：“Dan 将会把孩子生在水里，I'm nervous!”我听了以后先是觉得很新奇有趣，转念一想，不行啊，到时候一墙之隔的儿子不就会听到女人生孩子时的惨叫声了吗？我赶紧对 Colleen 说：“I'm nervous too!” Colleen 于是告诉我，到了要生的时候，她会通知我把儿子接到我这里。

昨天晚上我和 Ann 一起吃日本料理，咚咚响的音乐震得我耳朵发麻，Ann 不知哪根神经过敏，突然问我：“Adam 寄宿家庭的姐姐什么时候生小孩呀？我们要不要现在去把 Adam 接回来？”我于是给儿子打电话探问，儿子说：“没事儿！今天姐姐还和我们一起去看 Steve（寄宿家庭的爸爸）坐滑翔机呢，他们说也许会在 12 号左右。”我想也是，生孩子哪有那么准时的。

但是 Dan 生孩子还真是准时，7点40分 Steve 打电话给我，8点15分把

儿子送到我这里，出门不到5分钟就发短信告诉我孩子已经于8点23分出生了。

儿子也有点小兴奋：“他们全都围在屋子里等着，哦，太可怕了！”因为儿子在人大附中上过生理卫生课，看到过刚出生的婴儿图像，他觉得生孩子是件很可怕的事，何况还是在家里生。

我也很兴奋。本来儿子想独立来着，这下又跑我这里过周末了，而且周一的早晨还要从我这里去上学！

于是我格外热情地招呼儿子，给他倒柠檬水、削苹果，带他到庭院里晒太阳……仍觉得不到位，又跟Ann提出一起去看Ann打网球。

网球场离家没多远，开车5分钟，共4个场地，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有一对在打了，Ann和她的3个朋友打双打，我和儿子自然也就占了另一个场地。顺便说一嘴，美国的网球场是免费的哦！我不会打，替儿子发球和捡球，全场就属我最辛苦了，东跑西颠，忙得不亦乐乎。即便这样，儿子还是嫌我技术“太烂”，没多久就跑到Ann那边观战去了。

因为没有车，打球回来后我们便被困在了家里。他写作业，我上网。到了晚餐时分，儿子说：“我们去沃尔玛吧！”

“怎么去？”

“走去！”

我在Google Maps（谷歌地图）上一搜，恐怕要走二十多分钟。不过，难得儿子有热情，我们俩边走边聊，倒也不觉得远。只是，偌大的马路，没有一个行人，往来车辆从身边疾驰而过。我们母子俩走在窄窄的人行路上，很多地方只能一前一后。他走在前边，我跟在后边，我的小儿子虽然很瘦，但是已经比我高了。他一边走一边不时地回头跟我说话，过马路时他还要拉着我的手。我该多有成就感啊，只用了不到14年，就养出这样一个大小伙子。我要怎么感激我的儿子呢？是他让我懂得生命的意义，是他让我无所畏惧，领略到人生的曼妙。在这异国的风景里，陌生的街道上，

唯有我们母子二人心手想连，那种感觉无以言表……我想，此生难忘！我不动声色地把它收藏在心底，作为我最温暖的回忆。

儿子在超市买了猪排、鱼排，还有他在寄宿家庭看到人家用的调料包，回到家里自己动手给我做饭。当饭菜上桌，我和儿子相对而坐，面对一桌美味佳肴，啊，人生夫复何求！

儿子一边吃一边自夸是“烹饪天才”，这一次我附和了，因为儿子给妈妈做的饭实在太好吃了！

神速美国餐

人人都道中餐美味，我也常以此为荣。尤其是专题片《舌尖上的中国》出世之后，大家对吃更是津津乐道。

但是和美国人一个屋檐下生活了二十多天以后，就在今晚我一个人坐在餐厅大肆饕餮完毕时，竟莫名其妙地涌起一种困惑。

跟 Ann 比起来，我一天中花费在吃饭上的时间真是太久了！好像我除了吃，没干什么正事！

早晨起来，Ann 通常是烤两片面包（用酒店里用的那种烤面包机），夹一片火腿，切几块水果，5 分钟搞定；而我，要煮粥，至少半个小时，再加上小菜，即便我不再烤面包了，只吃一个苹果，那也要四五十分钟。

中午，我基本看不到 Ann 吃饭，但我知道她吃什么，类似于麦当劳里卖的墨西哥鸡肉卷那种。她去院子里摘一个西红柿，咔嚓咔嚓几下子就切成了丁儿，加上香肠青菜，擦上一些乳酪丝，用那个大饼皮一卷，放到微波炉里 2 分钟，倒上一杯饮料，连做带吃，全过程不到 20 分钟；而我，要想省时间省事儿，最简单也是煮碗面，爆锅烧水，加上西红柿鸡蛋，怎么也得 10 分钟，可是剩 10 分钟我没法吃进肚子啊，太热了，得边吃边吹，我又输给了 Ann。

晚餐，Ann 弄了个牛排，刷上现成的烧烤酱放到外面的烧烤炉内 4 分钟，同时在屋里煤气炉上煎了几个大扇贝，浇上黄油蛋清，5 分钟；之后她拌了一个水果蔬菜沙拉，所有材料全部都是超市里洗净切好的，她只是拿出沙拉酱拌一下而已，3 分钟；加上吃以及吃完以后把锅碗盘放进洗碗机里

厨房恢复原样，整个过程仍然不超过 20 分钟。而我呢？我就不用比了，不管我做什么，都比她慢。更何况我们中国人，晚餐一向很看重，做个红烧排骨炖个鸡汤啥的，没有个把小时那能行吗？

这还只是就我和 Ann 相比，要是延伸开来，拿中国人和美国人比，那差距就真的大了。我们中国人除了上班和睡觉，其他时间都被吃掉了，没有时间去健身、郊游、看电影、交朋友，我们交朋友也是吃。

但是，我们也是几多无奈啊！

首先，我们不可能从超市买到不用自己打理的食材，做顿饭，择菜、洗菜，宰杀生鲜就占去了三分之二的的时间；其次，我们吃完了要洗碗，刷锅洗碗最少要用掉半个小时；吃顿中午饭要忙乎一个多小时，吃顿晚饭要忙两三个小时。更不用说因为我们煎炒烹炸产生大量油烟，直接后果是我们要花大量时间清洁厨房、家具……在国内时，我觉得我一天做三顿饭恨不能 8 个小时围着菜市场 and 厨房转，日复一日，我们这些家庭妇女还有何生活质量可言？也许你会嘲笑美国人吃得不健康，垃圾食品，但我看美国人都长得高高大大、健健康康，一点儿也不比我们差！

我尤其可怜中国的男人们，他们当中有些人一下班就去赶赴饭局，一天除了工作就是吃，生活乐趣实在是太单一了！

我们要不要反省？要不要做出一些改变？生活中除了吃，还有很多可以享受的乐趣！从现在开始改变吧：男人们都回家给太太买个大大的洗碗机、烧烤箱；那些做事业的人，可否考虑提升超市卖菜水准，把宰杀、清洁的工作提前做了？

有时候，生活品质，其实就体现在吃喝这种小事上。

无所事事

新鲜劲儿过后，唯有失落。

前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有点癫狂，神经处于高度兴奋状态，似乎每天都忙忙碌碌，实际上并没忙什么，只是大脑皮层没闲着。

周日那天和儿子逛超市，逛着逛着儿子突然来了一句：“妈妈，我很茫然！”

这句话听得我心中一颤：“为什么茫然？”儿子不语。

“什么叫茫然？”儿子环顾左右而言他。

其实我知道儿子指的是什么。

茫然就是那种没着没落，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也不知道自己要干啥，好像任何事都跟自己无关，举目无亲，身在局外的感觉。

我诧异于儿子这么小居然也能说得出这种复杂的感觉。

但最后，我们还是小心翼翼地绕过了这个词，因为这个词是我和儿子的敏感词语。

可是今天，我真的是深度茫然。

没有车的我被困在家里几天后，蔫了；眼前那块绿地，看烦了；煎鱼拌菜，吃腻了；插花那事，也提不起精神了；一整天无所事事，不知道该干什么。

买车这事一波三折令我十分懊恼，十个人有十种说法，一会儿“行”，一会儿“不行”。交通部门说可以，但你要先到政府办公处申领一个社会安全号；政府办公处说可以，但你要先有一个雇用合同；雇主说可以，但你

要先拿到工作签证……绕了半天又回到了原点，我有工作签证我还费这么大牛劲干吗？

从这件事上看，美国社会各部门工作也是各扫门前雪，隔行如隔山。我本来要放弃了，但今天打电话给一个4S店的销售员，她居然又给我指了一条路，未知是否可行，不过我愿意去实践，如果我成功了，那么今后持B1签证在美国买车的路就走通了，我愿为此一搏。

然而，买车不是一两天就能成行的，我不能每天拖着Ann当车夫，所以，租车是必须的。正好中午吃饭时Ann说她要出差七八天，我们下午便去租了一部车。车太破了，我整晚郁闷。

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我心里直想去找美国政府维权去：为什么我是旅游者便被剥夺买车的权利？不让我买车算不算侵犯人权？

你们说，如果我这样做了，结果会怎样？

必须放手，即使寂寞

美国的学校是没有围墙的。

我坐在图书馆门前的树荫下，看着三三两两放学出来的学生。他们有的很高，一看就是高中生；有的很小，像幼儿园的小孩一样；有两个男老师坐在遮阳伞下，校车一来便进去喊出七八个小学生，他们都背着双肩包，穿着运动服，静悄悄地上了车。

我以为我会看到大群大群的孩子，热热闹闹络绎不绝，可是没有；也不见人大附中门前拥挤的车龙（亲自到学校接孩子的家长非常之少），连校车也都是一辆一辆地开过来，不知道的人绝对不会注意到这里有一所正在放学的学校。

我一动不动地坐在树荫下，阳光很强很烈，照得绿色草坪闪出耀眼的白光。学校的教学楼安安静静的，没有任何声响。我在做什么呢？是在看儿子么，还是想与儿子巧遇？我其实知道儿子不在这里，他在运动场，运动完后就从那边直接乘校车回寄宿家庭了。我盯着图书馆旁边的车道，也许在那里儿子每天早晨走下车，然后踏上前边那条细长的台阶，去左边或右边的某栋楼里上课。也许路那边的篮球架，就是儿子说的他看黑人同学打球的地方……

我是一个寂寞的妈妈，才三天没见儿子，就非常地想念他。

但是，儿子不愿意我打很长的电话给他，也不愿意我在电话里婆婆妈妈问长问短。他总是说：“我还有很多作业要做呢！”

来了之后才知道，美国学校的作业一点儿也不少，而且都是有难度的

作业。英语要不停地读书，然后写书评；历史要研究美国的政治体制；科学要写一个又一个调查报告；我还没问戏剧是不是要写剧本呢。总之，除了数学目前只是做做题以外，其他都是要写论文的。所以，儿子一下子就被套得牢牢的，连打电话的时间都没有，每天晚上睡觉时也差不多是10点半以后了。

另外，据其他家长反映，孩子们在学校的运动量非常大，每天正课后放学后都有两个小时运动，而且高强度大剂量，据说美国孩子篮球打得就像小NBA一样。所以，刚来的中国孩子压力大，很疲劳，有的晚上回家捧着书本就睡着了。

曾几何时，他们还是赖在我们怀里的小宝宝，但是今天，我们却是他们生活的旁观者。

在微信上，我们这些陪读妈妈有一个群，有意思的是，很多时候，大家都在从别人那里打探自己孩子的消息，孩子们都不愿意和家长多说。有“过来人”传授经验：“干自己的事吧，别主动去找他们，等着他们来找你！”

我等不及儿子来找我，于是，我去学校寻找儿子的脚印，体会儿子的心情。

不必追

我闲来无事在家里插花。

院子里有两种草本花，一种深紫色，一种浅紫色，茎长长的，一串一串铜铃大小的花朵叠在一起，甚是好看了。我想把这两种花插成一束，再配上两枝白色的绣球，那一定很漂亮。没想到的是，这两种花，茎太软花太薄，凑到一起便纠结成绳，无论怎样也打不开，除非剪掉其中一枝。碎了一地的花瓣好似天使的眼泪，让我好心痛。容易纠结的又何止它们！

昨天我的一个朋友给我打了两个小时的电话，纠结他要不要移民美国。美国虽然好，阳光明媚，绿树荫荫，但毕竟是别人的，背井离乡不是那么好玩儿的。

而我也在纠结中。话说孩子大了，想要单飞的时候，父母能做的只是“扶上马，送一程”。但是我，名义上是送人家的，现在马儿要启程，我却死拉着缰绳不放。整整一上午，我都在纠结要不要主动给儿子打电话，要不要接儿子回来过周末。

“不要！”儿子果断把这事儿解决了。我真的很凌乱，不知道是高兴还是失落，究竟是他离不开我还是我离不开他，这又让我想起龙应台的那句话：不必追。（真是凄凉啊！）

儿子比我想象的更坚强，更努力，也更潇洒。

他开始在学校参加一些课外活动。先是参加了数学竞赛俱乐部——这个好像是天经地义的，在美国，中国孩子来了全部都是数学天才。

昨天，他又被一个音乐老师看中，在其负责的一部戏剧中当演员，每

周参加2—3次放学后的排练，然后在学校新年晚会上演出。

今天，他所参加的小足球队居然到外校去踢了一场友谊赛，儿子踢前锋，虽然比赛以1：9惨败，但在电话里我听着他仍然兴奋大于失落。

儿子在一天一天地长大，一天一天地融入到美国学校的生活中去，也一天一天地远离我的视线；但是我对他的爱，却只有一天比一天更浓郁，一天比一天更不舍。我在纠结中。

没有什么会天长地久，除了爱；不管是分开，还是相守，爱过了，便是永恒。

敞开的家门

儿子住的美国家庭共有 7 口人，上周又刚添了一个小宝宝。

家里的爸爸 Steve 是桥港大学国际部招生主任，妈妈 Colleen 是桥港大学国际部英文教授。他们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大女儿嫁给了一个巴西人，二女儿嫁给了一个法国人。Oh, my God! 他们的儿子还没有成家，不知道会不会娶个中国姑娘。

如果不是我儿子来读书住在他们家，我还从来不知道世界上有这样一种家庭，他们的家门永远向各国人民敞开着。

也许由于工作关系，Steve 和 Colleen 近十年来一直不断地接收国外留学生住在他们家里，有巴西的、法国的、日本的、墨西哥的……如果把在他们家住过的孩子重新聚在一起，那真是个联合国。

我十分佩服这样的人。他们并不是因为缺钱，而是单纯地想帮助别人。别说那不算什么，家里多一个外国孩子，文化习惯完全不同，语言沟通不畅，也许还会因为各种不适应而产生心理问题，再加上青春期荷尔蒙的作用，那可不是容易侍候的小主儿。每天早送晚接，一日两餐（休息日三餐），生病了要带去医院，有网络依赖症的还要加强疏导，要努力和孩子们套近乎，还要定期与学校沟通合作……这不是一般家庭能坚持做下来的事。

但，正因为有他们这样的人，我们才不至于那么艰难。

儿子喜欢狗，Steve 养了两条小狗，休息日的时候，他们会开着车，带着儿子去家附近的一个湖边遛狗。碧草青青，湖水湛蓝，浓密的大树将城市的噪音遮在外面，儿子在前边带着狗跑，Steve 和 Colleen 远远地跟在后



Ann 的儿子是波士顿大学的高才生，他找的女朋友却只是一个 Baby assistant（相当于按小时计算的保姆），但是 Ann 对她却是由衷地喜欢，常在我面前夸：“你看 Ele 多漂亮！多好！”

面，路上滚落一串串笑声……这样温馨有爱的画面，光是想想，我内心就充盈着感动。

究竟是什么样的修炼，什么样的情操，什么样的无欲无争的心态，才会让一个人乐此不疲地去做别人孩子的父母！

我的房东 Ann 也是一样。老公负心而去，虽然孩子还小，但在美国离婚，男人多半净身出户外加支付大笔抚养费，再加上她有自己的事业，所以生活倒还宽裕。若换作中国人，我们宁愿关起门来，把儿子照顾好，把小日子过得兴旺一点。Ann 却不是，她把家门打开了，先是接收外国小留学

生住家里，与她的两个儿子相互为伴；儿子们长大以后，Ann 又在 Airbnb 上登记了家里最好的两个房间，接收各国游客及访问学者。

所以，这是一个小家，进到门内其乐融融；这也是一个大家，家里的成员，“外人”比“内人”还多。

Ann 去波士顿出差，朋友问我：“她锁住自己的房门吗？”不，所有一切都敞开着，包括她的卧室。Ann 家里有很多古董瓷器，但没有一样家具是上锁的。她因为有事要在波士顿多耽搁一晚，还要打电话回来问：“萍，你一个人可以吗？”就好似我完全是她的家人一样。

我不是惊诧于这样的际遇，我是惊诧于这样的境界。早在两千多年前，孟子就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说法，但国人真正能做到的又有多少。没想到，今天我在美国体会到了一点意味。

两个小人儿

Ann 家里的客厅有一个用书架隔出来的小书吧，一扇朝东的窗子洒满清晨的阳光，一张圆桌依窗而放，上面铺着一张柠黄色的纯棉桌布，古朴雅致。桌布的中央立着一个大红玻璃樽，玻璃樽上方吊着一盏帽盔模样的古董吊灯，一条 19 世纪的手工织花古董挂毯把书吧与起居室隔开。右边的小书架上，摆着十几册 Ann 全家人的影集，一水儿装订得像古董线装书一样，再配上几小盆青草幽兰，透着一股诗风古韵。

这个书吧是这栋房子里最温馨小资的地方，也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这里看一会儿书，发一会儿呆。今天晚上，这个空间被两个小人儿给占领了——我儿子和一个他在北京上英语课外班时认识的中国同学。

这个中国女同学和她的妈妈，今天上午从波士顿坐 3 个小时大巴赶来与儿子见面。儿子本性羞涩，出国前就知道这个女孩会和他同时到美国上学，但他们几乎从未说过话。这一次女孩儿的妈妈很积极地要来，我还担心儿子会冷落了人家。没承想，两人见了面居然像相熟已久的老友，自然而然地聊在一起。

他们互相交流寄宿家庭感悟。“我的寄宿家庭很有钱，他们有两栋房子，三个男孩，现在又接收了我们两个中国女学生，每顿饭都会吃出一大堆碗，我们不但得把碗放到洗碗机里，他们还要求我们把洗干净的碗从洗碗机里捡到碗柜里。”女孩儿说。她和寄宿家庭里的两个同龄男孩相处，有时很有趣，有时很无奈，因为他们“又淘气又懒”。但美国人家教很严，

如果犯了错误，家长会重罚，所以他们一旦犯错就会“各种装傻”，“谁也不承认，所以有很多无头案”。

儿子也和他的女同学谈及他在学校的感受：“很多美国同学说话都有口音，他们说得太快了，有时就像北京人说话，突噜掉很多音。”有四分之三的人说话他听得懂，但其中十分之一是需要问第二遍的；美国人也学语法，但比中国人学的英语语法简单多了；英文课也要学新词，但美国人记得很慢，更有趣的是，有些词他认识，那些美国孩子居然不认识……

圆桌上面的灯，泛着那种老旧的发黄的光，两个小人儿对坐着。女孩儿面前打开着一本课本，几页作业纸攥在手里，半天也没有写一个字；儿子手里也拿着一本书，似看非看。两个人就这么有一搭无一搭地聊着，一向不健谈的儿子，今天说了很多话。我和女孩儿的妈妈远远地坐着闲扯，有意无意地听着他们的谈话。他们聊得越欢我越能体会到他们各自的寂寞，也很钦佩他们小小年纪表现出的坚韧。

我们大人常说，人活一世，就是要有各种经历和体验。但听两个十几岁的孩子谈经历，这种感觉还是有点不寻常。

警察叔叔真的来了

在美国开车，最怕警察追来。

在高速路上，没有人不超速，没遇上警察啥事没有，一旦被警察逮着便是巨额罚款。所以，我每次开车上高速，都会十二万分警惕，不时看后视镜有没有警车追上来，很怕警察啊！

但是今天，警察真的来了。

这是一个“Bad Story”（Ann 下的定义），故事说起来话长，要从周一租车说起。

周一因为 Ann 要出差，我和她匆忙到家门口的租车行租了一辆车，是一辆 KIA，车开起来倒还好，感觉似乎不用加油自己就往前蹿。但车太脏了，座椅上有很多烟头烫出的洞；油箱盖永远打不开，需要加油的小伙子帮忙；方向盘我用 5 张消毒纸巾擦过以后，纸巾仍然是黑的，开车转一圈手心黏黏的；一打开车门就会有一股浓重的烟臭味，熏得你不想进去。

周四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了了，便开车到租车行要求换车。

租车行态度倒好，但就是没有适合的车，只有一辆很小的车，不过看起来倒还蛮干净。只是，车不是中控锁，钥匙插进去只能打开司机上车的门，其他三个门都需要司机在车里手工打开，下车也一样，必须手工逐个锁车门。但我别无选择，那辆“臭车”我无法再忍，这辆车只是“费点事儿”，再过一周我就还了，于是我还是把它开回了家。

没想到，问题就出在“费事儿”上。

因为儿子下周学校有活动，需要一双正装皮鞋，于是，我开车带着儿

子来到 Macy's 百货。车刚停下，儿子便把我随身携带的相机递给我，我自己掂量了一下分量，觉得不必带进商场吧，于是便下车放到后备箱里，盖上后备箱盖时我立即想起这个车需要手动锁门，便跟儿子说：“快，把每个车门都帮妈妈锁上！”儿子照做了，然后……没有然后了，我发现我的车根本没有熄火，车钥匙还插在孔里！Oh, my God!

到了美国我学会了叫 my God，但此时 God 也不知在哪里，我和儿子急得团团转，车门是死也打不开了。我租车的单据都在车里，想给租车行打电话也是不可能的，我愚蠢的脑袋没有背下电话号码！我想到了 Ann，于是拼命给 Ann 打电话。但我的大福星 Ann 往常都像天使一样，只要我有困难她就出现，今天却不知为何她死也不接电话！我绝望了，更倒霉的是，手机恰在此时没电了！

我抓耳挠腮地绕着车转了十几分钟，心一横，算了，老娘还是先去给儿子买鞋吧！

于是，那辆可怜的小车，四门紧锁，发动机在那里突突突地轰响，我牵着儿子的手头也不回地走进了商场。

20 分钟后我买完了鞋，还是得去开车啊！怎么办？

于是在交款的时候我把困难告诉了售货员，请教他有什么办法。其实我并没抱什么希望，只是像祥林嫂那样想倾诉一下而已。但没想到，售货员说：“你可以到商场保卫处，也许他们会帮你打开车门，或者帮你叫警察来帮忙。”

Oh, my God! 不要吧，这事要惊动警察，我得交多少钱啊！

虽然我胆战心惊地怕警察，但也只能硬着头皮去试试了。更有趣的是，到了商场保卫处，他们居然问我，这事是不是已经有人跟他们说过了？不可能啊！原来，这个停车场里居然还有一个和我一样的倒霉蛋干了和我一样的蠢事！Oh, my God!

保卫处帮不了我，只好打电话叫警察了。

10 分钟后，警察来找我了。

两个大个子警察开着警车，穿着制服，他们从车上走下来的时候我耷拉着脑袋——怕挨训啊，可人家和声细语地问了我情况，便用带来的专业工具帮我鼓捣车门，因为这个车“太手工”了，半个多小时他们才完工。更更有趣的是，这厢警察正为我忙得满头大汗，那厢又走过来一位先生，他刚刚也把他的车钥匙锁到了车里！Oh, my God, 原来你是在用这种方式安慰我，让我知道我并不是那个唯一的傻蛋！

汇报一下，警察叔叔没有给我脸色看，也没有收我一分钱，原来，美国的警察局专门有一个部门是负责帮助居民解决生活困难的（包括开车门儿哈）。看来，“有困难，找警察”这句话在美国还真不是说着玩儿的！

当我把车开出停车场时，看到两辆警车并排停在出口处，儿子说：“你看，他们不打算走了，等在那里，以防再有人把钥匙锁在车里！”

Oh, my God!!

我跟踪了儿子

人的一生有两次断奶：一是婴儿时期断掉母乳，那时折磨的是孩子；二是青春时期离开父母，此时折磨的是母亲。

当我在国内天天守着儿子，看着他趴在我的床边读书、玩游戏、嘴里念念有词时，我的眼睛被柔情蜜意填满，并没有去想如果有一天他离开我时我会怎样，更没有想到，其实“那一天”很近，就是从我到美国陪伴他这一刻开始。

虽说我们是相互陪伴，但是为了让他尽快完成语言过渡、适应美国生活，也为了让我有更多时间和精力休养身体，我们选择让儿子住在寄宿家庭。从我的住处到他的住处，开车走高速路 20 分钟，这在美国属于很近的距离。

他的寄宿家庭很好，家长都是搞教育的专家，对他照顾有加，同时又懂得怎样引导和尊重他，我觉得这很幸运。而且，他喜欢小动物，寄宿家庭正好养了两只小狗，还有 5 只可爱的小鸟在屋里叽叽喳喳。屋后空地上，有一个邻居支起的篮球架，让喜欢打篮球的儿子如鱼得水，每天放学后都会玩上个把小时。

寄宿家庭的管理井井有条，爸爸送他上学，妈妈接他放学，周末一起遛狗。万一爸爸妈妈都不在，姐姐会照顾他。一切都是那么的称心如意，我大可把心放下。

但是，三天不见，我就非常非常想他。

天凉时我会惦念他是否穿得太少，天热时又担心他不懂得喝水。我吃

水果时想到他不知有没有，我独处时担心他会不会孤独。有时我一边在房间里干活一边在心里和他对话……我的世界只有他。

上周的某一天，我正坐在露台上吃午饭，突然手机来了短信，原来是他发给寄宿家庭妈妈的，因为有 icloud（苹果公司提供的云端服务），我看得见他给任何人的短信：“我今天足球要踢比赛，所以得要晚上6点半或7点才能回家，您那时来接我好吗？”

这条短信让寂寞的我一下子亢奋起来，就好像一个暗恋明星的粉丝截获了明星的行程，我匆匆收拾了碗筷决定去“探班”。

天有些阴，凉风习习，天气预报说晚上五六点会有雨。我搭了条披肩在身上，驾着我刚租到的车，这辆车儿子还从未见过，正好适合暗访。

20分钟后我来到了儿子所在学校的运动场，我想象那里一定有一小队人马在踢球，我可以一下子就认出那个亚洲孩子，他穿着一双亮黄色足球鞋，应该很突出。但是偌大的运动场空空如也，绿草和足球架都安静地待在那儿，根本没有孩子踢球！

也许老师知道要下雨改到室内踢了？

我坐在车里活脱脱像一个间谍。车窗只摇下一个小缝儿，车对面正好是体育馆的出口，我盯着来来往往的每一个孩子，同时警惕着不能让儿子看到我的脸——那会很尴尬。

时不时有孩子三三两两地从体育馆走出来：有的大一些，自己开着车就走了；有的小一些，上了家长等在那里的车；还有一些学龄前的儿童由父母陪伴着走进体育馆，他们带着浴巾，想必是进去游泳的（美国很多学校的体育馆在放学以后都是对周围居民开放的）。

我环顾四周，没有看到校车，难道儿子要从这里走向校区？（到校区有两站路吧）天越来越阴，我有些担心，暗自打算如果儿子出来独自一人走向校区，我就追上前把他接到车里。

一个小时过去了，天暗下来，雨还没来，儿子也没来。

我开始在微信上给他发消息：“儿子你回家了吗？”

不到一秒钟儿子就回了过来：“还没，快到学校了。”

“啊？你是走到学校去的？”

“不是，坐校车，我们是去别的学校踢比赛去了。”

我火速打着车，向校区疾驰。

我到的时候，正好看到儿子从校车上下来，他穿着鹅黄色的T恤，米色长裤，瘦瘦的，显得很高。几个孩子下来之后就都坐在篮球馆的台阶上等家长，儿子像只仙鹤一样站在那里。他好像不太合群，没有加入其他同学的讨论，有一个大个子男孩儿陪在他身边，但似乎也没有什么交流。很快，Steve来了，儿子蹦蹦跳跳地下了台阶钻进车里，同学们都挥手跟他道别。我立马开车跟了上去。

现在换成“警匪片”了。

因为天已经黑下来了，我只有紧跟着Steve的尼桑才能不被甩掉。我这时多半没有理智了，不晓得自己在干吗，只知道前边那辆车里坐着我的小儿子。也许他闷闷不乐，找不到话题跟Steve说；也许他很兴奋，正在描绘他的足球比赛。我心里很温暖、很踏实，盯着那辆黑乎乎的轿车，就好像是跟儿子在一起。我好希望路就一直这样延伸下去，我就一直这样悄无声息地陪着儿子……

“时光如梭”，以前觉得这个词好可笑，好老套，现在它却成了我内心最贴切的感叹。那个抱在我怀里的小娃娃，恍惚间便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主见、自己的生活，我只是一个旁观者，不能黏着他，不能替他做主，不能干涉他，不能留住他远离的脚步……20分钟后，我看着他下了车，跟着别人的爸爸走进了别人的家里。

雨来了，噼噼啪啪地打在车窗上，回家的路不远，但在这漆黑的雨夜里显得孤独而漫长。

康州的雨很怪，由于是在海边，每一片云彩洒下的雨滴完全不一样，

我一会儿钻进瀑布里，一会儿又回到牛毛之中，有些路段还是干爽的，真的像是在蒙太奇电影中穿行，新奇而有趣，但我的心里仍然只有儿子。

回到家以后我便开始反省，我不能这样过活，我得找自己的日子，从某种角度而言，放飞我自己就是放飞儿子。

我制订了一个计划，决定组织陪读妈妈聚会，决定去纽约看朋友、看风景，决定找个学习班学英语。

好消息是，今天，我已经开始上第一节英语课了。美国的每个城市都有一个成人教育中心，那里有免费的英文课可以上。我的班里一共有二十多个人，来自十几个不同国家，老师是一个退了休的老太太，性格极好，极有耐心，像对孩子一样对待我们这些不会说话的成人。课本也都免费，免费真好！

欧耶！走出学校 17 年后，我又做回了学生，我希望我是一个免费的好学生！

像婴儿一样感受生命的神奇

在儿子的学校，九年级以上的高中部有 19 个华裔学生，初中部（六至八年级）我知道的有 4 个。昨天晚上，高中部给国际生和寄宿家长开了一个会，我闲来无事也去“打酱油”，看到了所有高中部的中国孩子。

家长会开在学校的图书馆里，靠墙立着两排书架，中间散放着十几个圆桌，家长和学生们围坐在一起，好像咱们中国的“茶话会”，感觉很温暖；这个学校孩子们是不穿校服的，老师们也比较随意，会场上的老师有站着的，有坐着的，还有蹲在椅子上的；会议的形式相当自由，老师们逐个自我介绍，讲解学校将在这一学年组织的各种活动以及学生俱乐部的情况。大部分孩子聚堆儿坐在一起，也有几个跟寄宿家庭家长同桌，间或相互交流，看起来很亲密。

孩子们来自全国各地，有广东深圳一带的、四川成都一带的、浙江上海一带的、江苏苏州一带的，据我所知有三个渠道把他们介绍到这里：陈生、IVY 和新东方。陈生的名字我在 finding school 的网站上见过，IVY 好像是美国当地的一个留学机构，这两个机构都比较负责任，开学第一天他们派中文老师全程陪同孩子们办手续；在 QQ 上他们建有家长群，沟通随时随地；昨天的会他们也派了监护人参加；凡是由他们介绍去的孩子及家长自然就有组织可依赖，很快就相互熟悉，玩在一起；在学校里，这些孩子还有一个共同的会讲中文的台湾老师做 Advisor，于是他们就更加熟悉；昨天会议后，陈生还给大家送来了月饼，一切都是那么的贴心。

而我们是唯一一个由新东方介绍来的，也许由于此前新东方从未与这

所学校合作过，地区服务做得还不到位。我们来这里一个月，除了一个黑人司机接站、一个白人老师领着打了一针疫苗以外，从未见过新东方派来的其他人，也未有人就学校安排等事与我做过沟通。我第一次送儿子去寄宿家庭担心自己英文不够好，希望他们派一个懂中文的人来陪我，得到的答复是他们“不提供这样的服务”。我至今还不知到底谁是我儿子的美国监护人，也不知道儿子的医疗保险是否上好。开学第一天，我们是“另类中国人”，我们由寄宿家庭陪伴办完手续。

我曾经因此而对新东方心存不满，不过昨天我有了新的认识——也许这就是新东方的风格，让孩子一下子沉到美国人堆里，激发孩子的潜能，逼迫孩子尽快适应这里，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据说那些很快相互熟悉了的中国孩子，他们在学校吃饭都是扎堆儿吃，放学后也会在一起写作业。而我儿子跟谁都不熟，所以只能跟美国孩子在一起。也许他因此而备感寂寞，起步艰难，但这的确是最真实的留学，对他是相当难得的锻炼。

万事万物都有好与坏两个方面，福祸相依，得失相伴。

就好比，如果不是生病，恐怕至今还在三点一线间奔波，在加班与睡眠间挣扎。面对癌症，我曾经痛苦绝望，曾经背着人号啕大哭，曾经以为生命失去了色彩和意义。但是今天，我却享受着因它而来的一切变化。轻风拂面，绿草茵茵，坐在阳光下的我全身心体会着大自然对生命的尽心呵护。我变得细腻了，因为我感受到了更多温暖；我变得浪漫了，因为我相信爱情和友情；我变得坚强了，因为有太多人支撑我。

来美一个月，我从单兵作战到亲友成群：我去吃饭，餐馆老板是我朋友；我去购物，商场收银员向我问好；我病了，有网友为我寄药；我孤独，有朋友从北京飞来看我；就连昨天家里的清洁工阿姨知道我是一个人在家，临走的时候都不忘嘱咐我“关好门，不要怕”。

是世界原本这么美好还是世界最近才变得美好？我想答案应该是世界

没有变，是我的心以前被浮尘蒙蔽，失去了感知美好的能力。

如今的我，像一个婴儿一样感受生命的新奇。离别与相见，分手与相伴，信任与背叛，拥有与失算……人生缺了哪一样都不算完美。我曾经惧怕变化，而现在我所希冀的却正是变化。我坐在家门前遥望远方蔚蓝的天际，企盼上天赐我下一段神奇，无论好与坏，我都会心存感激。

你们呢？

生活中的幽默：

我在家里做鸡汁竹荪汤，Ann看见了觉得很新奇：“这是什么？”我告诉她是长在竹子里的纯天然食物，她兴致盎然：“我也要尝一点。”

做好以后我给她盛了一大碗，她正在打电话，说一会儿就来吃。我吃完先回了房间，过一会儿出来看，发现她的那一碗已经喝光了。

第二天中午我们一起喝咖啡，讨论各国饮食，Ann突然说：“萍，你的那个竹子，我真的是吃不来啊！”我于是深度怀疑她把那一碗倒掉了而不是喝掉了。心疼啊！

几岁留学

其实我现在写这个题目有点早，因为我自己都没有完成实践，无法给出一个源于经验的完美答案。但是，因为老是有人问起，所以，我就想把自己看到的、想到的写出来，供大家讨论。

记得李开复说，11岁以前出国最好。他说：“要不是我那时候去了美国，可能不会做得像今天这么好。”我看了李开复的《世界因你而改变》，很受鼓舞，说不定我接受儿子不满14岁就出国是受了他的影响。

其实，如果我没有生病，如果没有住在医院半年，如果没有北京2013年那么多雾霾，如果没有朋友向老公建议让我到空气好些的地方休养，如果没有那么一本书上写着“换生活环境会激发肌体求生能力”……如果没有这些，我和儿子也就不会这么早出来。

虽然是偶然，但我在做这个决定时也是经过了一番斟酌，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目前北京的家长有两个“极端”，一个是“大学后出国派”，一个是“高中出国派”。其他的可看作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中间派”。

据我观察，大学后出国派，一般都正统沉稳，平时较少出国度假（东南亚不算），至亲朋友也鲜有很早送子女出国读书的；高中出国派则相对开放，他们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带其出国旅游，甚至参加国外的夏令营，至亲朋友在一起也多谈论子女留学话题。

很难说孰好孰坏，各有各的道理。但有一点是要明确的，你必须尽早

确定你是哪一派。

开始决定和儿子一起出国是在 2013 年三四月间，我相当犹豫，患得患失（此前我是属于中间派——读大学出来就行）。

在四处打探和咨询的过程中我发现，凡是人在国外生活或者子女已经在海外读书的都说：“越早出去越好！”凡是人在国内孩子也没有出来的都说：“不要太早，中国的基础教育相当不错，太早出去孩子会变成中不中洋不洋的香蕉人！”

促使我下决心的是一位在办国际学校、送很多孩子出国、家在波士顿的老大哥的忠告。我带着儿子去见他，并把儿子在人大附中的学习情况以及个性特点向他做了介绍，他开始跟我儿子聊天，问他有什么爱好，自己是否愿意到美国，对美国的学校教育有什么样的了解，等等。

之后他对我强调了两点：一是孩子的主观意愿最为重要，如果孩子没有主观愿望，出国以后他便无法很好地克服语言适应阶段出现的种种困难；二是要明白中美教育的差别，知道自己想给予孩子什么样的教育。“好孩子出去会更好！”他说。

我的儿子偏内向，对自己要求极严，做事认真有余而变通不足，不够活泼开放，我希望在他世界观形成之前，美国相对自由的氛围会弥补他性格上的不足。

当时我还有一个小小的私念，我不知自己还能陪儿子多久，儿子早些出来我能陪他完成过渡，也许这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段，有我在，很好！

最困难的是我们没有提前准备，儿子的英文储备不足，四五个月内，儿子要完成英语阅读、口语、写作、听力训练，考完小托福（TOEFL Junior）和大托福（TOEFL）。可怜的儿子，每天晚上放学后，从人大附中步行至中关村的新东方总部上两个小时的课（放假后改成每天 4 个小时），强度之大非一般人能承受。儿子在这中间曾经数度崩溃，摔本摔书无助痛哭。

在那些雾霾深重，脏风肆虐的日子里，我一个人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听着窗外风声唳叫，惦记着在风中独行的儿子，彻夜难眠。我恨不能插翅飞到儿子身边，拥他入怀，用我的身体为他遮风挡雨。

记得有一次，儿子一个人奋战了两个多月，这期间一直没有见到住在医院的我。学校里马上要期中考试了，儿子每天的作业都做到将近12点，小托福考试也迫在眉睫。瘦小的他实在绷不住了，打电话给我，我们母子俩在电话的两端哭作一团。

我因此很钦佩我的儿子，他克服了许多困难才有今天陪在我身边的日子。所以，我不希望其他出国的孩子再经历他的辛苦。

我想说，想让孩子出国读书的家长，你们要早做准备。

如果想高中出国读，那么，应该尽量在小学六年级的假期让孩子参加美国中学的“Summer School”，不是那种国内各种机构组织的“出国游学”，而是要深入到美国孩子中间学习，一方面锻炼孩子的语言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让孩子提前体验，明确他们的愿望。然后，你在初一时就应该开始准备托福、小托福及SSAT考试了；初二的上学期完成托福及SSAT考试，因为美国中学的申请截止日大多都是在初三上学期的那个1月份，在1月份之前要把资料提交齐全，并完成面试。而现在由于想到美国上高中的中国孩子太多太优秀，很多寄宿高中已经把面试门槛设在托福100分，录取分基本在105—108，甚至更高。如果不提前考出好成绩，你可能只有九申九了（就是初三申请，到了美国再重读九年级）。

如果想大学再考虑到美国读书，那我也建议你让孩子从初中开始就争取每年暑假都能到美国去“短期留学”。“Summer School”是非常好的路径，这样孩子对美国学校教育不再陌生，同时又有语言实战，真正留学时过渡阶段就不会那么难，而且着手准备的时间应该在高一。

千万不要说我高中出国，那么到了初三再说；我大学才出国，到了高三再说。因为等到那时候，恐怕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有些家长我很佩服，他们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果断给孩子规划了路径，少走了很多弯路。这个假期我在美国碰到一个家长，孩子小学五年级时出国读了一年，六年级的暑假又上了 Summer School，七年级的暑假他带着孩子在美国参观了十几所高中，让孩子确立目标，八年级上学期就可以完善所有考试（我说“完善”，是因为托福及 SSAT 考试都可以考很多次，取最好的成绩用来申请），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国内有不少人有一种误解，好像带着孩子出国就跟卖国一样（就像现在网络上有很多人在骂我），但我认为，出国留学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们国家整个现代史都是由那批留洋回国的精英写就。“师夷长技以制夷”，清朝人尚且明白这个道理，何况我们。

既然美国教育先进，有条件的人就更有责任让自己的孩子出来享用，学成以后报效国家和民族。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培养自己的孩子，并不是为自己，是为社会，也是为国家。

平淡，但幸福

“我最佩服你们这些陪读妈妈！”

上周我结识了好几个新朋友，他们见到我第一句话无一例外都是这个。

在很多外人看来，我们这些陪读妈妈真不容易：英语不好，抛家舍业，举目无亲，零起步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就是为了陪孩子上学。是够可怜的！

但我自己不这么看。

我认识的几个陪读妈妈每天都过得悠然自得，健身、购物、上补习班、看肥皂剧、聊微信、接孩子、做饭……没有压力，放弃俗欲的生活，很自在！

其实每个陪读妈妈都经历了三步曲：茫然—忙碌—安于平淡。

茫然——在来美国之前对一切未知

大多数家长为孩子选学校都是“盲选”，只知道孩子要出国，至于去哪所学校由中介定。这就好比遇到了神明答应要送你礼物，但你根本不知道那是些什么礼物，甚至不知是好是坏、是福是祸，你说你是会高兴还是会悲哀？

记得那时候我很纠结，患得患失，整天担心会不会一失足成千古恨，误了儿子的一生。我每天翻遍因特网搜集所有关于儿子学校的信息，一个字儿也不放过，不做这事我就难以度日。好处是，Google Maps 是个好东西，不但可以精确地找到学校的位置，还可俯瞰学校全景，在学校周边的

街道上漫步；greatschools.com 可以找到学生家长对学校的评价，了解学校周边哪些房子待租待卖；airbnb.com 可以租到带家具的私人住宅，根据图片选定自己的所爱；apartmen.com 可以租到各种条件的公寓（不过公寓要一年起租）。

等到带着儿子去学校报到的时候，我就好像已去过那里很多次了，哪条街的拐角处有个超市，哪条路的尽头是个湖，哪里有个网球场，哪里是一片墓地，我全部门儿清。至此，我的茫然终于落地了。

忙碌——从零开始筑巢垒窝

乍到美国，我们都是“孤家寡人”，下了飞机就得有车（车要在国内提前租好），到了住处安顿好第一件事是去银行开户、到电信公司办电话卡、找中国人开的超市采购。银行开户很简单，美国的银行随处可见，去哪一家都是VIP待遇——根本没什么人，在单间里稳稳地坐好等着顾问慢慢地办理，在这里想要见到中国工商银行那种宾客满堂的阵势很难；手机的月租费对美国人而言便宜至极，60美元包所有国内话费和2G流量，另加5美元即可拨打250分钟美中长途。我们国内60元钱能干什么？

开学的忙碌不只这些，两件大事可忙得人天昏地暗——租房子和买车。我还好，房子在国内就通过Airbnb提前租好了，有的妈妈孩子已经上课一周了她还住在宾馆里四处找房，可谓焦头烂额；买车的事我曾经艰苦努力，最后还是放弃了，实在太麻烦，理不清头绪，只有像其他人一样，找美国朋友代买，这是最简单的捷径。

刚开学的一个月是最忙的，相当于安半个家，所以琐事繁多，我每天开着车东奔西走，好在康州太美了，所到之处皆是风景。

平淡——成了社会闲散人员

忙碌过后便归于平淡，陪读妈妈成了无所事事的社会闲散人员。孩子们才不需要你呢，他们都处在青春期，跟你多说一句话都觉得烦，所以我们在群里会经常看到妈妈们四处打探自己孩子的消息。新家安置好了，会做的几样菜也在群里“秀”完了，大家都开始寻找其他的出路。很多妈妈报了英语学习班，我也不例外，每周两个晚上六个小时。所以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一个电话打进来：“我们聚聚？”“好呀！不过今天不行，我上课，明天……”“明天不行，我上课！”所以总也聚不成，大家都很忙！

闲暇的时候我会搬着椅子房前屋后地追着太阳晒，有时抱着电脑，有时捧着一本书，有时只是望天或者看小松鼠打架，你问我寂寞不？我会说寂寞——我的寂寞像花，静静地摆在那里，但是很美。

你看，在国内，寂寞常跟痛苦连在一起；在这里，寂寞跟花连在一起。

康州是美国最适宜居住的地方之一，位于纽约和麻省中间，到处绿树掩映，青草成茵，一幢幢别致的小房子在树林中忽隐忽现，房前屋后鲜花簇生，连房门上都装饰着花束。儿子告诉我，每天早晨他上学，校车沿河而行，河面升起的薄雾笼罩在树木中间，而树梢却闪烁在朝阳之中七彩绚烂，宛如人间仙境。

曾几何时，我是那么的害怕平淡，害怕没有工作的日子。记得刚得知自己患上肾炎时，我常会夜半惊醒，想到余生要一直跟医药打交道便痛不欲生。不能工作，我的生命还有意义么？直到身体出现了更严重的问题我才被迫停止挣扎。现如今，我仿佛远离尘世，不用争名夺利，不用假装上进，不用每天早晨出门时尽力打扮，生活变得如此随性，这不正是我想要的么？

周日开车去接儿子，早秋的康州已露出成熟的风韵，路边的树有的绯红，有的金黄，红黄绿交相呼应，美在眼底。我心里想，到底是什么样的

机缘巧合，使我突然降临到如此的美景当中？一切都是那么的祥和安然，我该感谢谁？我想到了那个人，那个把一切都给了我，在背后默默支撑我的人，他才是我的上帝。我这样想着，嘴角不自觉地上扬，脸上漾起发自内心的微笑。

我这样的一个陪读妈妈，在平淡中快乐着，幸福着！

被夸出来的英语能力

上了两周英语课，全部是考试，考听力和阅读。

我去报名的时候告诉老师我刚来美国一个月，老师吃惊地看着我：“哦，你英文很棒啊！”我腼腆地笑：“只能说一点点，但听不懂。”于是，她把我分到了初级班。

上了课才知道，初级班是从 ABC 开始学。本来想 ABC 就 ABC 吧，反正老师总是要说话，我练听力好了。忍了两次课实在忍不了了，每天 pen、pencil 地念得我头痛。于是要求升班，然后他们又考试。怎知姐是应试型人才，卷子答得太好了被连升两级，直接调到高级班了，老师还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公布我的好成绩，然后说：“我早就说了你很棒！”天，她都不知道我除了她的这句话再也听不懂几句了！

高级班不念单词了，全部是阅读。文章内容涉及美国社会方方面面，有人文一点的，也有科普一类的，但更多的还是实用型文章，比如介绍如何正确使用抗生素、教你怎么填应聘表格、如何抵御广告诱惑、如何看地图、如何签署银行文件等等，他们把英文实习和新移民的就业培训联系在一起了。难怪这个课要免费，它实际上是一项社会福利，应该算“素质教育”吧？

所谓讲课，就是老师围绕文章讲很多题外话，多教学生一些技能，然后回到课文，大家就是像考托福一样一道道做选择题。老师一讲题外话我就头大，其他同学还会跟老师你来我往地聊几句，而我全力以赴、聚精会神，也还是听得云山雾罩；不过，一到做题环节，我就变成“大牛”了。

不知老外怎么搞的，木鱼一样的脑袋，答案明显地摆在那里他们还是答不对，我真替他们着急！

儿子也跟我反映了同样的问题。学校里的英文课也会讲语法和词汇，儿子觉得那些美国孩子记单词很慢，语法也是半天都有人搞不懂。“真不知他们是怎么一回事，还不如我这个外国人！”

其实略微思考一下就会产生自卑，不是他们有问题，而是我们中国人有问题。我们从小到大的教育培养了高超的记忆能力和理解能力，但却缺乏相应的应用能力，死读书、读死书，才会有我这种虚胖的牛人！

我向老师要求同时上初级课和高级课，每天3个半小时，立马赢得老师的赞誉——我很对不起大家，又树立了一个好学刻苦的中国人形象。

因为进了高级班，我的课要上到晚上9点钟。昨天，我那辆全手动的“笨车”租期已满，今天我只好走着去上课了，大约要走十几分钟。出门的时候担心晚上回来时会冷，我抓了件薄羽绒服备着，也不知治安怎样，走回来会被黑人抢么？这么想着还真是有一点小紧张。

下课的时候，我哆哆嗦嗦地往外走，天真的凉了，路灯没有那么亮，抬头可见群星闪烁。在异国他乡，黑漆漆的夜晚让我有些胆怯。我裹紧了衣服，准备跑着回家，这时我听见了温暖的声音：“萍，快来，天太冷了，我来接你……”

哦，是 Ann，我的女神！

别说你没有被感动哦，反正我感动了！

儿子的第一个美式生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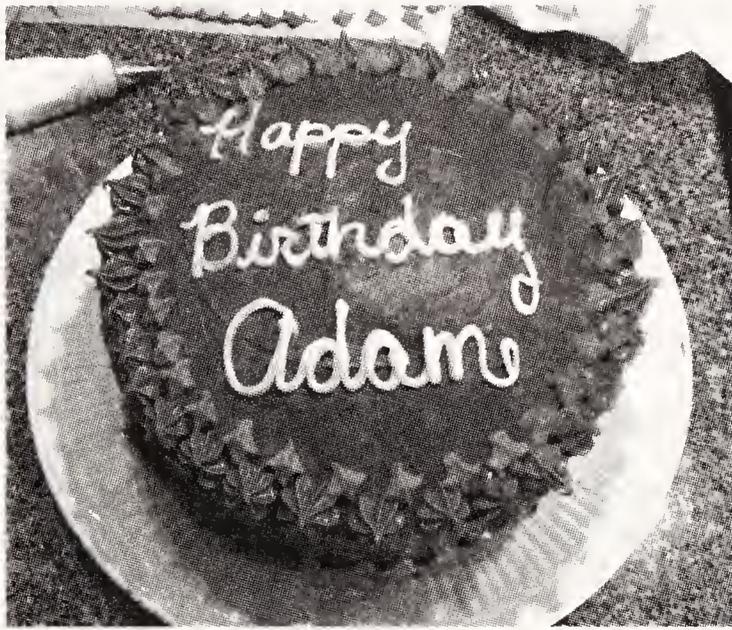
清晨的阳光永远那么明媚，亮闪闪地带着一种喜气，照得树梢上一片梦幻；路边的青草含着露珠，翠莹莹地透着生机，让人心生向往；红房子、白房子、绿房子，安静得像画，一幅幅从身边掠过。Ann 开车带着我行驶在这童话中，去给儿子买礼物，今天，儿子满 14 岁了。

这是儿子在美国过的第一个生日，我本想为他办一个小型 Party，我都想好了，包饺子、煎牛排、一大盆蔬菜沙拉，再做一个排骨汤，应该很简单。让儿子把他相对要好的几个朋友请来，给他们的关系加加温，这想法不错吧？Ann 答应会帮我，吃饭过后再带他们看场电影。

可是跟儿子一商量，一向腼腆的儿子磨叽了半天：“还是算了，请起同学来很麻烦。”我一了解，果然有点麻烦，在美国请同学需征得其家长的同意，还要写清楚菜单 E-mail 给他们，以免有孩子对某些食物过敏。“其他同学过生日也没见他们开 Party，所以我们还是不要那么高调了。”想想也对，今天是周四，孩子们也不一定方便，不如等更熟悉美国的人情世故以后再办吧，免得闹出什么尴尬事来。Party 改成一顿中餐，我请寄宿家庭家长 Steve 和 Colleen 一起，再加上 Ann，向老美们炫耀一下咱们中华饮食文化，权当庆祝。

热情的 Ann 昨天晚上就询问我：“明天几点去给 Adam 买礼物？”

“我还没想好呢！”我真的是没什么概念。儿子大了，不像小时候那么好应付，那时候随便去玩具店弄点什么回家都可以让他心花怒放，现在，真不知他喜欢什么。



这是儿子在美国过的第一个生日，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做蛋糕。他看起来很幸福，我便心满意足了。

“你可以考虑给他买个音箱什么的，他这个年纪的孩子都喜欢。”

好主意！在 Best Buy 我没任何犹豫，给儿子挑了一款可以连到 iPhone 上的 Bose 音箱，Ann 也选了一副 Sony 耳机：“万一他想到户外听音乐，可以用这个！”她的笑就像朝阳一样温暖。

我紧紧地抱着给儿子买的礼物，就像是抱着儿子，内心有一种很强烈的感受：“我的儿子长大了！”我在心里一遍一遍地重复这句话，猛然间，眼泪便夺眶而出。

Ann 安慰着我，环着我的肩把我带进了隔壁的超市：“萍，想不想亲自给 Adam 做生日蛋糕？”

“想啊！”Ann 总是那么贴心，我眼泪未干心又雀跃，“可是我不会啊，从来没做过！”

“我教你！”Ann 帮我选了面粉、巧克力酱。

“这些就够了？”我无法想象我能做出什么样的蛋糕，也许儿子一看没什么吃的欲望，反倒降低了“生日宴会”的档次，那怎么办？

“我打赌你可以，到时候你妈妈将会为你自豪！”Ann 拍着我的肩膀就像鼓励 3 岁小孩。我被她逗笑了，我都这么老了，还要怎么样让妈妈自豪呢？不过，能让妈妈自豪也不错！

我生平第一次做蛋糕，是为儿子过生日，这感觉太好啦！

我的脸上一直憋不住笑意，像小时候玩过家家一样，和好了面放进模具里，舀出奶油调颜色，练习挤出好看的花朵。Ann 的工具还真是齐全，奶油筒、花模、色素、烤盘……应有尽有。“我刚结婚时不工作，每天就喜欢在家里做这些。”Ann 说的时候带着点自嘲，我小心翼翼地应着，生怕触到 Ann 的痛处，想不通，那个男人到底为什么离她而去？这个世界上还有比她更好的女人吗？

两个女人喜气洋洋地在厨房里忙碌着，我的心头弥漫着温暖，开始把这里当作一个真正的家，从心底里感激 Ann 带给我的幸福。我常常在想，Ann 和我，只是房东和房客，但她却待我如姐妹。佛教说，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有缘”相见，也不知我和 Ann 前世是什么缘。

做好了蛋糕，我开始精心地为儿子打包礼物，包得非常非常仔细用心，我希望它们完美精致，能让儿子喜欢。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我儿时与祖母相对而坐的画面，祖母替我剥瓜子仁，我用小手接着，接满一捧以后一起放到嘴里，祖母就很慈爱地看着我笑，那种笑温暖了我一辈子，那种温暖一如今天的感觉。

生日聚会很平常，Steve 出差了，Colleen 因要照顾刚出生的小 baby 也没有参加，所以，只有我、Ann 和两个从波士顿赶来的朋友。不过，我的第一个蛋糕做得很像回事儿，令儿子感到惊艳。他看起来很幸福，我便心满意足了。

孩子在一天一天地长大，我在一天一天地老去，相伴的日子一天比一天更美，生命就是这样代代相传！

长滩落日

看落日，要一个人看才行。

只有一个人看，才能看到落日的神韵，听到落日的咏叹，读到落日的留白。

十月一日是咱们的国庆节，奥巴马很倒霉，国会没有通过他的财政议案，他的政府关门了。

不过在康州的这个小城，我既没有体会到国庆的欢乐，也没有体会到美国人的悲哀，Ann 只是一个私企职员，一切都与她无关，所以，她好像根本不知道奥巴马的遭遇一样，早晨起来哼着流行歌曲出门了。

外面阳光明媚，绿草茵茵。前几天降下去的温度今天又升起来了，25℃——非常舒服的温度。朋友借给我的车就停在院子里，昨天晚上开回来时太晚了，我还没来得及欣赏它。

我举着 iPhone 为“他”拍照，“他”是一辆 2001 年的凯美瑞，年纪大一点，但只开了 7 万英里，看起来还光亮如新。朋友说：“这一看就是男人开的车，不过也好，这样别人就知道你是有男人依靠的！”

“他”安静地停在那里，好像有点寂寞。“不带我逛逛？”“他”的天窗还打开着。

我坐进去，发动引擎，朝海边开去，那里有一个原始的海滩叫“长滩”，是我的最爱。

长滩人很少，弯弯延延像一条丝巾飘在海岸线外边，落潮的时候它会与对岸的城市 Brigeport 连接起来，把一部分海水围成一个内陆湖。因此，



面向大海，一切尘世都甩在了身后。太阳的升起与沉落都很平常，不平常的是这个世界对它的态度。它来的时候我们雀跃，它走的时候我们悲伤。

长滩实际上就是一条沙洲，海浪送来的贝壳一层一层堆叠成一条漂亮的小堤，堤上的沙土中居然成片地盛开着黄色的草花。走在花丛中，里边的海和外面的海映衬着，地上的蓝和天上的蓝映衬着，轻风拂面，夹带着海水的咸湿，海浪在耳畔轻声吟唱：“哗——哗——你是否安好？”

我迎着阳光，沿着海浪在沙滩上冲出的弧线走。有精灵一样的小鸟在前面追逐着浪花，它们双脚着地居然可以跑得像箭一样快，或许是有海浪掀起的微生物在吸引着它们；海鸥时而停在浪尖上，时而盘旋在头顶；几朵白云悬浮在蔚蓝的空中，海天一色，在远处胶着成一条线。我陶醉在这样的情景之中，感受到的尽是人世间的美好。

傍晚时分，开始有几辆车载着一家大小开进来，我意识到，真正的美

景即将上演——太阳逐渐向海靠近，天边开始泛起红晕。

我坐到石头栈桥的最前端，面向大海，一切尘世都甩在了身后，耳边有风，眼前有海，远处是在海浪里拼搏的海鸥，和在云端里燃烧的落日。

蔚蓝色的天一点一点地褪去颜色，天际的红渐渐晕染开来，而太阳就好像在脱掉它的斗篷，慢慢地滑向水的尽处；一片云飘过去，好像要托住太阳，但很快就被太阳烧成黑色；而太阳却穿过它的怀抱，没有任何迟疑，投向海水；海水里，那条粼粼的光影越拉越长，越拉越远，直到消失殆尽；那最后一刻的太阳，就像美人鱼的眼睛，匆匆一瞥便果断沉入海中。

一切都安静了，只剩下留恋，不是太阳对世界的留恋，而是世界对太阳的思念，它弥漫在天际，久久不散。

其实，太阳的升起与沉落都很平常，不平常的是这个世界对它的态度。它来的时候我们雀跃，它走的时候我们悲伤。

其实，来和走都只是一个过程，当太阳从这里沉落，其实它正在世界的另一端升起。

生命何尝不是如此呢？

容易被温暖的心

我背对着太阳坐在 Macy's 百货前面停车场的马路牙子上，手里拎着沃尔玛的购物袋，里边装着刚买的 GPS 和多插孔接线板。粉红色的丝巾在风里一抖一抖地飞舞着，轻拂着我落寞的脸。太阳暖暖地照着我的背后，眼前是已着上秋装的街景，车来车往川流不息。

我是一名看客，观赏着别人的生活。

陌生的城市陌生的一切，突然间我就惆怅起来，我和儿子的选择是否正确？儿子会不会有时也像此时的我一样，独在异乡为异客，一颗心被寂寞填满？

我的车在车行修着，因为要等待两个半小时，我便请车行的 Shuttle Car（短程往复运送车）把我送到了沃尔玛，现在等它来接我。

如果不做错什么事还好，凡做错一点事，感觉到语言不通，人地不熟，力不从心，便觉得无比落寞。

昨天儿子学校开家长会，家长在图书馆签到后，学校发给每位家长一张不同的时间表，每科任课老师有 10 分钟与家长见面的时间，我顺着时间表，终于体会了一下孩子课间 5 分钟从一间教室奔到另一间教室的过程。

虽然，所有的任课老师都是一眼就认出我是谁的家长，但他们都说英语，介绍课程特点、重点和难点，我目不转睛、全力以赴地听，还是一知半解，暗自祈祷儿子会比我好——他一定比我好！

散会时月已高悬，我脑子里被那些半生不熟的英语充斥着，暗下决心要猛攻猛学。一路上边叹边走，到高速路出口时一踩刹车惊出一身冷汗，

刹车好像失灵了！慌忙补踩，好在车停下了。再启动再踩，还是有问题。回到家里才发现，我拉着手刹开了一路高速，估计刹车片磨没了。

今天早晨4点 Ann 就出差走了，我没了“拐杖”，只好自己在网上搜 Toyota4S 店地址，好在离家不远，开车 10 分钟。

4S 店和售车店连在一起，美国有很多这样的“前售后修”汽车行。进修车厂就像进车库一样，落地门严严实实地关着，车开到近前门便自动抬起，里边别有洞天。有人立即跑来接车，10 个并排的前台，你可以向他们讲述你的问题及要求，他们直接就录入电脑。然后你便可以到里边的休息室里等候了。

休息室里人很多（估计因为是周五，很多人都为周末出游来查车况），有的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有的人在咖啡厅喝免费的咖啡和牛奶，还有的人坐在外间聊天。我被告知检查需要等 40 分钟，于是便找了个舒服的座位上网。

40 分钟后检查结果出来了，服务人员拿着两张打印得相当漂亮的单子来找我：前刹车片已磨损三分之一建议更换，同时还要更换一个回转轴，加起来一共是 445 美元。肉疼！需要等待两个半小时，疯了！服务人员告诉我 Shuttle Car，我可以决定去留。于是我选择到沃尔玛买 GPS。

开 Shuttle Car 的大叔看起来快 70 岁了，面色红润，颇有几分仙气，一路上他不停地与我闲聊，丝毫不介意我蹩脚的英语。

“买了什么好东西？”他接我时问我。

“什么都没买，我想买瓶红酒送朋友，但是 Macy's 没有。”

“我告诉你哪里有，不过那位置不太容易说清楚。”他想了片刻说，“我先带你去认路，然后再送你回车行好不？”

当然好，这省了我很多麻烦。他不但给我指了红酒商店的位置，还细细地告诉我怎么走上回家的路。

送我回到车行，他还详细给我讲解取车的程序。“非常高兴认识你，希

望还能见到你！”分手的时候他把温暖的大手伸向我。

我的落寞和惆怅一扫而光。独在异乡为异客，需要有我这样一双发现真善美的眼睛！

儿子关注奥巴马

儿子去华盛顿三天了，没有打一个电话来。

我不像以前那么揪心和不安，觉得很好，不打电话来说明他玩得充实，乐不思蜀。

其实，儿子几乎从不主动打电话给我，我打给他，还没讲上十分钟，他就会说：“好了，我还有一堆作业要写。”我只好悻悻地挂掉电话。不过，我也觉得自己蛮无聊的，总是那几句话：今天怎么样？上课听得懂吗？中午吃了什么？有交新朋友吗？婆婆妈妈的，甚是无趣。

儿子稳定下来后，就不太愿意回我这里过周末了，顶多我接他出来吃顿饭便要送他回去，我有时不高兴，嗔怪他：“不需要我，我就回国了！”

“那不行，你在这里是心理安慰！”

臭小子，把我当摆设，还霸着。

凭我的机警，我断定他在寄宿家庭里也是大多数时间都待在自己房间里，并不比到我这儿更有趣，他只是害怕被寄宿家庭笑话总找妈妈罢了。好在我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他还算喜欢，每天通过 Broadcast（广播）听免费音乐，生活过得有歌有曲的，这让我深感欣慰。我也就尽量少骚扰他，给他攒点念想。

上周末老公来纽约了，我接他去看爸爸，他很兴奋，一路上滔滔不绝，跟我聊了很多。我发现他变了，话题变宽泛了，想法变成熟了，兴趣点从中国转到了美国。

聊朋友

“妈妈，我现在能记住很多同学的全名了。”他一个一个如数家珍，说完了等待我的表扬。“儿子你真棒！这些名字妈妈完全没听说过，也根本记不住！”我赶紧应景，看他脸上暗藏得意。

不过，美国人的那些姓确实很古怪，我一个也记不住。他能说起的名字应该有十几个了，可以以此判断他对一起上课的同学都了解得差不多了：内特有点胖，球踢得不算好，但人很好；克瑞斯很高，但对所有的肉类都过敏，喜欢吃泰餐；比利跑得超快，是球队的主力后卫；J. K每天中午饭都很主动地和他坐在一起，还约他周末去家里玩儿……他絮絮叨叨地说着，有时候在意我是不是在听，有时候却好像是自己在练习那些姓名的发音。记不住同学的名字曾经让他很苦恼，现在全解决了。

“在学校，你会觉得自己很孤单，和同学不一样么？”

“不会，美国什么人都有，白的、黑的、咖啡的……大家都不一样，所以我也没什么特别。”

我很高兴他似乎已经认同了他的学校和他的同学，找到了归属感。

“上周同学们竞选学生会，我支持的哥们儿落选了。”他煞有介事地说。

“怎么竞选啊？”

“就是演讲，然后大家投票。我发现演讲好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缘要好。”

“哦，为什么你没去竞选？”

“我现在还不太想，在下面做啦啦队挺好。”他在小学时一直很要强，参加班干部竞选、学生会竞选，到了初一就有点动摇了，不过还是会征询一下我的意见，我一直觉得他的要强是为我而做的。这一次，他很清楚自

己想要做什么。他开始懂得听从自己的内心，不再在意我的看法和期望，这是他长大了的一个标志，很好！

聊球队

开学之前，学校会让每个孩子选三项自己喜爱的体育活动，分别作为秋季、冬季和春季的体育课内容。儿子选了足球、篮球和网球。美国孩子很多选棒球和垒球的，儿子觉得那不是他这样的体格能玩得起的。

学校的足球课很好，七年级和八年级组成一个足球队，每周有三四天到外校踢比赛。两周前，儿子终于从一个板凳球员升至主力后卫，他高兴得第一次主动打了电话给我：“老妈，教练终于发现我是个人才了！”

不过，他们球队很弱，出去比赛，十次有八次都输，放在以前，输了球他就会很沮丧。现在，不管输赢，他都谈得饶有兴致，这是他成长中的另一个进步。

“周四我们踢了个6：0，这是第一次客场获胜，我们老输输出经验了。”他笑得很开心，学会了自嘲的男人才有魅力，不是吗？

我相信，足球给儿子带来很多欢乐，带来朋友，带来存在感。这也是当初为什么各个学校面试官都看好他的体育爱好的原因，他对NBA比赛的偏执和热衷曾让一位面试官惊叹：“他了解美国流行文化，这会帮助他很快适应美国的生活。”现在，这个评语应验了。

聊奥巴马

儿子一到美国，就注册了Facebook，还关注了奥巴马的账号。于是奥巴

马每天干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他都知道。

在奥巴马财政预案遇阻前夕，他有一天忧心忡忡地对我说：“如果国会不同意奥巴马的预案，美国政府就要 Shut down（关门）了。”我大不以为然，那关我们什么事呢?!

可是后来，他频繁地和我谈论这个话题。

“美国政府第一次 Shut down 是在 1981 年 11 月 23 日，不过只停了几个小时。”“Shut down 并不会省钱，一周就会有 50 亿美元的损失。”“奥巴马在 Facebook 上讽刺共和党只知道 discuss（讨论）不干实事。”

显然，他和奥巴马是一伙的，一路上他喋喋不休，拦都拦不住。

“你为什么知道这么多，每天上网看吗?”

“我们的历史课就是讲美国的政治体制啊，最近的作业就是关于政府 Shut down 的。我们要查很多资料，上网看，有时也和 Steve 一起看电视新闻，就连我们的科学作业也都是谈政府 Shut down 对科研及健康的影响。”

我不得不佩服美国的学校教育，它跟时事联系得实在太紧了。

聊苹果

儿子是个小果粉，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钻研苹果公司的一切，来了美国以后就愈演愈烈了。

ios7 发布后他特别兴奋，自己忙不迭地更新完就每天打电话催我更新；他见不得别人对苹果有非议，网上有人说 ios7 设计上有抄袭，他义愤填膺地跟我申辩了一整个晚上；他每天关注苹果公司的股价，搞不懂“土豪金”那么受欢迎为什么苹果的股价还会下跌；他上网搜苹果公司的发布会看，然后现买现卖地给我普及苹果知识；没事的时候，他会对着 iPhone 手机逗 Siri：“你叫什么名字?”“我叫 Siri。”“你是笨蛋吗?”“谁? 我?”“对，你

是笨蛋！”“我为你服务，你却……”“呜呜”“简直是一首诗！”“讨厌”“很抱歉，暂时无法回答你的问题……”他乐此不疲，我俩常常被 Siri 逗得哈哈大笑。

到了纽约他哪里也不想去，但要去第五大道的苹果店：“我得去体验一下 iPhone 5s。”

我们在苹果店里泡了一上午，他体验了各种新品，iPhone 5s、iPhone 5c、Mac、iPad 和 iPad mini 等等，我给他买了一个大红色的 iPad 保护套（据说买一个会有相当金额捐给贫困儿童）和一个天蓝色的 iPhone5 皮套，他喜不自禁，一边说“太贵了”一边无比深情地抚摸着说“不过手感真好”。

有一个很戏剧性的情节，儿子去苹果店时带着自己的 iPad，上面盖着一个爸爸从国内带来的保护套，但那个套盖上后 iPad 屏幕不会智能开关，儿子不服气，拿着那个套去向苹果店员讨说法，店员仔细端详了一会儿说：“对不起，你这个不是我们公司的产品。”儿子觉得糗大了：“我居然拿着一个假冒产品找人家，太丢人了！”

儿子在一天一天地长大，生活在一天一天地变好，秋天在一天一天地临近。当我倾听儿子的倾诉时，我听到的是他成长脚步声。看着儿子专注的表情，我心里很温暖，能陪在他身边真好！

在纽约吃罚单

相对纽约而言，康州是乡下。

在康州的“康庄大道”上，开车很舒服。超速是普遍的，一般不会有警察追；购物停车是免费的，啥时去都有车位；路边停车是随便的，除了高速路，乡间小路基本没车，更没警察。

康州人是不会开车去纽约的，我起初有些不能理解。

儿子寄宿家庭的女婿 Dave 每天去纽约上班，但他要把车开到火车站，然后花 30 多美元坐火车去；Ann 有时也会去纽约谈生意，一般都是我把她送去火车站回来时再接；Ann 的儿子 Dived 也会带女朋友去纽约度周末，两个人的车都会停在家里，他们同样是坐火车去。

“Oh，开车去纽约？”我的英语老师一听到这个问题便撇着嘴，“纽约可不是一个好地方，开车去麻烦死，找不到停车的地方，还会收到罚单。”她说她从不开车去纽约，她有个邻居总是开车去，“That's crazy！我好奇他到底把车开到了什么地方。”她摊着两手耸着肩一副不敢苟同的表情。

Ann 二十多年只开车去过两次纽约，领了两张罚单。一次是因为在过路口时恰好前边堵车，把她挤在了十字当中，警察过来毫不客气地给她开了张罚单；另一次她刚右转过去，便看到路边一个好小好小的牌子上写着“早 8 点到晚 8 点禁止右转”。“Oh，my God！”她两只手的拇指和食指合在一起，比画出一张名片大小的框，一脸哭笑不得。

这些故事听得我爆笑不止，但我仍然开车去了纽约，这便是我的愚蠢。

那天，朋友请我去唐人街吃中餐，说那里有个很好的粥店。“可以开车

去吗？”我赶紧问关键问题。

“可以，今天是周日，路两边都可停车。”

我很高兴，到了地方果然路边有停车位，而且周六、日是免费的，太好了，找了个很大的空当停好车进去享受美味，整个过程都很欢乐，出来我就哭了。

朋友从我的雨刷底下抽出两张单子递给我，一张白色一张橘红色，艳丽得很。“这是什么？”

我以为来了小广告，经朋友指点我才知道，那是罚单！115 美元！我赶紧换算成人民币，701 块 3 毛 3。

哦，坑爹啊！我停在了消火栓前面！美国的消火栓是黑色的，矮墩墩的，像废弃的下水道，又像垃圾桶，还像绑绳子的柱子，谁认识啊！在俺们康州乡下，根本没见过这东西啊！

朋友说，在美国，两项停车违章罚款最重，一个是停在残疾人车位，另一个就是停在消火栓附近。消火栓附近得让出差不多前后一个车的距离。我用旅游签证和中国驾照在美国驾车，打的是擦边球，以为占了便宜，这回算是交了学费了。

如果说这一单我虽冤但还认命，第二天发生的另一张罚单，却让我见识到了纽约警察的坏，果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啊！

我住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区的一个酒店里，因为是在非闹市区，酒店门前的马路边是可以免费停车的。不过，路的两边都有某个时间段必须把车挪走以便扫街，左边是周一和周四中午 11 点到 12 点半，右边是周二和周五。我退房的时间恰好是左边扫街时间刚开始（其实没看到扫街实况啦），朋友来帮我往车上搬东西，因为时间不长她便心存侥幸地把车临时停在了左边，从酒店大门走到我停车的地方也就 2 分钟吧，我们去时她的车前窗干干净净一切安好，等把东西放到我车上再回来时，天啊，那是什么？她的车前窗赫然插着罚单！

神兵天降啊！纽约警察想必是已先打好若干罚单，提前把车开到相关地点，时间一到，他们便开着车一路插罚单。如此心狠手辣，一点儿也不逊于北京警察！

朋友说：“庆幸吧，没把车拖走。”如果车被拖走，就不仅仅是交罚款了，你得自己打车去取车，并且还要交高额拖车费，那就真得“以头抢地尔”了！

好在交罚款很痛快，上网，分分钟钱就过去了。

经历了如此这般的凶险，下次我是绝对不敢再开车到纽约了，好市民原来是这样练成的！

真是相当佩服在纽约开车的市民，必须得向他们致敬！

不会坐地铁

儿子去华盛顿旅行回来后，嘴里多了三个关键词：坑爹，幼稚，地铁。

“坑爹”是指他们的运气。

学校组织的这次华盛顿之旅，最初预定的时间恰好是海军基地枪击案的第二天。日子到了，孩子们备好行囊，早晨5点半起床，到了学校才知道头一天发生了枪击案，事主在逃，为安全起见，学校不得不取消了旅行。于是，孩子们悻悻地返回家取书包继续上课。然后，学校定下了第二次旅行的日期。

日子快到了，政府 Shut down 了；日子到了，Shut down 在继续。这次不能再取消了，学校只好硬着头皮带着孩子们登上了开往华盛顿的列车。

原定的很多国家博物馆参观项目都搁浅了，不过学校新增了一些私人博物馆参观，诸如间谍博物馆、华盛顿总统的家、Arlington 士兵纪念馆等。“也还不错！”儿子评价说。

令我吃惊的是，康州的议员居然亲自带着孩子们参观了国会大厦。议员通常一个州只有一个，这在国内不可想象，儿子的学校并不是什么康州名校啊。“国会大厦里很多人在上班。”不谙世俗的儿子很平静地说，我很庆幸他还不懂这些。

我没有办法再从儿子嘴里打探出更多的消息，因为他的兴趣点好像并不是看到了什么，而是和同学一起出去玩了一下而已。

“幼稚”是儿子和同学们玩过以后给他们下的定义。

实际上，儿子早就反映他的美国同学都比他小。美国孩子入学的年龄截止线是每年12月31日，不像我们是8月31日。9月份出生的儿子在国内被卡

到了下一届，就是同学们的“老大”，到了美国他当然就更显“老”了。

孩子们去华盛顿，学校安排的是 Hilton 二线酒店（其实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说法），4 个人一个房间，房间里有三张床，一张双人的，两张单人的。双人床估计就是 1 米 5 宽的那种，孩子们都觉得太窄，谁也不愿意两人挤在一起。于是，作为老大哥儿子选择睡在地上，这样便皆大欢喜。

每天晚上，房间里的其他三个孩子都要看电视到很晚，早上便起不来，于是，儿子负责叫早。关键是，让儿子不屑的是，那些孩子看的是动画片《海绵宝宝》。“他们看得连对白都背得下来，但是还是乐此不疲！”儿子说这话就像家长在描绘娃娃，一脸无奈。

更让儿子崩溃的是，其中一个孩子在间谍博物馆花五美元买了两把比手掌大不了多少的塑料玩具手枪。“上面还亮着红灯，我去！同学们都说他特别浪费钱，然后他就问我说‘你觉得呢？’我真不忍心伤害他的幼小心灵，只好违心地说‘你喜欢就值’。关键是他还送了我一把，说是因为我之前送了他一瓶饮料。我去，我去，脑残了我……”儿子看来是真崩溃了！

还有一个孩子特别喜欢吃甜品，到了华盛顿就跑到购物中心买了盒 Godiva 巧克力，第二次又进甜品店时，被我那会过日子的儿子及时拉了出来：“我看他又已经忍不住了。”

哈哈！真感觉像是儿子带了一群孩子一样。

“地铁”是最让我这个老气横秋的儿子感到肉疼的东西。

“4 天花了我 40 多美元！老子一辈子也忘不了啊！换成人民币够我在北京坐俩月的！坑爹坑爹坑爹啊，啊!!!”这次儿子不只是崩溃，简直要自残了！

前一次我带他去纽约，从哥伦比亚大学坐地铁到第五大道，刷磁卡进站，粗心的我并没有注意到刷了多少钱，他悄悄告诉我：“刷了 2 块 5，还是咱北京地铁便宜！”不过，他又说：“北京地铁人比这儿多，也还行，不算贵。”

没想到到了华盛顿，地铁是像香港一样按站数多少收费的，一站就 2 块 5 以上，每天他们乘地铁穿梭于各个景点之间，是要花得多些。这把儿子给

刺激的，回来就变成祥林嫂了。“我现在才知道，真正的土豪都在华盛顿坐地铁啊！一年得坐掉多少钱！”

后来有朋友告诉我其实他们可以买一日票，就是一天内可以不限次数使用的，不用花那么多钱。但我确实没有勇气告诉儿子，我怕看到他痛心疾首追悔莫及的样子。

两个很欢乐的小插曲：

“我在火车上让校长震惊了。”儿子说。因为儿子的数学课是跟九年级同学一起上的，九年级不去旅行，所以数学老师每天在网上照留作业，儿子便在火车上写。校长走过来，当他看清楚儿子在干什么以后惊呆了：“我带这么多届学生出来，还从未见到有学生在出游的火车上写作业啊！”

“我在华盛顿的时候让同学崩溃了。”儿子讲的这个故事有点像微博上疯转的那个段子——“刚出国的时候”。

同学问儿子：“Have you been to DC before?”

儿子：“No. But I've been to NY.”

同学：“Do you think they are similar?”

儿子：“No.”

同学：“No?”

儿子：“Yes.”

同学：“Yes?”

儿子：“No.”

同学：“No or yes?”

儿子：“No.”

同学：“No?”

儿子：“Yes.”

于是，同学愤然离去。

校友日

我把车停下来后才注意到，隔壁停进一辆银灰色的奔驰小跑。车门打开，钻出来一个美国帅哥，浅褐色头发，银灰色夹克，高鼻梁，深眼睛，瘦瘦高高的，很养眼。

“肯定是校友喽！”同车的家长说。

星期五是学校的校友日，停车场停满了车，从这个学校毕业的很多校友都会回来聚会。

孩子们回家的校车取消了，晚上体育场有活动，各种比赛、游戏、卡拉OK，还有烧烤，要闹腾到8点半才结束。

其实，这一整个星期孩子们都沉浸在庆祝的氛围里。

学校给每个家长发了一封E-mail，详细介绍了校友会的活动安排，并且附上从周三到周五孩子们上学的服装建议：周三是“理想之装”——“你小的时候梦想过长大了做什么？你可以穿得像一个宇航员、一个消防员或者一个总统，请尽情穿出你的特色”；周四是“热带主题装”——“穿得好像你在度假，比如在夏威夷”；周五变回“学校范”，穿学校的主题色——绿色或白色，包括学生们自己设计的校友会T恤。

这个周末也被定为“无作业周末”，周六从中午11点30分到下午5点30分，学校运动场有一系列高中生的体育比赛，如足球、橄榄球、曲棍球比赛等等，都是校队与其他学校的比赛，孩子们玩得非常认真；中学生则做自己喜欢的游戏，或者当啦啦队，还有孩子抱着糖果盒义卖。到了晚上，有专门为高中生举办的通宵舞会和露营，这简直就是一场盛大的

狂欢派对。

因为要接孩子，我们几个陪读妈妈周五也凑在一起聚会。学校旁边有座山，山上有很多野生胡桃树，成熟的小胡桃掉得满地都是，无人问津，我们决定趁孩子们欢乐着，先去登山览秋，顺便捡些胡桃回来做五香桃仁。

山路蜿蜒蜒蜒却相当平坦，沥青铺得均匀好看。路两边树木高耸，枝叶交错，缝隙间填满金色霞光，红一簇黄一簇，闪着梦幻般的异彩。初秋的傍晚山里凉意甚浓，我们穿着风衣仍嫌有些冷，几个老外从身后跑过来却是短衣短裤，吃牛肉和不吃牛肉到底是不一样啊！

康州就是这一样好，美景随处可见，但从不会有人山人海，你可以静静地享受、恬淡地生活。整座山看不到几个人，我们几个妈妈好似走入原始丛林。

路过胡桃树，几个妈妈便挪不动脚步了，胡桃实在太多了，捡都捡不完。妈妈们蹲在树下没了身价，人手一个粉红色透明塑料袋，疯狂地捡，一边捡还一边自嘲抢了松鼠过冬的粮食。这一景象让我想起米勒画的拾穗的农妇，只是多了欢声笑语，不知国内的亲朋能否想象？

等我们闹过玩过下山时天色已晚，其他妈妈负责做饭，我负责接孩子。

从未在学校体育场见过那么多车，不过车队排列得十分有序，不像我们的家长接孩子时横停也有竖停也有，所以车流虽缓但却不会堵死。孩子们三五成群地从体育场走出来，令我惊异的是，一对小情侣走到我的车前开始拥抱在一起。我们的孩子当中有个读十年的女生说这很正常，高中的孩子大部分都在公开恋爱。我接她时她玩得非常兴奋，两个脸蛋一边画着一个黑色的H（学校名字的第一个字母），一路上滔滔不绝，回到家里还在谋划着第二天的露营要不要睡觉，她甚至和我们几个妈妈聊起哪个男生帅，还从手机里挑出照片给我们看，可见她有多么欢乐，而且她的欢乐没有顾忌，令人羡慕，这在国内恐怕有点难。



学校的大型活动办得很有生机，大部分活动都是由学生会自己组织。来到美国，孩子们首先要学的就是自主能力，没有老师来统一要求，也没有班集体的概念，有的恐怕只是“校集体”。

儿子看起来还是小孩子，不感兴趣男生女生话题，只是无比遗憾自己光顾着玩球没吃到烧烤。不过，他比往日话多了很多，并且和九年级的哥哥约好第二天去看他踢球。

周六的早晨儿子通常都会起得很晚，我也心疼他平时没懒觉睡，所以出门时已是中午 12 点，我们又去街对面邻居家摆在家门口的 Tag Sale（旧货地摊）转了一圈，儿子花 5 毛钱买了俩棒球，因为便宜遂颇觉得意。

到了学校体育场，各种球赛已经开始了。场上的运动员都穿得非常职业，不觉得这是校际比赛，倒好像是职业联赛。

体育场入口处居然停着警车，三个警察指挥车来车往，其实在我看来根本没什么必要，一切井然有序，但他们仍然到 5 点钟我离开时还在那里。

体育场太大了，学生及家长或校友们散散落落地聚着堆，所以并不显得有多少人。倒是有一台拖拉机轰轰隆隆地来回开，上面坐满了欢乐的小孩子；天上还有架小飞机拖着长尾标语一圈圈地飞着；体育场绿草茵茵，四周树木红绿相间，把这里围成一片与世隔绝的林间空地；孩子们有的席地而坐看比赛，有的聚在一起闲聊天，有的凑成一小堆有一搭无一搭地传球踢，活泼可爱，自由自在。这里好像有一个很盛大的节日，又好像是一场很随意的聚会。

儿子和同学踢了一会儿球，便跑过来跟我要了 3 块钱去买义卖的糖果。

在橄榄球场和网球场中间的小空地上，是学校摆的饮食摊，有各种水果、热狗及汉堡在卖，还有一些印有学校标志的运动服。义卖糖果的正是儿子同年级的同学，他抱着糖果盒挨个人推销，一般人都会掏钱买下一包。儿子买他的糖果，我看天阴下来，有些冷，便花 65 美元给儿子买了件带棉衬的校服夹克衫，儿子很喜爱地穿在身上，手在身上摩挲着，嘴里却在不停地喊着：“太贵了，坑啊！”

我第一次进儿子学校的运动馆，有很专业的健身房、篮球场和游泳池，走廊里有一面墙陈列着各个校队比赛拿的奖品奖杯。户外的橄榄球场也相

当专业，橄榄球是这个学校的强项，一场比赛正在进行中。

儿子很热衷看橄榄球赛，早早地就占好了位子。我则是此生第一次看，各种不懂啊——这哪里是球赛，明明是摔跤嘛，还飞跑着过去把别人撞倒，看得我心惊肉跳的。加上天冷，又有点饿，我几次都想说走，但看到儿子看得津津有味，只好舍命陪着。中场休息时儿子居然主动说“我们回去吧”，我甚是感激。晚饭时问儿子：“如果没有妈妈你会一直看完吗？”

“当然！”儿子不动声色地回答，我心里立马涌起一阵暖流。

总结体验：学校的大型活动办得很有生机，但对学生们要求却不是硬性的，只是建议，全部随意；大部分活动都是由学生会组织，包括糖果义卖、T恤衫设计等；来到美国，孩子们首先要学的就是自主能力，想做什么，想怎样做都由自己决定，没有老师来统一要求，也没有班集体的概念，有的恐怕只是“校集体”。我们的孩子被家长和老师包办惯了，可能会有些失掉组织的感受，我看儿子在偌大的操场上游荡，有这样的感觉。不过，儿子倒也乐在其中，我便释然。

儿子哭了

周日是个艳阳天。

康州的秋天浓墨重彩，黄的亮丽，红的抢眼，绿的深沉，蓝的深邃。

开车走在高速路上，仿佛疾驰在油画之中，我常常会大呼小叫，不能自己。

儿子坐在后座上悄无声息，旁观着我一个人的激动，这让我很是不平。突然，他说话了：“明天又要上学，很讨厌！”声音不大，但却惊得我心颤。

“为什么？上学不好吗？你不快乐吗？”

“我讨厌踢球，我不想踢球，我希望能够快点变成篮球课（按照学期计划篮球课要等到11月30号以后）。”

很奇怪，不是前段时间才兴冲冲地打电话说教练发现他是人才了吗？不是踢主力后卫了吗？不是每天都有比赛吗？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

“我两周前比赛失误漏了一个球，教练把我换下场，再也没让我参加比赛。”

“别人踢得好他会说很多鼓励的话，但他从不跟我说。”

“现在上足球课，我跟本踢不到球，大部分时间都不让我上场，上场了也没人传给我球。”

“不是因为我踢得不好，比我踢得差得多的人，教练都让他们踢主力。”

“上周有一个他事先安排好的同学有事不能踢比赛，他叫我的名字，我站过去，他问我‘你愿意去吗’，我说‘愿意’，结果他还是又问我‘你到底愿意不愿意’，好像我一定要高兴得跳起来才行。”

我终于听得有点眉目，也许儿子太内向，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感情，给教练造成误解，以为儿子不喜欢踢球，其实我知道他有多喜欢。过去几个星期，踢球几乎是他每天都要跟我说的话题。

“你可以自己去找教练说你很想踢球、很喜欢踢球，问他什么时候再让你踢。”倔强的儿子不愿意，他觉得被教练冷落很不公平。

“为什么你说同学不传球给你，是你表现得很怪异吗？”

“不是，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他们拿到球都霸在自己脚下，不想传给别人。而我拿到球，还没踢他们就都喊‘传给我传给我’，搞得我没带几步就传出去了，我一场下来踢不到几分钟球。”说着说着儿子开始哽咽。

我突然那么想去抱紧儿子，我知道他不会是因为踢不到球便这么委屈，他的沟通出了问题。

本来是去坐蒸汽火车看红叶的，现在我们俩都没了心情。我想尽一切办法逗儿子开心，但儿子却一直闷闷不乐，直到遇到同学，吃了同学带来的牛肉干，慢慢地才有了笑脸。

晚上回来，儿子突然跟我说：“妈妈，我其实没有好朋友。”

我知道。

儿子非常敏感，交友非常被动，是属于很难打开心扉的那种人。但是，此时，他是多么渴望友谊。

“之前不是交了几个小朋友吗？克瑞斯、内特、当肯……”

“我现在发现，他们都是有点儿怪的人，其他同学都不喜欢他们。比如克瑞斯，我怀疑他听力有些问题，因为每次我跟他说话，他都像没听见一样，从不回答我，即使我们坐在一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内特因为像小孩子，其他同学都嘲笑他，除了我，没什么人跟他说话……”

我明白儿子说的是什么，他觉得自己跟一群边缘人凑在了一起，然后觉得自己也被边缘化了。

我告诉儿子，必须交朋友，去交自己喜欢的朋友：“不管别人喜不喜



中国学校的体育课设置让中国孩子出国以后体育技能处于明显的弱势，无论是足球、篮球还是网球，他们都只能被编到 B 队，比赛的乐趣大打折扣，体育精神也很难领悟。我们的教育，可以改改么？

欢，只要自己喜欢就行。”

儿子不太懂，他只是嗫嚅着：“我不知道我喜欢什么样的人，也不知道怎么才能交到自己喜欢的朋友。”

“你要主动交流，主动找他们玩儿，或者送些小礼物联络下感情……”我知道我俗气了，但我其实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我笑着，尽量用轻松的语气开导他，但我相信，此刻的我，比儿子更心痛，因为我知道我的儿子正在承受孤独的折磨，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那种身在别处的痛苦，我希望一切都能很快过去。

孩子小的时候，无论他遇见什么困难，你都可以出面为他解决；孩子

长大了，你却只能旁观他的痛苦，看着生活设置种种障碍教训他，等待他自己学会应对。

我觉得无能为力，只有默默地陪伴。

第二天，问题又来了。

放学时，儿子来到自己的书柜前，把科学书放在脚下，直起腰整理书柜内部。等他再想拾起科学书时，书不见了。里边有儿子的7次作业，而且当晚还有作业要做。

我在校车站接回来的儿子愁眉苦脸，很焦躁。Ann说，你可以给他的Advisor写信约时间见一下，要把Adam现在遇到的问题跟她交流，请她帮忙。甚至可以直接问他的足球教练，什么时候才让他再踢球。“这在美国很平常啊，每个家长都会这么做。”

我犹豫着，不太想插手太多，以免把问题复杂化。也许一切都很平常，只是儿子太敏感了；也许一切只是过程，很快就会柳暗花明。

但是，我是如此的脆弱，不能承受儿子的半点儿波折。就在今天，我看到了朋友发在朋友圈的文章《中国人去美国的14种结局》，觉得说得太对了。美国是好，但它不是我们的；中国人在美国不要试图把自己变成美国人，我们只是来取其精华的；赤子之心是在痛苦中炼出来的，还是要中国好才是真的好。

儿子的校长

我其实没有想一下子就见到儿子的校长，但是，当 IVY（朋友的留学机构）帮我写了那封反映儿子问题的邮件后，直接要来见我的，确实是校长。

其实他并不是我们中国学校那种意义上的校长，他可能只是初中部的教导主任，但孩子们都叫他校长，儿子也这样叫。

Mr. Christman 个子瘦高，脸上挂着美国人特有的那种坦率真诚的笑，身上那件浅绿色碎格子夹克衫，把他的上半身抬得高高的，两条腿又细又长。他把我迎进办公室，指着沙发让我坐，他则坐在我对面的木椅上。

“Adam 不错，他很温和，很友善，话虽不多，但无论你什么时候跟他打招呼他总是很温暖地微笑着……”没有一句废话，Christman 直奔主题，全方位、立体化地向我介绍了儿子在学校生活的方方面面。给我的感觉，他不是校长或者教导主任什么的，而是儿子的班主任。

有的是他听其他老师说的：“他的作业完成得非常认真，他读和写都非常出色，甚至比一些美国孩子都好，只是有些安静，上课讨论时不爱说话。”

有些是他亲眼所见：“他有朋友，每天中午他都会和他们一起吃午餐，有时候我也会看到他一个人坐在那里，那我就走过去和他一起边吃边聊，或者把他拉到其他孩子的餐桌上。”

令我惊奇的是，他竟能说出和儿子走得比较近的几个孩子的名字：“有好几个孩子都喜欢 Adam，内特、当肯、克瑞斯，而且他们也都是非常好的孩子。”

本来忧心忡忡的我，听着听着便高兴起来。我知道他没有应付我，他说的几个孩子的名字正是儿子嘴里经常念叨的，一个校长能对儿子观察得如此细致，我还担心什么呢？

Christman 非常赞赏儿子的英文水平：“对于一个刚来美国的孩子来说，Adam 的英文实在是很好。”他好奇地问我：“他的英文是在哪里学的？”虚荣心作怪的我鬼使神差般没有告诉他儿子曾经在新方东集训 5 个月：“他只是在自己的学校里学的，中国的每个中学都教英文，水平都不差。”但是我告诉他，Adam 需要鼓励，需要获得更多的自信和更多的朋友，我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

“我一定会，明天午餐时我就去跟他聊聊 NBA。”得知儿子超喜欢 NBA 及足球以后，Christman 非常兴奋，“Adam 真是不一样啊，很多中国孩子不喜欢运动，他们只喜欢读书。我一定会跟足球教练沟通，让 Adam 快乐起来。”

一席谈话之后，我如释重负。当我站起来告别时，习惯性地觉得自己给校长添了很多麻烦，嘴里不断地说“thanks”。没想到，Christman 对我伸出大手：“非常感谢你能告诉我这么多信息！”说得就好像他是家长我是老师，这还真有点角色倒错咧。

第二天，我便收到 Christman 的邮件：“我已经与体育部主任沟通了关于 Adam 的足球课事宜，而且今天我看到了 Adam，给他打了气，He is such a nice kid!”

晚上，我接到了儿子的电话，原本在万圣节无处可去的儿子接到了同学的邀请：“克瑞斯不知道从哪里知道了我家里的电话，他打电话来说，万圣节我可以去他家里过！”

然后，儿子又告诉我，周六他要去踢比赛了：“一天的比赛，很多场！”也许，这就叫效率，我真是太高兴了。

在美国，看不起病啊！

院子里的枫树在最后的绚烂绽放后，落光了叶子，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凄冷地站在那里。冬天真的来了！

来看我的闺蜜们也在疯狂的两周狂欢后，带着行囊回家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楼上楼下寻寻觅觅，真的没什么事可做了。

我洗了澡，准备卸掉假发，开始像真正的正常人一样过几天。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要掉光头发，重新戴上假发。

实际上，这几天我一直在恐惧，因为去了耶鲁医学院，验了血，预约了一堆检查。

从前我从未有这样的感觉，害怕，就像死刑犯被重审一样，害怕再一次宣判。

耶鲁的医生不像国内的医生。在国内看病，医生总会说：“没事儿，你这病现在不算什么，就像感冒一样小 case，现在都可以治愈了！”

耶鲁的医生走进门，一坐下便说：“你必须得知道，这个病是不能治愈的，你需要长期坚持治疗，一种药物失效了，就需要换用另一种药物，它会首先转移到肝脏、肺脏、骨骼、大脑，然后是其他地方。”

我光着身子套一件宽大无扣的病号服坐在诊室的床沿上，微笑着看着医生，Ann 陪着我，她握着我的手，像亲人一样。

这里不像国内，医生坐在诊室里，门外被病人围得水泄不通；这里是病人坐在诊室里等医生的到来，我们等了差不多 20 分钟。

诊室方方正正，靠窗顺着墙放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架着一台电脑。一

张床像对角线一样斜放在诊室正中，高高的，需要踩着垫脚才能爬上去。在桌子和床中间放着一把医生坐的转椅。挨着桌子靠墙还有两把椅子是给病人家属准备的。我一进门便被要求脱掉所有衣服换上病号服。病号服没有扣子，我只好把前襟掩起来，坐在床沿上发抖。Ann 进来帮我披了一个薄毯，然后坐在我对面陪着我。

有那么一阵儿我又有些恍惚了——这个我不认识的金发碧眼的洋女人，究竟是我什么人？是什么机缘让我认识了她？然后她像领着孩子一样领着我来看医生？

我研究着 Ann，Ann 开始研究我们的预约单，写在预约单上的医生的名字有些拗口。“不像是美国人，也许是阿拉伯人。” Ann 说。我在心里一边想问 Ann 难道不能走个后门约个名医吗，一边又嘲笑自己的这种惯性中国思维。我笑出了声。

没多久，进来了一个护士，核对了我们之前填过的病历资料后便端着它走了出去。5 分钟后医生进来了，果然不是美国人，但也不是阿拉伯人。“可能是俄国人。” Ann 过后跟我说。

当医生坐下来说过前面那段开场白后，我看见 Ann 看向我的眼神有些哀伤，我笑了，这些我都知道。

医生问了一些病历上没有罗列的问题，然后建议我做一系列检查：“我们会把新的检查结果与之前的进行对比。如果病情有变化，恐怕就要更换口服药；如果没有，那就继续服用现在的好了。”

现在回想起来整个过程有些梦幻，我机械地回复着医生的询问，静静听候他的安排，等医生走出门后我才想起来，好多朋友帮我问的什么“免疫疗法”“生物疗法”“DNA 疗法”，医生没提，我竟也忘了咨询一下。

医生离开后 Ann 走过来，抱住我哭了。

我这不是好好的么？日常生活都能自理，没有晕倒，没有消瘦，每天吃得好睡得香，白白胖胖……Ann 被我说笑了，但我自己却忽然觉得心像被

掏空了一样。

从医院回来我直接去儿子寄宿家庭接了儿子，当晚和儿子睡在同一张床上。他熟睡以后，我紧紧地把他拥入怀中。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还能做几次。

其实当一个人面对死亡，不舍的不是金钱、地位、别人的赞誉、生活的享受……锥心之痛的，只是亲情，是和亲人在一起相濡以沫，即使什么都不说，你坐床头我坐床尾也能感觉到的那种脉脉温情。

在美国看病和中国最根本的区别是后付费，所有检查诊断都看过以后账单寄到家里来（所以，会有很多没有保险的穷人逃单）。因为我也没有医疗保险，实在担心费用太高，便让 Ann 提前打探了一下完成所有检查要花多少银子。Ann 打电话问到的结果不但吓傻了我，也让她崩溃了：做一个胸腹 CT，10000 美元；头部核磁 6000 美元；骨扫描 10000 美元……算了算了，我还是回国检查吧，实在太可怕了！在美国，我真是看不起病啊！

值得骄傲的是，耶鲁的医生很认可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检查，他们看了我在 301 医院做的 PET CT 片子，直夸质量好：“照这样的再做一个，我们来帮你诊断！”

也许过不了多久，我就要回国了。被耶鲁的医生一吓，我觉得必须得做一次检查了。

但愿一切如常。

体育课，把厌恶变成酷爱

“真是太棒了，下星期我就开始打篮球了！”

儿子抑制不住小兴奋，嘴里念念叨叨的总是这句话，不知重复了多少遍，有高兴，也有担忧。

几个星期前在学校的校友会上，儿子跟同学们玩了一把篮球。一向觉得自己打得不错的他小受打击：“他们篮球玩得太牛了，尤其是运球，想去哪儿去哪儿，老子拦不住啊！老子弱爆了！”

“也许我会被分到 B 组，也许老子也能成为 B 组的主力吧，也许老子只是个替补……”儿子开始患得患失。

在学校里，儿子最欣赏的一个同学叫 Billy：“他实在太强了，足球在 A 队，篮球打得好，橄榄球玩得棒，棒球居然也牛，而且，而且他还打冰球！”儿子唏嘘不已。

美国孩子身怀多艺的很普遍。“我们学校的体育课都学什么了呀？除了跑步、跳远、投实心球……我实在不明白我们的学校为什么不能像美国人，从小就学足球、篮球、各种球，还有游泳、健身。他们从小学一年级就玩这些，还打比赛，可不是每个人都玩得那么好么！”儿子开始抱怨。

我竟也觉得儿子抱怨得在理。

在美国的学校，体育课每天必有，放学前两个小时，根据不同季节学校设置不同运动项目，孩子们依据个人爱好自选。健身、游泳，然后，秋季是足球、橄榄球、垒球、曲棍球，冬季是篮球、冰球，春季是棒球、网球等。

不要小看这两个小时，年复一年，日积月累，这是多大的强度啊。国内出来的孩子普遍感觉到运动的压力，体力跟人家没法比呀。而且学校的运动课不只是玩一玩那么简单，孩子们要认真地去打比赛，在比赛中享受运动的乐趣、增长运动的技能。

美国的大学招收孩子，也会看你的体育好不好，但不是简单的看你的肺活量是多少，50米跑多少秒，立定跳远有多远，他们会看你会几项运动。

我在儿子的学校看孩子们比赛，惊讶于场地的专业、孩子们服装的专业、教练的专业，那绝不是在看孩子们瞎玩儿，而像职业联赛。孩子学校的教练都是外聘的，孩子们平时上课都要穿各种专业运动服，足球课穿了篮球鞋、篮球课穿了跑步鞋那是不行的，我想这培养的是专业精神。

到了高中，学生的比赛就已经相当有看头了，他们的技术相当了得，有的家长看了高中孩子在校内打篮球，“哦，那简直就是小NBA！”他们感叹。

想想我们的中学，还在为体育中考忙乎呢。但可悲的是，我们的体育课没有和孩子们的兴趣结合起来，很多家长不得不在课外花钱请教练学网球、足球、篮球。而孩子们对学校的体育课也大多深恶痛绝。我来美国之前，还有儿子的同学家长攒体育中考训练班。我其实也和儿子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

到什么时候，我们的教育不会只为了教育而教育？到什么时候，我们的教育是与生活和现实连在一起的？

帮儿子交朋友

第一次见 Chris，是在儿子学校的校友会上。

中午时分，我开车把儿子送到体育场，有一些高年级的球赛可以看。儿子下车径直走到足球场边坐下。那天阴雨，儿子瘦小的背影缩在那里，眼睛盯着场内，甚显孤单。我悄悄地站到他身后，心里想他为什么不去找一个同学一起呢。

就在这时，一个看起来比儿子矮小敦实的男孩抱着一个明黄色的足球走过来，伸手拉了下儿子的衣袖：“Hi, Adam!” 儿子转过身笑了，然后就像事先有商定一样，两人一前一后走到旁边的草坪上，漫不经心地踢起了球。

球在两人脚下漫不经心地滚来滚去，他们似乎也没什么交流，但看起来温馨默契。我偷拍了两段视频，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儿子和他的美国同学在一块儿玩。

后来我知道，那个孩子就是 Chris。

万圣节要来了，Ann 提前两个礼拜告诉我，要去给 Adam 买装扮了。“他这么大了，也需要？”“当然，每个美国人都过万圣节！”

还有一周了，Ann 又提醒我：“你必须得让 Adam 提前跟同学约好，万圣节那天要和谁一起过，要很多孩子在一起才有意思。你可以让他把同学约到这里，也可以把他送到同学那里，一定要提前约好！”Ann 像老板一样，吩咐了一遍又一遍，她说，她担心儿子到时候是一个人：“那会很伤心很无趣。”



这个万圣节，儿子过得相当快乐。他扮成吸血鬼，提着南瓜灯，和同学一起挨家挨户敲门，最后收获了半袋子糖，还去好几个同学家里参观，儿子的快乐感染着我。

于是万圣节的前几天，羞涩内向的儿子做出惊人之举，他挨个问同学，是否愿意邀请他一起过万圣节，每天回来都告诉我一个“坏消息”：“当肯说他需要问下他妈妈。”“内特说他是去亲戚家里过。”“Chris 说他是去另一个同学家里过，那个同学叫 John，我跟他不熟。”整个过程中，我一直鼓励他不要气馁，因为我想这也许就是他交朋友的开始，我不要他一直孤单。

万圣节的头一晚，儿子打来电话，很沮丧：“妈妈，看来我只能去你那里了，我没有找到可以一起过的同学。”

来我这里也不错，Ann 的儿子从学校特意回到家，我们买了糖果，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Ann 还给每个人都做了面具，来这里也能感受到一个很美国的万圣节。“就来这里吧。”我用轻快的语气对儿子说，尽管我知道，这比和同学在一起感觉还是会差一些。

没想到，晚上 9 点钟儿子又打来电话：“Chris 打电话给我，说如果我愿意，我可以明天晚上 6 点钟到他家里集合。”

欧耶！当然愿意！

这个万圣节，儿子过得相当快乐。他扮成吸血鬼，提着南瓜灯，和同学一起挨家挨户敲门：“trick or treat！（不请吃就捣蛋，指万圣节孩子们挨家挨户要糖果等礼物，如不遂愿便恶作剧一番的风俗）”最后他收获了半袋子糖，还去好几个同学家里参观，并和同学们一起玩了室内小型曲棍球。

儿子的快乐感染着我，而我的内心对那个叫 Chris 的小男孩儿充满感激。

正好，纽约有 NBA 季前赛，朋友送了两张 Knicks（纽约尼克斯队）主场球票，在著名的曼哈顿 Madison Square Garden（麦迪逊花园广场），座位相当好，正侧面。我鼓动儿子邀请 Chris 一起去。

这是我第一次和 Chris 交谈。我问他 Adam 不爱说话，他会不会有时感到很无聊，Chris 的回答让我很惊异：“他只是英文口语还需要提升和适应，慢慢就会好了！”如此贴心的一个小男孩！我告诉儿子，要珍惜 Chris，因为



球在两人脚下漫不经心地滚来滚去，他们似乎也没什么交流，但看起来温馨默契，我偷拍了两段视频，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儿子和他的美国同学在一块儿玩。

他是如此善解人意，如此善良，他有那么多美国同学可以交往，没有沟通障碍，但他愿意拿出耐心来结交儿子这样一个有些内向的异国朋友，这是多么难得！

显然，一起过万圣节，一起看球赛，拉近了 Chris 和儿子的关系，这个周末，儿子又接到邀请，去 Chris 家里玩了一整个下午。

现在，儿子正在纠结呢：“到底还要不要把春季的网球课改成棒球课啊？我喜欢棒球，可是 Chris 选的是网球！”

我知道，这种烦恼是有一点点儿甜蜜的！

题外话：帮儿子交朋友我两肋插刀！Chris 家住在森林里，去他家的路

蜿蜒曲折，尤其晚上，周围漆黑一片，树影婆娑，好似丛林探险，但我还是满心欢喜地接接送送；陪他俩去看球赛，他们进到美丽的 Madison Square Garden 后，我便在街对面的麦当劳坐等，一边看街上人来人往，一边在手机上查看比赛实况，心中充满幸福。有朋友问我，到底要陪儿子多久啊，我的回答是，我想一生一世陪着他；又问，娶了媳妇不要你了怎么办？我说，那我就躲起来陪着他。我是溺爱的妈妈吗？

不一样的成绩单

一小摞 A4 纸装订在一起，上面密密麻麻印着英文，不说的话绝对看不出那是成绩单，倒像是一沓学习资料。

儿子把它递给我，我看到上面是按学科分段落的，每学科右上角有打印的成绩，字体大小与正文一样，既不彰显，也不忽略，就那样平平淡淡。

这实际上是由各个学科老师集体写的“半学期评语”：首先是介绍本学科的教学内容，其次是评价学生在本学科学习中的表现，包括上课情况、作业完成情况、平时测验情况、小组讨论情况。每科老师写得都非常有针对性，绝不是套话空话，他们会具体到哪一次作业表现出的问题是怎样的。当然也不是告状信，每科老师都会在极大地肯定孩子优点的基础上写出问题，优点也很有针对性，看了以后，让家长心里非常有底。

除了体育老师没有写评语以外，英语、历史、数学、科学 4 科老师给儿子的评价都很高，认为他聪明、勤奋、记忆力好、作业完成质量高，但同时一致指出儿子的不足是上课不喜欢发言：“集体讨论时听不到声音，但是小组讨论或一对一提问，又能说得很好。”这个问题不是来美国才有的，相信他人大附中的老师也会这样认为。我只能寄希望于随着他自己的觉悟提升慢慢改进喽，逼是没有用的，这一点我决定“放弃治疗”。

与中国不同，这份成绩单上看到的成绩并不是卷面成绩，而是包括平时作业和课堂表现的综合成绩。因为儿子课堂表现不积极，除了数学外，老师给的成绩都比卷面成绩低，儿子有点小沮丧。

我对这第一份成绩单倒是相当满意。数学很出色，我知道并不全因为

数学简单，事实上由于课程设置不同，有些内容儿子在国内没学过，到这里还需要自学补上，比如一元二次方程。有意思的是，他的历史试卷考试居然考了个全年第一，98分，要知道一个中国孩子来学美国历史，结果把美国孩子都毙掉了，这让我觉得儿子很帅！

拿到成绩单的第二天是周五，学校召开家长会。此家长会非彼家长会。全校学生放假一天，学校给每个学生家长安排20分钟时间一对一与 Advisor 面谈。

由于学校提前两周就把预约邮件寄给了寄宿家庭，而寄宿家庭家长没时间去便没办理预约，我得知后于当天写邮件给 Advisor，Advisor 竟然很快回复定下了见面时间，我这个英语“很差的人”，竟然跟 Advisor 热火朝天地聊了半个多小时，她认为我听懂她了，我认为她听懂我了，该说的都说了，该知道的也都知道了，会谈在友好祥和的气氛中结束。

走出 Advisor 的办公室，连我自己都对自己竖起了大拇指：“Good job！”

一切都还不错，生活踩着细碎的脚步，匆匆从我足下滑过，它有时痛苦，有时欢歌。

如此感恩节

儿子背着双肩包，一手抱着 iPad，一手拎着一小箱橘子，一步一步慢慢走远，走进了那个美国人的家，我的视线里只剩下一幢关着门的房子。

整条街都房门紧闭，已近中午时分，却仍然感受不到任何节日气氛。街边的树早已落光了叶子，天蓝得静谧，阳光白得耀眼。偶尔有风旋起路边的残叶，模糊了画面，也模糊了我的视线。回想儿子纤瘦的背影，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他真的还是个孩子。

每次当我把儿子送进别人的家门，心都会陡然变得空旷，淡淡的落寞从胸口漫过头顶——那个孩子要去过自己的日子了。

我看着自己的影子笑了，算是对自己文艺范的嘲讽。转身上车，我也要去过自己的生活了。

今天是感恩节。

儿子要和寄宿家庭一起过。

我想他有可能是好奇美国人的感恩节到底要怎样，更有可能是潜意识里想尝试独立的滋味。他总是这样，游走在独立与依恋、成人与孩童之间。

Ann 今天也找好了去处，到朋友家去“感恩”。实际上，美国人的感恩节从某种程度上讲比圣诞节还隆重，它最像我们的春节，家家团聚，大吃大喝，单身之人往往都会收到朋友的邀请，几乎每家餐桌上都有一只硕大的火鸡。

其实 Ann 的儿子 David 上周五就从波士顿回来了，不过他像我们中国的儿子一样，“有了女朋友便成了别人的儿子”，住到了女朋友家，只说这周五会带着女朋友及其弟兄回来和 Ann 一起吃晚饭。



感恩节这天，Ann 一大清早就兴高采烈地筹备着家宴。她把家里最精美的餐具都拿出来放到洗碗机里清洗，餐桌铺上洁白的针织台布，在金色的大圆底盘上面叠放着青色的荷叶餐碟，餐碟上架着两只晶莹剔透的蘸料盒，旁边咖啡色高脚水晶杯彰显了这一餐的贵气。

Ann 没有一丝一毫的不快，她一大清早就兴高采烈地筹备着周五的家宴。

她把家里最精美的餐具都拿出来放到洗碗机里清洗，餐桌铺上洁白的针织台布，金色的大圆底盘，上面叠放着青色的荷叶餐碟，餐碟上架着两只晶莹剔透的蘸料盒，咖啡色高脚水晶杯彰显了这一餐的贵气。Ann 在每个餐位前摆了一只精美的枫叶小烛台，端详了一会儿，跑到门外，把我秋天时买的一个造型南瓜和一小袋橡果抱了进来，南瓜摆在了餐桌正中，橡果散放到餐桌各处，她的小情调立刻得到了显现——Ann 就是这样一个有很多小情调的女汉子。

那一餐，Ann 的策划是水饺和寿司，这是不是很有意思？感恩节第一餐，他们吃的竟是异国风情！

下午两点，Ann 梳洗打扮好要出门了。她拿出一沓艳黄色的即时贴，把周五家宴每道菜的制作方法都详细地写在上面贴到橱柜门上，齐刷刷粘了一排，声势十分浩大：“让孩子们自己来认领他们每个人的工作，我们只负责管理就好了。” Ann 狡黠地对着我笑，我吃惊地看着她，感叹着外国妈跟中国妈的截然不同。

冷冷清清的屋子里剩下我自己，我也要走，去找我的“家人们”感恩。

我们三个陪读妈妈凑到了一起。以前说过，她们在国内都属于找不到油瓶子的主儿，来到这里居然都晋升为专业“厨娘”了，烤蛋糕、蒸包子、酱排骨、炖鱼，无所不能，无所不会，而且都是照着菜谱来的，做得比卖的都好看，我的厨艺自然也就被比得黯然失色，只有端坐台前等着吃的份儿了。

在异国他乡，什么也比不了同胞之情，大家不需要怎么相处就都像姐妹一样。温暖的屋子里透着一份闲适，我们几个黄皮肤的中国人，在白人的世界里，蹭着他们的节日，享受着我们的温馨。

如此感恩节，听不到炮竹声声；看不到张灯结彩，街上安静极了，酒

吧和商店都关了门，与往日不同的是，家家户户门前都多停了几辆车，这意味着每幢房子里都多了很多人。他们关起门悄悄地热闹着，围在一起感谢着上帝。

而我，也在感恩。我深深地感谢着我的父母、儿子、家人、朋友、医生，还有这个世界，感谢阳光普照，感谢昼夜轮回，感谢所有属于生命的气息。

活着，真好！

留学，先改变了我

今天是黑色星期五，据说好多美国人半夜就去各种商店门口排队了，感恩节大优惠，有很多人今天会把明年一年的穿用都买回来。

我一个人坐在家里，想哲学问题——中国孩子为什么到美国留学？

国内网络上有人知道我带着孩子到美国上学了，不停地谩骂，好像我背叛了国家、背叛了民族，贪污腐败卷了别人的钱财。我是卷了别人的钱，不过那是我老公的血汗钱，我唯有可怜老公辛苦赚的钱都花在了我身上，但是他没有选择，我也别无选择。

我妈说：“你不要让那么多人知道你带孩子去了美国，搞得我们都抬不起头。”我告诉老妈：“别理那套，我把儿子培养成才，他不是我自己的，他是国家的，他走到哪里都是中国人！”

既然美国的教育比我们好，我们为什么不据为己用？如果可能，我想号召全国有能力的家庭都把孩子送出国来，一来可为国内其他孩子腾出教育资源，二来可利用美国优质师资和理念，挖掘潜力，培养精英，将来报效国家民族。

话扯远了，我们还是回来说留学初衷问题吧。

中国的许多家长送孩子出国留学，初衷很简单，就是想让孩子将来能申请到一所好的大学，世界名牌，牛啊！我当初也是如此，在初中走还是高中走或者考大学时再走的纠结中，我左右盘算的，都是哪种方案可以让孩子更顺利地申请到一所更好的大学。

儿子也困惑：“我在人大附中好好的，为什么要到美国去？”一些有经验的朋友也警告我，到了美国申请大学未必会比在人大附中更有优势，美国哪所名牌大学不知道中国的人大附中？而在美国读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学校，推荐信都不好弄！

但我当时还是有点儿一根筋，觉得早来，英语提前准备，适应美国教育体制，将来上大学理应更有优势。总之，我的目标仍然是上一所好大学。

由于来时仓促，选校仓促，一来美国，我便着手咨询儿子再申请名校的事宜。

我咨询到了一位在美国代办大学申请多年的朋友孙老师，结果她问我：“你为什么要转学？在这所高中并不影响他申请好大学呀，也许相反会因为竞争小而更有优势呢！”她一句话问住了我。难道我每天在网上查看对比美国各所中学的毕业生去向错了？哪个中国家长不是根据这些指标锁定孩子的目标学校？

孙老师说：“我不反对你转学，但你要想清楚你为什么转。”

后来我才知道，她自己的儿子最早就与我儿子在同一所学校就读，因她与这所学校合作很多年，以她的话说：“申请一所好大学应该不难，最起码推荐信会做得很漂亮。”但是，最终她还是把儿子转到了另一所寄宿男校。“在那里，他享受不一样的教育，结识不一样的同学，长见识，开眼界。与这些相比，将来考进哪所大学是次要的。”

的确，考进哈佛就是人生终极目标么？哈佛每年都会有因为跟不上教学而中途退学的学生。考进耶鲁就是最牛么？我们一个陪读妈妈的房东是耶鲁毕业的华人，她现在在美国无工作，以租房子为生。

人生，过程最为重要。其实人生就是一个过程，我们永远在奔向目标的路上，这个路没有尽头，直到死。如果我们为了实现某个既定目标而忽略了沿途风景，那是违背人生真谛的。

所以，我现在改变了初衷。我是让儿子来美国接受不一样的教育的，投入到其中，享受在其中，利用优质的教育资源，挖掘自己对生命的热爱与激情，这是我想要给予儿子的。将来有一天，他要跟我说，妈妈，谢谢你给了我不一样的人生，我活得自主、开心、有意义。这才是我最想要的结果。

所以，我剪断了一定要考名牌大学的那根筋，只要儿子在眼下尽能力沉进去，享受他力所能及的最好的美国教育就好。考几流大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获得成长。等到儿子这一代人大学毕业，我们认识的好学校也会远比哈佛、耶鲁多得多。

然后，我还是要转学，这次我回答孙老师：“我知道我要什么。”

走读学校与寄宿学校相比，普遍规模要小，资源相对要少（除去几所顶级走读学校），学生间的竞争也没那么激烈；而一所好的寄宿学校，因为入学门槛高，会聚了大批顶尖人才，孩子可以充分感受到竞争与合作的乐趣，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孩子的潜力会得到更好的激发。这就好比纽约和康州，康州虽好，但是只有到了纽约才知道什么是国际大都市；如果一辈子没走出康州，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幸福的井底之蛙。

人生就是阅历，不是吗？

现在，我已和儿子达成一致，他会努力，十年级时再拼一次，去申请那所他心仪的寄宿学校。

记得刚来的时候，我问儿子国内（学校）好还是美国（学校）好，他总是回答说“差不多”。“那现在回去行不行？”“行啊！”

在美国中学读了3个月后，我再问他同样问题，他就会毫不犹豫地说：“当然美国好！”“回去当然不要！”

这并不是因为美国学习轻松，他每天放学后，除了吃饭，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完成作业，美国学校的作业跟国内学校不同，鲜少计算题与背诵题，

大多是让学生动手动脑拿出思想的。各科都有作业，他有时写书评，有时写剧本，有时做科学实验，有时提环保方案，有时还要做调查研究。再加上英语的适应，那是一种“不一样的累！”

但是我喜欢这样的累，它会让我们的孩子更多地相信自己，更多地思考问题，更愿意拿出自己的观点。

让他去一所好的寄宿学校，那里精英荟萃，竞争激烈，也许他会被淹没，但能让他有机会去见识精英，和他们一起学习，我认为这本身就应该是有意義的。你们说呢？

“裸考”托福

下雪了，树枝上粘着一层细细的砂糖，彩色的房子都披上了白色裘衣，小松鼠和小鸟们欢快地雀跃在窗前的鸟食架下，阳光洒在雪地上折射出耀眼的白光，四周一片祥和。

我和儿子坐在壁炉前，他一边戳着手里的 iPad，一边絮絮叨叨地跟我说：“你看我多牛，我有了一艘超大船，这艘船是黑珍珠系列，你知道黑珍珠么？”“哦，惨了惨了，一炮打没了我三滴血……”他其实不是在跟我说，只是在自言自语，也根本不在意我是否听到，投入在他的魔幻世界里，一直不停地说，那是相当的反常，用我们东北话说，嘚瑟得可不轻。

要是平时，我嘴上不说，肚子也会鼓着气：“可不可以少玩儿些游戏啊，像神经病似的！”但今天我不仅没生气，还觉得他超可爱。因为他刚考完近 4 个小时的托福，貌似考得还不错，他自己不太满意，我已经很满意了。

阅读，进步明显

从考场出来，儿子的嘴就没停过，分不清是喜是忧，反正你想拦着他不让他讲托福考试是不行的。

“妈妈，我还真发现我的阅读进步很大，在国内考那次我阅读都没答完，这次，虽然很不幸我赶上了阅读加试，但还是提前十分钟就做完了所

有题目。”儿子说，这次托福考试，阅读部分的文章涉及四方面内容：大陆板块漂移、海底哺乳生物、三叠纪大迁徙、工业革命。8月份在国内考的那次，他觉得阅读部分生词太多了，有的文章根本看不太懂，所以速度很慢，答不完题；这一次他基本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这说明，三个多月的全英文环境学习，学校的课业，比如阅读原著、书写书评、历史及科学知识的涉猎等，都对他阅读能力的提升有明显作用。

说到阅读，我想说，儿子来到美国三个月读的书，比他在国内一个学期读的多。最关键的是，他开始慢慢找到了读书的乐趣。在美国，英语课就是读书，作业也是读书，读过以后你可以谈你任何的看法，哪怕你认为这本书是个屁也行，绝对没有人会说你错了；但在国内，语文教学跟读书是脱节的，孩子们要在应付得了平时的语文课作业以后，抽出业余时间读书，并且，你对著作的分析与判断都要与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理论相一致，如果你的观点不能与其一致，那么对不起，你错了！关键是，我们的孩子早已不“无产阶级”了，整个社会都不那么“无产阶级”了，孩子们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判断。所以，他们经常错，他们阅读名著的兴趣有时就这样被扼杀了。

口语听力，勿期望过高

考试之前，我和儿子都对听力和口语的进步抱以极大期望，但事实上，口语和听力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我一直认为儿子的听力非常好，来到美国不过一周时间，他便适应了学校所有科目的教学，这是令我十分钦佩的。所以，我主观上认为，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全英文灌输，他的听力应有相当的进步，儿子也是这么想，所以，考试时他实际上有些轻敌了。



康州下雪的时候并不让人觉得冷，暖暖的，很纯净，街上的树晶莹剔透。雪化不开，平平的，一望无际。阳光洒在雪地上折射出耀眼的白光，四周一片祥和。

托福听力考试不是日常沟通，它会涉及我们平时很不熟悉的内容，有时，一段文章听下来，你可能都不知道它讲的是一种现象还是一个人名。“尤其是人文科学，他们讲的艺术史或者历史人物我根本就没听说过。还有一些关于原始部落间的战争的内容，那些部落的名字要听明白都好难。”这些听力资料有的很长，需要持久集中注意力并且记下来，有时一不留意走神了，或者笔记没有记在关键处，而问题则恰恰就出在走神或笔记空白处，这不就是悲催么！

口语则是另一种难，它要求的不仅仅是你会说，而且要说得速度够快，在规定的时间内说完并说好，这很不容易。儿子会说，但是由于性格和习惯，他的语速很难提上来，所以考试时他因为有一个词重复说了两次而导致有个段落没有完成，他很沮丧。

总结以上，其实听力和口语的确会进步很快，因为它是我们来美国以后接触的最前端的，但要显现在考试成绩上却很难。因此，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啊！

写作，技巧是关键

儿子说，美国人是不会写作文的。

他这个看法不一定对，但有一定道理。美国人从不像我们那样训练孩子的写作技巧，诸如怎么用修辞手法、如何排比拟人等等，他们只是要求孩子们如实地写出自己的观点，所以他们的作文训练要比我们落后很多。

儿子学校的历史课要求写文章，儿子发现他的美国同学“都写得不怎么好，幼稚得很，他们不太会用逻辑进行归纳总结”。儿子认为，如果把他历史课的作文拿到托福考试中来，一定能得高分。他们的历史课作文要求与托福考试的作文要求很相近，这真好，无形中训练了他的托福写作。

但问题的关键是，托福写作想拿高分很难，难在技巧上，我们不知道怎样写才能写到得分点上。从这个意义上讲，新东方的托福写作培训很有用。你不能不承认，咱们中国人在总结写作套路、应试八股训练方面经验十足、历史悠久，所以，我还真想念新东方的培训，有机会儿子还是要参加。

这次只能算是“摸底考试”，我们对这次考试的期望值并没有多高。儿子从8月18号来到美国，三个半月来环境的改变及适应，使得他没有额外的时间来准备托福考试，所以，这是一次“裸考”。我们只想看看这三个月的美国生活客观上对他英文的进步有多少推动作用。儿子会以这次考试为起点规划下一阶段的学习，再过三个月，他要来一次决战，那一次的成绩将决定他是否转学和能否转入他心仪的寄宿学校。

即便前路布满荆棘，有理想，就不会迟疑。只要怀揣理想，你便会足下生风，脸上洋溢幸福。奋斗是一种能力，加油吧，宝贝！

附：在美国考托福有什么不同

康州的托福考试每周都有的，只要提前一周报名，就可以选择就近考点参加考试。

报名是在托福官方网站上，可以通过网银交钱，费用是 180 美元。然后，网站会往报名时留下的邮箱里发三封邮件，确认报名成功，发送报名费收据，通知考试注意事项等。

我们的考点距离我们只有 20 分钟车程，考试规定时间是上午 10 点，我们 9 点钟就到了考场。这里不像国内家长会拒之门外，考点的大门是没有人把守的，我跟着儿子一起进了考点，有老师拿来一张纸，上面打印着考场纪律，下面有一大片空白，要每个考生写上不作弊的保证书并签上自己的姓名，美国人就是这样可爱，他们相信你的承诺。

写完保证书后，儿子便进了考场。考场不大，估计只能容纳 20 人左右。进去考试的大多数是高中以上学生，还有的是大学已经毕业要读研究生的。进了考场，无须等待统一的考试时间，只要自己准备好了便可以自行开始答题。所以，儿子 9 点半就开始答题了，不到下午 1 点半便结束了考试。

用儿子的话来做总结：“美国的托福考试比国内人性化一些，心理压力小些。”

臭小子，放松！再放松！

康州的雪和北京的雪不同，下了以后就不化了，平平地铺在地上，结了一层硬硬的壳，小松鼠从上面走过，居然没有留下任何印迹。

我看着窗外旭日初升，伸向蓝天的树枝被一层透明的薄冰包裹着，像蔚蓝色的画布上印着水晶珊瑚。周围静谧得很，小鸟的叽喳声格外悦耳。我发着呆，猛然间想起了儿子的托福考试，今天也许会出成绩了。

我走向电脑，竟然有些踌躇——不会太出乎意外吧，万一出乎意外地低，我要怎么安慰儿子呢？我一边盘算着慰问词一边紧张兮兮地打开邮箱，我看到了考试中心在前一天晚上 11 点多发来的邮件：你现在可以在线查到你的分数了。我小心翼翼地点开了那个网址，“Oh, My God!”我听见自己情不自禁地喊了声上帝。

儿子的确给了我意外——97 分，大大高出了我的预期。

周日晚上送儿子回寄宿家庭的路上，儿子还颤抖着声音跟我说：“怎么办啊，我的托福成绩明天可能就会出来了，我好紧张啊，万一考得特烂怎么办！”他两只手搭在我的椅背上，把头埋在臂弯里痛苦地“呃——呃——”着，我嘲笑他：“至于嘛！你不会奢望你一下子就考到 100 分吧？反正我们也不指望能用你这次的成绩，考得好你接下来就轻松些，考得差就辛苦些，有什么！”

在我看来，如果发挥正常，他应该可以考到 90 分上下，接下来我们会主攻弱项，3 月份决战托福。然后把主要精力用到 SSAT 的准备上，这个他还从未接触过呢。不过，时间应该来得及，按计划我们十年级转学，他

可以到明年的10月份前拿出一个好的SSAT成绩。

然而，这次他考了97分，真是发挥得相当好了。阅读27分，写作26分，听力24分，最差的还是口语20分，这个成绩跟他考试当天自己的感觉相当吻合。这个成绩真不错，他没有做任何特殊的准备，完全在自然状态下裸考出这个成绩，可能意味着他有迅速提高的潜力。从成绩分析上看，其口语和听力有大幅的上升空间。而我一直相信，这两部分恰恰是最容易突破的，毕竟他每天都在听和说。100分，距离真的没想象的那么远！也许我们可以调整一下转学进程？

我看了下表，当时应该正是儿子上课的时间，但我还是忍不住给他发了个微信：“儿子，我看到你的托福考试成绩了。”我没有告诉他具体是多少，我希望他看到这个信息后回复我，然后，我想分享他知道成绩那一刻的喜悦。

两个小时后，我看到了他早十分钟发给我的微信：“多少啊？”还没等我回复，便看到他自己在朋友圈的消息：我考了97。噢，我的宝贝，妈妈没能及时分享你的快乐，好遗憾好遗憾啊！

放学后我打电话给他：“怎么你都不打电话给我呢？”

“我在写作业。”

“怎么样？考了97分是不是很高兴？”

“还行吧。”

臭小子，永远都是把他的喜怒哀乐藏在心里。我多希望你能活得无所顾忌，哭跟笑都随自己的心意，没有那么多顾虑，不对自己要求太高，轻松一些，再轻松一些才好。

鉴于这个意外的惊喜，在电话里我们调整了计划，商定一月份再裸考一次SSAT，同时补考一次托福，看看心仪的学校招生截止日期，或许，今年就可以申请转学。

所以，我今天的任务是：到网上查看部分学校的招生截止日期、去朋

友那里给儿子找 SSAT 模拟试题、替儿子物色一个 SSAT 考试指导老师，晚上问下 Ann 的儿子 David，他考 SSAT 有什么经验可借鉴。

我觉得自己稍微有那么一点儿阴险：我答应儿子，做得好可以轻松些。但是现在，他做得好，我却悄悄给他加了码。噢，没关系，只是想冲一下试试啦，不试谁知道呢？你们不要骂我贪心哦！

我们按照计划生活着，我们期待着变化。有时候变化让你手足无措，有时候，变化带来意外惊喜。但无论好坏，变化之后我们都会加倍努力，以便迎接更大的变化。不是么？那么，祝福我们吧！



儿子长大了。看他装小大人我觉得好笑又可爱，他的点滴进步都会让我欣喜若狂。但是，他却不断挫败我，我发微信他不回应；Face Time 他不说话。我找吴萍诉苦，也没博得同情：“你得会和儿子聊天啊，不要动辄就‘你托福单词背到第几章了’、‘美国名校喜欢这样的孩子’！”看来如何做一个讨人喜欢的好爸爸我还有很多要学啊！

相守

孩子在一天一天地长大，
我们在一天一天地老去，
相伴的日子一天比一天更美，
生命就是这样代代相传！

爱，给彼此力量

2013年北京的初雪，不是一般的晚。看着媳妇、孩子发的图片，他们在美国那边遭遇的雪，来得早，也大得多，白茫茫一大片，小松鼠倏忽跑过，不曾留下泥痕。我突然有些喜欢这样的雪了。

雪，我曾经那么喜欢它的洁净，又曾经因为它的刺痛而感到害怕。今晚，看着美国雪景的照片，我竟然能在冰冷和洁白中，读到孩子的成长、妻子的脉动，沉浸在爱的恬静甚至温暖之中。

我竟然敢去想2012年的12月12号，北京那么小那么小的雪，细碎的雪片轻轻落在脸上，却似割着肌肤，锤击心脏。没有恬静，只有烦躁；没有暖，只有痛。因为在那一刻，我知道，我要带领全家，学会理解生命，面对死亡，学会更好地度过每一天。

我已经率先知道，PET敏感地检出妻子肝脏上有异常，这极可能意味着，已经做完乳腺癌治疗两年的妻子，病情发生了转折。两年来，对于病魔，我们可以轻视它、忽略它，甚至可以不理睬它，但它却又一次找上门来：乳腺癌肝转移。而一旦出现转移，五年生存期是一个大关卡。不能闯过去，吴萍的生命可能会在2015年终止；能闯过2015，下一个坎儿，则是能否闯过2020！吴萍本人能否面对？我如何面对？儿子怎么面对？我们仨怎样共同应对这突如其来、就在眼前、不能回避的变故？！

2013年岁末的这一天，我在隔着时空回想，媳妇则兴奋地去剪了新发型。人生地不熟，没有人会把她当病人看，她自己也快忘了自己生过病，简单地享受着陪读生活。这一次剪发，离上一次，足足一年，这一年，如

同过了两年、三年，我们都似拼了一般，填满所有不合眼的时间。年初吴萍在雾霾中理完发，开始化疗，新一轮掉头发、推光头、戴假发、等绒毛一般的头发新生，现在终于白白胖胖、高高兴兴地踏雪行车，修剪了新生出来的、茂密的、夹杂着白色发丝的头发。

她高兴啊，面对 2013，她再也不用悲观绝望地面对着我流泪，甚或怒吼道：“我还没死！”我们可以笑着说，我们过来了！她高兴啊，她看到儿子跟着她，在美国互为支撑，十四岁的小伙子适应了新环境、新生活，没做任何准备，托福考了 97 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腼腆的孩子变得开朗、阳光，挨个问美国同学：你邀请我一起过万圣节吗？写感恩卡片、在网上给朋友选购礼物，迈出独立成长、遵从内心的第一步。孩子的个头超过了爸爸妈妈，学习能力超过了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想哭，但更想笑！其实，爸爸，一个大男人，在静静的午夜，面对 2013，也曾掩面而泣、泪流满面，我能够想象，我们仨各自面对的 2013。但擦掉眼泪吧，用笑来奖励自己，因为我们很棒！爱是我们彼此给予的力量，让笑有如爱，有如力量。

我昨夜从未那么兴奋，从未那样失眠，即便是 18 年前我知道我考进了《新闻 30 分》、两年前我知道我考进了《新闻联播》，因为没有现在这般复杂的心态。而在凌晨两点，儿子的考试成绩被妈妈查到、嘚瑟出来后，我怎么也无法入睡：年初的家庭会议、媳妇在化疗中煎熬、儿子终于下决心放弃人大附中并开始了四个月高强度课外英语补习、妈妈赴美休养陪读、儿子投身新学校结交新朋友，我孤单一个用诗书酒填补时间的缝隙。

2013，我们仨活得从未如此充实，各自不知流过多少泪，各自又擦干了泪迎着阳光迈开了步。我庆幸，我们还有能力、还有勇气，去改变，去迎难而上。我们把每一天，切割成 24 个小时过。2013，过来了，还不错。北京，初雪未来。2014，时不我待。2014 的每一个小时，我们来了！

只如初见

回到了北京。

北京的雾霾比记忆中要严重许多，眼睛里好像总是嵌着一层毛玻璃，看哪里都不清楚、不透亮。

老公牵着我的手走进 301，天有些冷，我缩在羽绒服里踩着碎步紧靠着他。我说：“这次有问题一定不能瞒我，我做好了迎接一切的准备。”

他看着我笑了：“不会的。”

一年前，也是这样的冷天，我和他毫不设防地走进 301，两天后，他遭遇晴天霹雳——我的癌症转移到肝上了。

起初他瞒着我，一向睡前都会滔滔不绝和我卧谈的他那几天声称自己太累不想说话，早早地就背对着我闭上了眼睛，但半夜里我却在睡梦中感觉到他在抚摸我的头发。

我不知道他瞒我时的心境，但我确切地知道我瞒他时的心痛。

三年前，我体检查出乳腺癌可疑物，自己悄悄跑到上海华东医院确诊。那天，上海下着蒙蒙细雨，被宣判的我眼泪比雨还大。在去机场的路上，我把脸贴在玻璃窗上，任无声的泪水恣意横流，仿佛全世界都在塌陷。

泪眼朦胧中，我依稀看到他站在阳光下孩子一样率真的笑脸、看到他坐在书房里一脸严肃专心工作的神态、看到他忙忙碌碌奔波在路上的身影——我要怎样才能告诉他以前的生活不再继续了？要怎样才能让他面对这突袭而来厄运？我张不开嘴。

他打来电话问我：“在干什么？”

我忍住哽咽说：“在和朋友吃饭。”

我是如此心痛，心痛命运待他不公！男人和女人，从结为夫妻那一刻起就变成了连体，任何一方失衡，另一方都会受到牵连。现在我失衡了，怎能做到不牵连他？我必须得告诉他这一切，不是吗？

那十几天我精神恍惚，只要身边没有熟人，我的泪水就会自动涌出眼眶。妹妹放弃原定的休假一刻不离地陪在我左右，但我的心仍然蜷缩在某个角落，悬浮在半空之中，看不到半点生机。

十几天后，在深圳与我会面的他从 iPad 上的搜索栏看到“乳腺癌”字样，平静地问我：“老婆是你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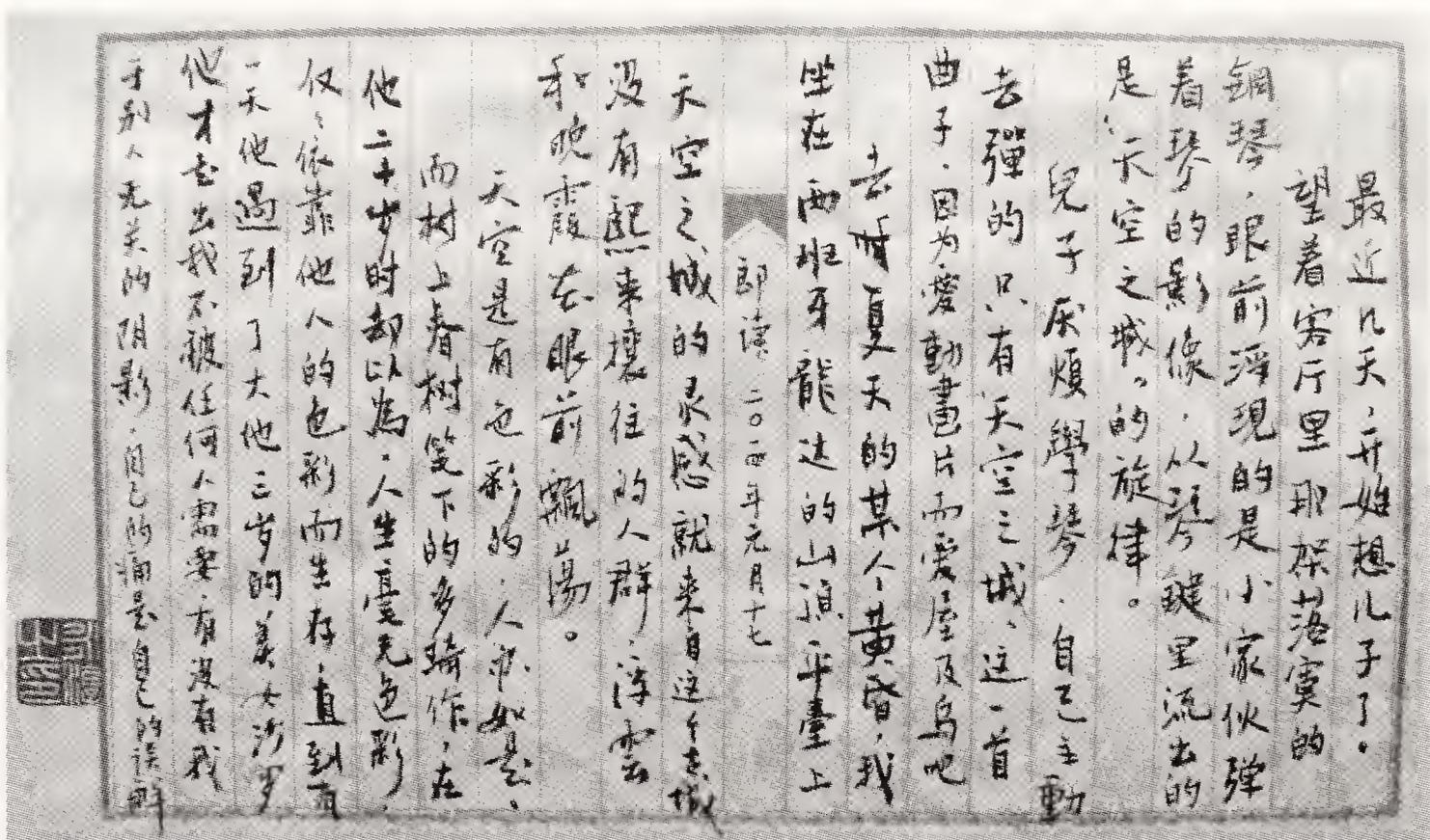
我瞬间呆住了。

但是他表情淡定，没有任何停顿，就像谈论晚上吃什么饭一样，相当专业地向我普及医学知识：“不要怕，乳腺癌是癌症中愈后效果最好的，五年存活率接近 90%，它其实就像感冒一样——我们马上就住院，积极治疗。”我仔细观察他的脸，看不出一丝涟漪，平静而富有磁性的男中音穿透我的身体，抚慰我悲伤的心，那种感觉非常非常温暖；就在那一晚，我得到了救赎，十几天来第一次像孩子一样倚在他身边安心地睡着了（事后我感觉到，那一晚他其实并没有睡）。

从那一刻起，我知道，他就是我活着的理由。

今天，这个我认识了 20 年的男人，像初恋时一样，拉着我的手一起来面对生命的再一次检验。我内心很平静，勇气十足，无论结果怎样，我觉得自己都有力量去应对它。

这次从美国回来，他给了我许多惊喜。半年里，他办了自媒体“朗读”，每周一三五要写荐读稿并录音到搜狐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账号上，现在已经超过 21 万读者了；他还参与很多公益活动，到大学里给学生们讲课；在北京大学学习管理课程，长了见识又长了才干；更让我吃惊的是，他还开始练习写毛笔小楷，把他的每一篇“朗读”荐读文稿都誊写下来，攒在



让我吃惊的是，我在美国的这半年里，永淳开始练习写毛笔小楷，把他的每一篇“郎读”荐读文稿誊写下来，攒在一起已经有很厚一小摞了。这一篇，他说他开始想儿子了。

一起已经有很厚一小摞了。

每天的日程都被他填得满满的，他以此来告诉我，生活正在变得越来越好。

我想，我此时看他的眼神一定是骨灰粉级别了。

刚回到家时我觉得房间很乱：“我要收拾一下。”

他嬉皮笑脸地拦住：“不行，这样挺好，我万一喝醉酒摔倒了，家里没人，有书隔着不容易受伤。”

你看，他还学会了幽默！这个充满自信、举重若轻的男人把我送到检查室门口，接过我的大衣，微笑着等到门关上。40多分钟的PET核磁，因为有他守着，我一点儿也没觉得难熬。

躺在那个逼仄的洞洞里闭着眼睛，我的思绪开始徜徉，耳边的各种吡

当声也仿佛变成一曲气势恢宏的交响乐，一会儿鸟语花香，一会儿又波涛汹涌，连我自己都笑自己怎么会有那么多浪漫的想象。

我还想到了我们的初识，他跑过来对我说：“同学，你是真的病了吗？”真是好奇怪，他认识我时我居然就是在生病。

在建国门附近的一处小绿地，他握着我的手散步，一路走一路唱歌给我听：只要你过得比我好、爱如潮水、你怎么舍得我难过、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一千个伤心的理由、爱要怎么出口、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一首接着一首，唱到我心醉；被《新闻30分》录用后，他住到了节目组安排的宿舍里，却不知从哪里弄来一辆自行车，每天下午下了节目开完总结会，3点多钟顶着大太阳从木樨地骑回广播学院看我，常常是说不上几分钟的话他又得匆匆骑车回台，从长安街最西头到最东头的延长线上，来回4个多小时，他却是一副很满足的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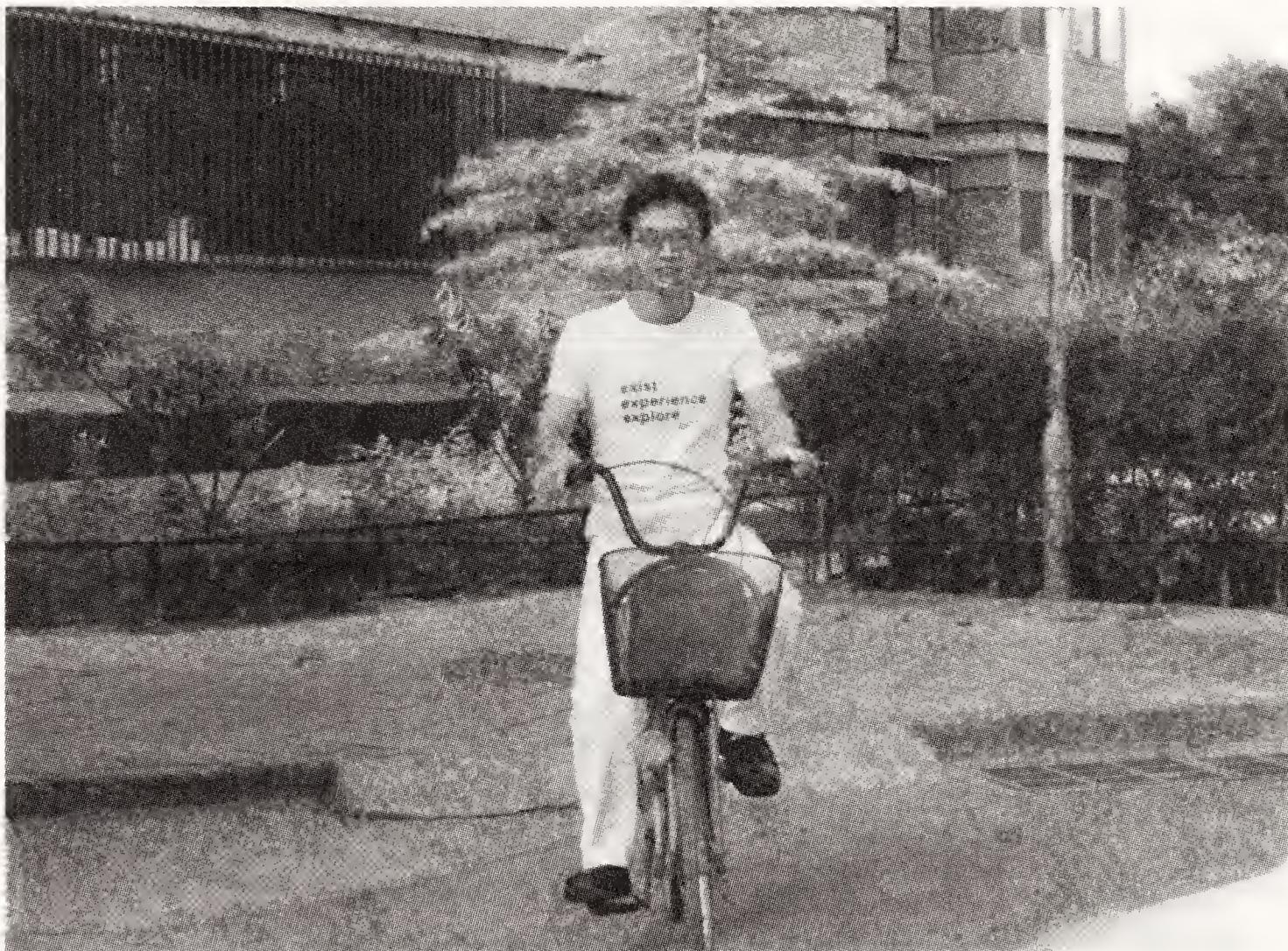
有一次不知谁给了他一块巧克力，他揣在兜里带给我，兴高采烈地掏给我时，巧克力已经化成了糊糊。

我的一生就是跟这样一个男人连在一起，他的善良、淳朴、好学上进、一丝不苟、勇于担当都深深根植于我心中，影响我，也支撑我。

中国的很多夫妻，在一起久了便会感觉迟钝，鲜有感动，到了美国以后我学会了感动。儿子寄宿家庭的夫妻都已经60多岁了，我看到他们坐在一起吃饭时还手挽着手，彼此对望时眼神充满爱意。这对我儿子的成长也产生了非常正面的影响。有一次几个家长坐在一起讨论将来孩子会不会跟美国人恋爱，一个女孩儿的妈妈说怕女儿找了洋女婿会受气，一向羞涩寡言的儿子居然插话说：“才不会呢，你看看我们寄宿家庭的家长，那才知道什么叫好呢！”

夫妻的爱需要经营！但我从未想到，生病教会我重新审视他对我的付出，重新认识他对我的爱。

两天后，这一次的检查结果出来了：“一切正常！”



永淳被《新闻30分》录用后，就住到了节目组安排的宿舍里，不知从哪里弄来一辆自行车，每天下午下了节目，他就从长安街最西头骑到最东头，到了学校常常是说不上几分钟的话他又得匆匆骑车回台，来回4个多小时，他却是一副很满足的样子。

得到这个消息时这个男人坐在床上，垂在身边的手里握着手机。他定定地看着我说：“这下你放心了吧？”

“为什么只有四个字！”我对这样简单的描述十分不满。

“我刚刚给医生打过电话了，真的没事！详细报告很快就出。”他这时才露出一脸笑意，我走到他身边钩住他的脖子，把嘴凑到他嘴边说：“太不热烈了！”

他于是很淡地在我唇上啄了一下。

“不行！不够！唱首歌给我听！”

他站起来，扭着身子哼起了刚刚参加录制的《2014 春节回家顺风车》主题曲：“这个冬天不再那么冷，有你我不再是一个人——”我心满意足地笑倒在床上。

“一切正常”意味着我完满地结束了冰火两重天的 2013 年，走回到人间正道；同时，它还意味着 2 月 17 日我将再一次跟他分别，按照原定计划踏上去美国的路。

谢谢你，我的爱人！人生的每一次相聚都如初见，每一次分别都是祝福！

谨以此书，献给世上爱我、支持我、帮助我、关心我的所有人，是你们让我明白，这个世界值得留恋，值得努力，值得为之一搏！

在耶鲁看冰球

对于中国人来说，冰球很陌生，我此前从来没看过冰球比赛，对冰球的了解也就仅限于它是一种运动。

但 Chris 是个冰球迷，他最喜欢耶鲁大学冰球队和 NY Rangers（纽约游骑兵队），每次一提到冰球他就激动。他是个挺热心的人，是我来美国后交的第一个美国朋友。他爸爸是耶鲁音乐系的教授，也非常热心，对我很好，就像我是 Chris 从小玩大的朋友一样，每次 Chris 邀请我到他家玩儿，他老爸都很热心地要接我送我。

那天我正去考托福，路上收到 Chris 给我发来的短信，问我要不要去看一场“超级棒的冰球比赛”。说实在的，我没多大的兴趣，只是不好拒绝 Chris 的热情勉强答应了。但去了之后却立马被传染了，回来就在网上给 Chris 买了一件 NY Rangers 的球衣，用来表示我对他喜爱冰球运动的赞同。

那场比赛座无虚席，居然还有不少人站着看。本以为是校际比赛没那么热闹，后来听说耶鲁和哈佛都是 NCAA（美国大学体育总会）的冰球强队，强强相遇，当然激烈。

我基本上什么都看不懂，只看到一群人撞来撞去的挺暴力，然后想方设法把一个小到看不见的球捅到门里。但是耶鲁主场气氛非常浓，这是我看比赛从未体验过的。我和 Chris 都是耶鲁一伙儿的，跟着起哄，又喊又叫，非常兴奋，非常激动。

因为 Chris 爸爸的关系，我们是和耶鲁乐队坐在一块儿的。乐队无疑是场上最大的啦啦队，每到停表以及耶鲁球员从“小监狱”里出来时乐队都

会大肆演奏，像过节一样，热火朝天。

非常有趣的是，在第二节比赛开始前，裁判进场亮相，乐队的前排学生居然每人拿出十块钱贴在玻璃上，冲着裁判大喊“Take our money! Take our money!”后排学生还跟着伴奏，真是让我大跌眼镜！不过，非常过瘾。

哈佛队真是倒霉透顶了，心理素质得有多强啊。每当耶鲁进球，全场所有人都会指着哈佛的门将一齐喊，类似于“你烂爆了！”之类，并且，只要他站到乐队这边的球门，他就会被嘘……一场下来大概至少被嘘了十五六次，感觉这哥们儿都快疯了。

平心而论，哈佛的门将还是挺牛的，在这等“白色恐怖”下，耶鲁大部分时间都在进攻，但门将坚守，所以耶鲁一直很难进球，最后双方打了个2:2平，这真叫主场啊！

我从未想到看冰球比赛会这么好玩儿，我完全把自己当成“耶鲁人”了。不过要真能成为耶鲁人，可是我梦寐以求的啊！

我还发现，冰球还真是有与众不同的地方——换人不用暂停，直接就可以换。每次他们都是找好时机，飞快地冲到场上，这算是我对冰球的入门级了解。不过不管怎样，以后再看冰球比赛都不至于还像个傻子一样了。



要是真能成为耶鲁人，那可是我梦寐以求的啊！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 永纯 / 郎永淳, 吴萍著.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 1 (2014. 3 重印)

ISBN 978-7-5354-7152-9

I. ①爱…

II. ①郎… ②吴…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15666 号

选题策划: 金丽红 黎波 安波舜

责任编辑: 王黛君

封面设计: 80 零·小贾

媒体运营: 张坚

责任印制: 张志杰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10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11 楼 传真: 027-87679300
邮编: 430070
发行: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 010-58678881 传真: 010-58677346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室
邮编: 100028
印刷: 三河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68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张: 14.25
版次: 2014 年 0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3 月第 3 次印刷
字数: 186 千字

定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我们承诺保护环境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 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前进的重要一步。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 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

选题策划：金丽红 黎波 安波舜
责任编辑：王黛君
封面设计：80零·小贾



搜狐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微信公众账号

爱 永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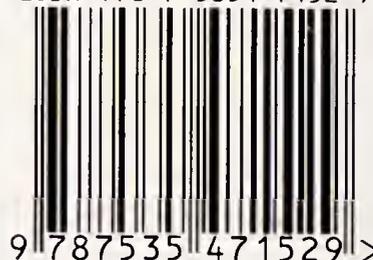
——郎永淳
一切迂回的人生路都不白费，相依相伴、慢慢变老。

——吴萍
我以为我是因为爱你而活着，其实不然，我是因为你的爱才活着。



微信扫一扫

ISBN 978-7-5354-7152-9



9 787535 471529 >

定价：36.00元